

郵政掛號註冊伍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伍壹零肆號
中央宣委會登記文字第伍玖壹號

韓復榘題



進德月刊

第二卷 第二期 要目

呂新吾先生身家盛衰循環圖跋	王向榮
山東公路運輸發展之概況及今後改進之計劃	張鴻烈
管教養衛如何實施	張筱台
懲性在行爲主義上之價值	張銳生
述論語毀孔之辭	馮萃軒
今日之政治	孫俊誠
國難期間教育上應有的設施	程俊民
答黃侃問孔子生卒月日書	劉師培遺稿
黃季剛先生手稿	段凌辰
八代文論史	韓復榘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廣霑移民墾殖辦事處	韓復榘
告書序	李樹春
翻印宋刻孝經序	張鴻烈
潢川張氏新譜序	張鴻烈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第三屆第五周年工作報告	張鴻烈
祭張老伯母段太夫人文	張鴻烈
齊魯大學年刊序	郝蔚
潘室王孺人墓志銘	李敏直
和詠懷詩題辭	古直
南征賦	段凌辰
孟公瑞符墓碑	段凌辰
詩四十八首	張鴻烈
詞十二首	邵次公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張廳長就職六週年紀念講演詞	王福剛
「信」與「忠恕」	張鴻烈
古瑁軒弟子記	屠月三
與鞠田論國畫書	夏省吾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段 凌 辰 啓 事

凌辰孤陋寡聞，謬膺總編，荆棘在手，諸多草率。幸蒙海內師友，不遺在遠，或錫鴻文，或賜鉅著，有光篇幅，感荷良深。嗣後仍望源源惠稿，隨時指教為幸！謹啓。

本 刊 啓 事 一

本刊自第二卷第一期起，登載文稿，擬側重學術方面。凡倫理政治教育哲學文學藝術諸類文字，兼收並容。如蒙投稿諸君，時錫鴻篇，不勝感盼！

本 刊 啓 事 二

本期文稿擁擠，限于篇幅，未能盡量披露，殊深歉仄。敬祈投稿諸君原諒為幸！

本刊特約撰述

王獻唐	王鐵民	仝章甫	李嘉信	李華萱	姜禮生
姜蜀軒	徐渭賓	夏省吾	程墨齋	劉書銘	劉志安
劉玉軒	閻哲吾	韓德三	屠月三	毛振鳳	胡純浦
郝昂蘅	邵次公	涂公遜	潘聖予	和臨軒	武慕姚
張子岱	徐侍峯	于安瀾	伍叔儻	羅膺中	沈剛伯
胡小石	簡貫三	嵇文甫	張邃青	李雁靖	李孟楚
夏瞿禪	劉亦常	鍾應梅	許季康	王紀初	鄭竹虛
郝象吾	蔣鏡湖	汪志中	許頤修	楊耀遠	武杖生
路仲乾	盧冀野	馬鏡荃	洪為法	周幹庭	楊芸齋
慈丙如	徐德巷	李俊民	李丹忱	張伊林	趙春珊
祁蘊璞					

第二卷 第二一期 目錄

總理遺像

歷代疆域圖九(後漢疆域及四裔圖)

插圖

呂新吾先生身家盛衰循環圖

梁任公英雄獨立圖

黃濟瓢人物

梅花書屋

論述

山東公路運輸發展之概況及今後改進之計劃……………張鴻烈(一一—一〇)

管教養衛如何實施……………張筱台(一〇—一五)

慾性在行爲主義上之價值……………張銳生(一五—一九)

述論語毀孔之辭……………馮萃軒(一九—二六)

今日之政治……………孫誠(二六—三七)

國難期間教育上應有的設施……………程俊民(三七—三九)

特載

答黃侃問孔子生卒月日書……………劉師培遺稿(四一—四三)

黃季剛先生手稿……………段凌辰藏(四—三)

與段凌辰書……………(四—三)

秋熱復甚樓坐遺懷……………(四—三—四)

醜婦詠……………(四—四)

聽鄰女彈琴歌……………(四—四)

壬寅歲來武昌時父友李護督停棺長春觀侃從李氏兄弟常宿是間今十餘年矣秋日來游故處猶能指記外生李炎有作遂次其韻……………(四—四)

風仍不息頗擾背腹再成一首……………(四)

容子和子前韻其意甚悲更酬一詩以解憂思顧不能自踐所言也……………(四)

庚申歲朝作示凌辰弟……………(四)

去年以閏月二十三日來武昌令一葺矣感賦……………(四)

專著

八代文論史(西漢之文論)……………段凌辰(四六一—六三)

文苑

文錄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利廣霑移民墾殖辦事處工作報告書序……………韓復榘(六四—六五)

翻印宋刻孝經序……………李樹春(六五—六六)

潢川張氏新譜序……………張鴻烈(六六—六七)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第三屆第五周年工作報告序……………張鴻烈(六七—六八)

祭張老伯母段太夫人文……………張鴻烈(六八—六九)

齊魯大魯年刊序……………郝昺衡(六九—七〇)

潘室王孺人墓志銘……………李敏修(七〇—七一)

和詠懷詩題辭……………古直(七一—七二)

南征賦……………段凌辰(七二—七四)

孟公瑞符墓碑……………段凌辰(七四—七五)

詩錄

挽固始二區民團陣亡諸烈士……………張鴻烈(七)

題國立武漢大學豫籍同學錄二十二韻……………段凌辰(七五—七六)

惠州西湖五首用宋芝灣五別詩韵……………段凌辰(七)

附西湖五別詩……………宋湘(七六—七七)

雨後……………	李雁晴(七七—七八)
寄家……………	毛振鳳(七八)
鐵嶺秋夜有感……………	毛振鳳(七八)
吉林城有作……………	毛振鳳(七八)
由秦皇島歸北平……………	毛振鳳(七八)
除夕平奉路上……………	毛振鳳(七八—七九)
饒別李君仲剛赴朝鮮總領事館任職……………	毛振鳳(七八—七九)
南口道中……………	郝昂衛(七九)
酬滄萍廣州見懷之作兼寄作賓……………	郝昂衛(七九)
青島海濱晚步同舒舍予……………	郝昂衛(七九)
題凌辰和沈休文樂府詩……………	涂公遂(七九)
甲戌冬張淮濱至自汴垣以述懷詩見示依韻作和……………	曹丹初(七九)
再疊前韻寄淮濱……………	曹丹初(八〇)
閻上巳金梁修禊七絕四首……………	曹丹和(八〇)
敬題凌辰師擇摺集七律一首……………	潘聖子(八〇)
登泰山一首……………	朱筱莊(八〇)
秋蛩一首……………	周墨南(八〇—八一)
秋戍一首……………	周墨南(八一)
過友人山居……………	天寂(八一)
秋感……………	天寂(八一)
郊外閒步……………	佛銘(八一)
柳園訪友未遇……………	佛銘(八一)
高唐驛懷古……………	佛銘(八一)
焦山紀十首……………	全章甫(八一—八二)

詞錄

浣溪沙……………	邵次公(八二—八三)
----------	------------

點絳脣	王志剛(八)	三
訴衷情	王志剛(八)	三
三字令	王志剛(八)	三
采桑子	王志剛(八三一八四)	三
高陽臺	王志剛(八)	四
臨江仙	王志剛(八)	四
多麗	王志剛(八四一八五)	四
浣溪沙	姜煥菴(八)	五
望江南	武慕雉(八)	五
浣溪沙	段凌辰(八)	五
鶯啼序	段凌辰(八)	六

講演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六週年紀念講演詞	張鴻烈講(八七一九三)
『信』與『忠恕』	張鴻烈講(九三一九五)

雜俎

古蹟軒弟子記	屠月三(九六一九八)
心絃偶響錄(續)	夏省吾(九八一九九)
山東省進德會金石書畫展覽物品紀略(續)	劉玉軒(一〇三一〇四)
悲哀的母親(續)	夏省吾(一〇五)
漫畫二幅	漫生(一〇六一〇七)
音樂偶寄	漫生(一〇七一〇八)
與鞠田論國畫書	(一〇九一一一六)
國內外大事記	(一一七一一二六)
進德會會員錄	(一一七一一二六)

本刊每月舉行徵文，承各方友好不棄，紛紛惠賜鴻篇，無任感激，或限於篇幅，不能盡量採納，或惠稿較遲，不及排錄，滄海遺珠，歉仄殊深，尚乞投稿諸君，多加原諒，並望以後投稿，務於每月二十日以前寄到，是所切盼。

本刊編輯部啓

本刊因出版倉卒，錯雜遺漏，在所難免。嗣後如遇有頁數顛倒，及缺頁情事，務請將原刊寄回改正，所需郵費由本社負責。此啓

編輯部啓

總 理 遺 像

革命尙未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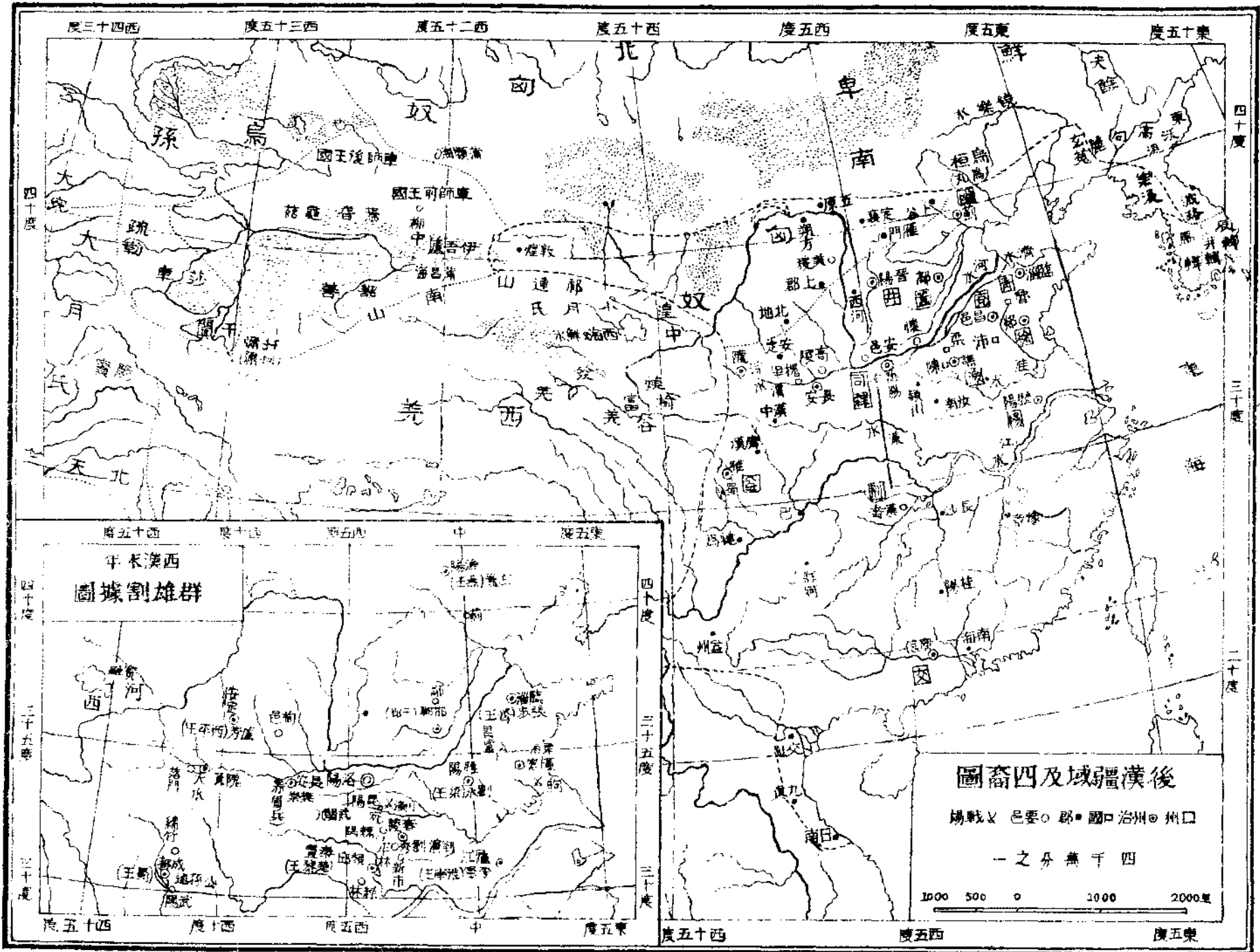
同志仍須努力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中國歷代疆域變遷圖

(九)



明呂新吾先生身家盛衰循環圖



明呂新吾先生著身家盛衰循環圖，示身家轉變之危機，圖云：「人生始而困窮，繼而悔奮，乃由悔奮而習勤苦，自勤苦而知節儉，由節儉而能積儲，自積儲而漸至富足，富足之後，即生驕滿，習豪奢，恣淫暴，必至招禍變，而仍歸困窮，」情真理當，頗堪發人猛省，晚近世風不古，驕滿豪奢，舉目皆是，長此演進，實有不可言者，語云：勒馬懸崖，回頭是岸，要知個人身家盛衰，即關國運隆替，勿徒侈言救國而誤國也，前曾仿印多份，分贈本廳同仁，用作當頭棒喝，特再錄登，廣為宣傳，藉為世人座右之銘。

王向榮敬識

黃瘦瓢人物

廣東梁氏藏



梅花書屋
張伯儒近作





山東公路運輸發展之概況及今後改進之計劃

張鴻烈

本文乃客歲應交通雜誌社徵文而作。其中所謂計畫，今已大部見諸實施。間有以時間人力財力關係，未免施行者亦擬於最近之將來，促其實現。至本年度山東公路建設梗概，以及應行改進計畫，容俟異日另文述之，以饗閱者。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秋鴻烈附識。

一、引言

今之談交通救國者，必曰修築鐵道公路，與發展水空航運。而公路之進展，獨能呈突飛猛進之勢，有顯著之成績者，以其收效速而用費省也。山東辦理公路運輸，為時已十有六年，雖事實表現，尚多未滿吾人願望，要亦備具規模，有足述者。茲特將其發展經過，現在概況，及今後改進計劃，略陳於次，以備留心公路建設者參考焉。

二、山東公路運輸發展之經過

山東公路運輸事業發展之經過，可分三時期言之。

1. 萌芽時期——山東公路之建設，發軔於民國九年，初設山東省道籌備處，藉美國紅十字會工賑機會，築成由南館陶經聊城禹城至惠民，復由惠民達埕子口下窪，及南路館陶經臨清至德縣等路，約八百餘公里。旋改籌備處為山東路政總局，同時烟濰路亦以交通賑捐築成

。民國十年，復藉華洋義賑會工賑，築成周村至清河鎮及濟寧至荷澤兩路。當時政府以困於經濟，未能自購汽車行駛，各路均招商承辦，商人亦間有沿用舊官道，以為汽車營業者。總計是時商車不下百餘輛，以其運輸便，而獲利豐，因之公路運輸事業，漸為社會人士所注意。

2. 收歸官辦時期——民國十五年，利用黃河大堤，平墊整理，修成利(利津)荷(荷澤)路，並設利荷路局。濟業解決，省府移濟，購車數十輛，分設利荷、德臨、東(聊城)武(惠民)、曹(荷澤)濟(濟寧)各汽車路局，並接收烟灘路，統歸官辦。公路運輸事業，自是大有蒸蒸日上之勢矣。

3. 積極擴展時期——民國十九年，南北戰起，晉軍攻魯，所有公私汽車，損失淨盡，山東公路運輸事業，因之完全停頓。迨軍事平定，鴻烈奉命承乏魯省建政，深知公路運輸便於交通，而利於發展國民經濟也，乃將原有路局一律恢復，並擬定縣有建設計劃，籌定各縣修路專款，通令各縣依限興修，於是新路驟增，原有路局均按照路線而設，於管理此多數新路，殊多不宜。因將全省劃為六區，每區設局，並增購新車分配行駛。同時擬定招用商車辦法，商車所駛各綫，由局設站，酌量各路營業情形，按照票款收入，提三成五至二成五，以為管理修路等費用之補助。至商車營業之路綫，則准其自行通駛，或酌收車捐，或准免捐試辦。數年以來，通車路綫，計有六千六百餘公里，除烟灘路已有歷史成績及台(台兒莊)濰(濰縣)路為新築專路外，其利荷、青(青島)烟(烟台)各路亦次第改為汽車專路。公有客車增至

一百七十餘輛，商有客車增至一百三十餘輛，商有貨車亦逐漸發展達一百餘輛，商貨登記辦法統照收捐，每車月捐四十元，是時全省縣治汽車尚未通駛者，祇泗水、寧陽、蒙陰、莊平、武城、陵縣等數縣，然亦距汽車站不過十數里或數十里而已。

三、山東公路運輸之現況

1. 併局分段以增行政效率——現代車務管理機關之組織，可大別分為三種：一為分部制，二為分段制，三為分區制，山東過去所採用者為分區制。近年以來，以路政繁劇，頗感運用不易，為應事實需要，乃合六區路局為一，名曰山東全省汽車路管理局，分十二段，段設段長，管理行車一切事宜。嗣以各站職員不敷分配，又併十二段為烟濰榮、台高濰、青烟海、利濟濰、濟東濰、曹濟鄆六段，管理事權既統一，因之行政效率亦大增。

2. 添購車輛核減票價——山東汽車路管理局成立之後，計共添購福特兩噸新車二百輛，並改良車座，均使向前，以期旅客舒適。近又添購三角小座車三輛，以備包車之用。現各路客車計分普通、特別、包車及小座車四種，俾旅客自由選乘，各路票價亦一律重行釐定，較以前票價核減至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實行以來，收入銳增，行旅稱便。

3. 歷年通車路線里程比較

年	列	里
十九年度	五二一〇	公里
二十年度	五六六三	
二十一年度	六四三〇	
二十二年度	六六二六	
二十三年度	七四四五	
	備	考

4. 現有官商車輛數目

段 別	公 有 客 車		商 客 車		商 貨 車		合 計
	車 數	目	車 數	目	車 數	目	
煙 濰 榮	一〇二	一五〇	三二	一六	六	四三	
台 高 濰	三一		六				
青 煙 海	四八	一三七	三八	五一			
濟 利 雷	三〇	三五	一	四			
濟 東 濮	一八	二六		八			
濟 德 南	二三	二三					
膠 藍 沙		四五	二六	一九			
曹 濟 鄆	二二	二二					
周 青 沂	五	三四	二一	八			
歷 濟	一三	一三					

5. 二十三年度營業收支一覽

年 月	營 業 收 入		經 費 支 出		備 考
	營業收入	營業支出	經費支出	備考	
二十三年八月	三五、五五二元	三九	三三、二九九元	九二	
九月	一〇六、五三九	八五	九〇、二二二	九三	
十月	一二〇、七一六	二九	八五、二五四	六三	
十一月	一二九、九一二	一一	九〇、二八九	二二	
十二月	一三一、四五九	四六	八九、〇八六	六六	
二十四年一月	一九七、三三五	〇二	九〇、九五二	二六	
二月	一六六、四九〇	六五	九一、一五四	八一	
三月	一八〇、一五九	八七	一〇六、一一六	八九	
四月	一六二、二五三	〇五	九三、九九一	三三	
總 計	二九二		一二四	一一二	五二八

6. 二十三年度乘客人數一覽

年 月	公 有 車 乘 客		商 有 車 乘 客		合 計
	總 計	計	總 計	計	
五月	一四八、四一七〇五		九三、五〇六八〇		
六月	一三三、六四四九七		九二、五九四八〇		六月份數字係約數
總 計	一、五一二、四七〇七一		九五六、四六九二五		
二十三年八月	一一、二三八		九、五二六		二〇、七六四
九月	三一、五六九		三一、二一〇		六二、七七九
十月	三四、六一三		三七、七二〇		七二、三三三
十一月	三八、八〇七		三七、六〇四		七六、四一一
十二月	三八、二二一		三三、八四四		七二、〇六五
二十四年一月	五八、七二四		四一、五八七		一〇〇、三一
二月	四九、二八一		四四、四七九		九三、七六〇

總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四七四、六九四	五六、九四五	五五、一四四	五二、一五二	四八、〇〇〇
三八九、〇五五	四二、三四〇	四四、五六六	三五、五〇七	三〇、六五二
八六三、七四九	九九、二八五	九九、七三〇	八七、六五九	七八、六五二

7. 訓練服務人員——過去期間，以各站服務人員，缺乏訓練，程度參差，為謀改善管理起見，因將各路站長站員分批調省，授以最切實之事務管理常識，現已訓練者計有三班，刻又招考高中畢業生一百名，開始授課，作為特別訓練班，以備補充職員空額。

8. 增闢汽車專路——查山東最要公路，為京魯國道，（台兒莊至榮城）計長九百七十公里，中經臨沂、費縣、莒縣、諸城、安邱、濰縣、昌邑、掖縣、龍口、蓬萊、烟台、牟平、威海衛等重要埠縣市鎮，及沿海碼頭，除烟濰段（烟台至濰縣）三百四十公里，為有多年成績之專路外，其台濰段四百五十公里，係屬新築，沿路山溪既多，橋梁涵洞工程亦大，歷時兩載，方始竣工。現擬將該路之烟榮段（烟台至榮城）一百八十里改築專路，并闢修烟濰台濰兩段路在濰縣銜接路線以期聯貫。又青威路（青島至威海衛）長三百五十公里，中經即墨、海陽、

牟平等路，為沿海要路業已完成，現正積極籌劃通車，其餘縣鎮村道，年來已大致修竣，茲將最近各縣完成之縣道鎮道村道橋梁涵洞數目表列於後：

已修縣道里數	已修鎮道里數	已修村道里數	新建橋梁座數	新建涵洞座數	備考
一六、〇二五 _{公里}	一六、六四二 _{公里}	二四、七八二 _{公里}	五三九 _座	五四八 _座	

四、今後改進之計劃

山東公路運輸事業，尚有業經擬具計劃，而未見諸實施者數事：

1. 增修專路整理舊路——截至最近期間，山東駛車路線，共計已有七千四百四十五公里，不過所修各路，因急於普及，并限於財力，多係沿用舊官道加寬，此乃一時權宜，究非根本大計，今後擬專注意修築專路，與已成專路之整理，及其他設備改進事項。故本年度預定計劃：(一)修滋臨專路。(滋陽至臨沂)計長二百公里，中經曲阜、泗水、等縣，西接濟荷路，(濟寧至荷澤)可達荷澤，東銜京魯路，可貫榮城，商業軍事，均關重要。(二)整理濰樂路(濰縣至樂陵)之濰清段。(濰縣至清河鎮)查該段路中經壽光，廣饒、博興、與濟利路(濟南至利津)相接，為京魯路及膠東各路貫通省城之惟一路線，於軍事運輸及各路車輛之調遣，均屬重要，擬即加以整理。(三)整理歷濟路。(濟南至濟寧)查該路經長清、平陰、東阿、東平、汶上，共長二百六十公里，為沿路各線通行省城之要道，并為由濟寧出發各路線聯貫之

樞紐。沿路山徑崎嶇，河流交錯，路基亦多低窪，雨期阻車，每致經月，擬修平山石，添建橋梁涵洞，并加高路基，以利行車。

2. 減輕車捐以發展農村經濟——以現在趨勢觀之，長途貨車正在發展，各地農產業出品，亦逐漸改由汽車運輸，農村經濟賴此貨運之普及以資活動。故擬將窮鄉僻壤區域，如魯西魯北各處登記貨車者，酌予寬免捐租年限，以示提倡。

3. 辦理聯運以增加運輸效率——為謀客商便利，運輸敏捷起見，擬於鐵道公路交叉處，修築聯絡線，辦理客貨聯運，以期增加運輸效率。現台濰、烟濰、兩汽車路與膠濟路聯絡線，已招商施工，不久即可實現。將來津浦與各專路交叉點亦擬加以聯貫，以便運輸。

4. 設立完備廠所修理機件——車輛肇禍，司機者固應負責，有時機件失效，亦易發生事端，是以車輛之注意修理檢驗，於安全上亦屬非常重要。近擬就各路車輛集中地點，建築修車廠，計分濟南、濰縣、烟台、青島、濟寧五處，以便各車就近修理檢驗，以策安全。

5. 改裝木炭車以塞漏卮——汽車運輸工作，就便利交通方面觀之，誠為可喜之象，然因此增加汽油之消耗額，使漏卮日大，則識者莫不引為隱憂。倘不急謀改良方法，不獨喪失利權，損失脂膏，萬一國際間發生戰爭，雖有無數汽車，亦等於石田，無所用之。因是特購來集成式木炭代油爐數十具，從事試驗，以期杜塞漏卮。

上述諸端，統擬於最近之將來促其實現。他若救護車消防車等之設備，各處柵欄之添置，巡邏隊之增設，駕駛人員技術之增進，公路常識之宣傳，交通衛生工作之實施，今後亦擬

在可能範圍內，次第規劃推進，務期於公路運輸日臻於完善而後已也。（民國廿四年六月稿）

管教養衛如何實施

張筱台

自割匪軍興，域內騷然；饑饉相乘，民不堪命。我政府當局以為割共之根本大計，與其專使武力，無甯側重政治。乃令勦匪區域內之各省，對於地方管教養衛諸端，切實施行，兼籌并顧，藉休養生息以解除民間之痛苦，藉組織訓練以振刷民衆之精神；於興利除弊之中，寓汰惡留良之義；旨哉斯舉，洵救時之正軌也。嘗謂吾國政治史中，夙重民為邦本之意，篇籍所載，不乏名言。然歷來崇尚人治，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熄，求其具有法治精神，而能於管教養衛之方，蔚成有軌可尋之舊制度者，粵稽古代，莫備於成周，吾於周禮見之。周室東遷，舊制全佚，惟管仲相齊，獨抒政見，條舉縷析，燦然可觀，吾於管子見之。秦以後漢唐為盛，漢文景崇黃老之術，而王莽小之；唐貞觀雜秦漢之治，而魏徵非之，皆不足以語此。惟宋之王安石，篤信周官，銳意變法，雖以處境困難，未竟其志，而立法之經緯多端，足以推行於後世者，迄今尤歷歷可考，吾於臨川文集見之。迄今殆千載矣。清季政綱大壞，僅民間自衛保甲制度，亦名存而實亡；民國建元以來，無多建樹；惟廣西於大亂之餘，其領袖於近數年中，保持子遺，勵精圖治，乃標舉其所謂『政教富衛同時兼施』之政策，集全省之力以赴之，以民團之組織為中心，統一步驟，齊一步驟，雖事多草創，而人盡同情，遂使野無遊民，政無曠舉。予於其各地之事實徵之，與吾人所謂管教養衛諸端，正相符合。謹就周

官管子及安石新法中所載，推論現時政治之需要，敷陳管見於左：

周禮六官，各有職守，而實施民政之責，則司徒之屬也。其政綱之施及於民者，則曰『以土會之法辨五物。』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以十二教焉。『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軍旅，大田役，以旗治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所謂管教養衛之方，於斯盡之矣。而其所以實施教化，推行無阻，自大司徒以迄於萬民者，則五州為鄉，鄉有鄉師，五黨為州，州有州長，五族為黨，黨有黨正，四閭為族，族有族師，乃至五比之閭胥，五家之比長，迭次相屬，故能上下齊一，以聽國命。其例一。管子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而齊國治。其言曰『罰有罪，賞有功，』令必行，禁必止，『下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是管理民衆之要術也。又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是皆教養兼施之義也。又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寓兵於農，則人人皆兵，是精於自衛之道也。而其立政之要端，則在』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誠如蘇子瞻所云：『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讀管夷吾書，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民無組合則散，散則雖有善政，莫得而施矣。其例二。宋王安石變

法，在實行周官遺制；其所謂約之以禮，齊之以法，取人必於鄉黨庠序，任人必分才德高下，其管理士庶，雖近於法家，而實本於儒教。至如改革學制，請興建學校以復古，而以齊一道德之說，貫徹其主張，教之端也。均輸方田市易青苗諸法，皆旨在利民，其言之見於奏疏者，不勝列舉，養之端也。又如改革軍制，將兵保馬諸法，皆實現於省兵以後，其所以策禦侮衛民之方至矣。然其精神之所寄託，至罷政後而仍殷殷以為念者，則寓兵於民之保甲法焉。其法『以十家為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主客戶兩丁以上者，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勇者亦附之。逃逸死絕，致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為同保。戶數俟及十家則列為保。其任務為每一大保，以五人輪流做盜捕獲，有自犯姦盜妖蠱者，隱之則連坐。』惜乎行之不久而即廢，其成效僅於開封一隅見之。安石新法之失敗，議者謂為司馬韓蘇諸公故尼其意，與呂惠卿輩之凶終隙末所致，固其一因。然諸法行之太急，保甲之令，未推行於全國，而青苗之法，已敗壞於畿內，一切富國強民之政，朝議非之，羣下疑之，及其施行於郡縣也，責之於民，則散漫無紀，責之於官，則吏緣為奸，而安石憊矣。非立法之不善，乃行法之不得其機構耳。其例三。往事如此，以是知廣西近年來之於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諸端，力謀建設，而能於人力財力同告竭蹶之時，措施裕如者，基於區政之完成，毫無疑義。廣西人口約計一千二百萬，壯丁三百萬，按地方村治之組織，計兩萬四千村，村民中之壯丁，即民團之後備隊。凡屬地方之村長，在民團組織中為隊長，在行政組織

中則兼負民衆教育及建設事業之管理與實施之責。全省分爲八區民團指揮部，區指揮官以上爲全省軍事最高領袖及省政府，其下則爲兼任縣民團司令之縣長，遞至兼任聯隊隊長之區長，大隊隊長之鄉長，後備隊隊長之村長，以迄於甲長及壯丁。十家爲甲，遞以十進而至於區，區鄉村各設公所所以董其事。故每一新政之設施，當局朝發訓令，暮卽全體動員矣。所謂以內政寄軍令，於焉再露端倪。其例四。

綜前例觀之，吾人苟不自菲薄，欲使吾國躋於現代國家之境域，而施行管教養衛之政策，端在組織民衆。環顧國內之芸芸衆生，以農爲業者幾百分之九十；其於世事不聞不問，不識不知，官府有所驅策，走相驚語，吏役從而威駭之，桀豪從而操縱之，徒苦無民，而事且無就；沿久成習，民視官府之令爲畏途矣。雖曰爲民興利，利未興而害已先之。築室道謀，其何能淑。設使周官無黨族閭比之設，則大司徒不能行其職掌，管子無里游什伍之編制，則齊相之禁令，不能推及於閭閻。蓋政治者，衆人之事也。一人創之，衆人行之，則其事易舉。若官府自官府，而民衆自民衆，無相互之組織溝通之，則事事無發展之餘地。況現代一切建設事業，在吾國均屬初創，千端萬緒，責任綦繁。非官民通體合作，難臻治理。嘗謂當今時代，民間須有兩種組織：（一）縱的組織，卽政治的組織，保甲是也。其任務不僅在守望相助，以盡地方自衛之責。且須傳播政令，助官府以推行治理教訓之方。有清中葉，以保甲爲地方要政，務在章則簡易，甲長得人，編籍造冊，力避胥吏之手。至保長則率衆禦寇，兼負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任。彼時政尚簡約，以無事相安爲樂，今則國家多難，百政待舉，以言

民力，咸在農村，舉凡水利道路農林畜牧衛生保育諸端，以及一切徵工服役訓練集合之事，皆須羣策羣力，以圖進展。故今之保甲，於保長之上，設聯保長及區長，且分區設署，以督其衆。是安石之舊制也。誠能健全其組織，使層級相屬，各盡其任，則施政不難矣。（二）橫的組織，即經濟的組織，合作社是也。其原則在使農民以其生產需要為對象，而成立共同之組合。例如需要貸款，必須有適當之組織，使金融界確信其放款之有保障，而樂於投資。又如需要運輸便利或技術指導，必須有共信共諒之領袖，為之稽核管制，則政府予以便利或指導，始能確收效果，不致徒託空言。且合作社管理生產事業之本身，即含有民衆教育之意義。是亦實施教養之一法也。

抑又聞之，親民之官，莫若邑宰，縣政之良窳，係乎國勢之盛衰。兩漢之世，循吏輩出，光武起自閭閻，尤重吏治，其勳感故舊，相率以未曾親司民政為羞。普魯士之行政官吏，凡未曾充任縣長，或市長，得有數年之經驗者，不得任為高級行政機關之長官。以縣長之職責，貴與人民共甘苦，惟久於其任者，為能深知民間之實際生活，在行政工作中，實為備極繁難之事。晚近官常大壞，人盡可為，得失升沉，無關榮辱，而賢者却步矣。自今以後，嚴其人選，高其職權，延長其任期，責之以事業，用之以道義，厲行考績以判其優劣，勤加詢訪以辨其賢愚。則疇昔之薄縣政而不為者，將以當局之為事擇入，而知所奮勉矣。故曰實施管教養衛之政令，尤須縣長得人，以縣長之職權，監督區政，考核保甲人員之臧否。以區長或聯保長為中心，指揮保甲，集合民衆，以推動政治，使上下相孚，如臂指相使。則周官管

子之遺制，不難再見於今日。否則，縣長雖賢，而無保甲之組織，則胥吏為奸矣。保甲之法，雖已實現，而縣長不得其人，則豪強用事矣。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謹掬一得之愚，聊供商榷云爾。

『憨性』在行為主義上之價值

張銳生

這個憨的名詞，本是世間人所最鄙棄的東西。不過在我覺得想教革命真正成功；三民主義真正做到；凡屬以革命自負的同志們，都非有個憨性不可。倘若沒有個憨性，那一切『虛偽』『畏葸』『纖巧』『自私』；；的心理。都要潛滋暗長，縱然能把三民主義研究得融會貫通，熟爛胸中，也是於革命無濟，更或走到反革命路上去。所以我覺得這個憨的問題，實在是關於心理建設上一個根本問題；才不避世間人的鄙棄，來寫出這一篇說憨的話；還請閱者指教。作者附識。

(一) 界 說

流血購自由，說法度眾生，看看世界上『憨兒』寥寥！沒有盧梭孟德斯鳩這『憨兒』，那佛蘭西就不能發革命的大；沒有亞密斯丹這『憨兒』，那英吉利就不能行平稅的政；沒有列寧這『憨兒』，那俄國就不能成十月革命的功；沒有孫中山這『憨兒』，那中國就不能成辛亥革命的功，和得到

北伐勝利；這個『憨』我敬他，愛他，這叫做『有意識的』『憨』，這叫做『公憨』！『公憨』走福國利民的。把萬金都傾到花酒世界，去換得美人的一笑；拿許多黃白的紙物到泥木前去燒香火，禱告五穀的豐收；因過迷信風水，而阻止開礦，阻止築路；或因過爭坟墓，爭田產，而閹族械鬥；因過較錙銖，競米鹽，而若路人；因過受共黨的煽惑，而殺人放火；因過被軍閥的利用，而挑撥造謠；這個『憨』我厭他，取他，這叫做『無意識的』『憨』，這叫做『私憨』！『私憨』是禍國毒民的。唉！我的同胞呀！不要結成『私憨』的惡果，要得孳成『公憨』的愛花。

(二) 原 理

『憨』是人的糧，事的母，沒有『憨性』就算心死！明知道法無可說，而常樂說法；明知道先時人物的心苦，而常樂先做；明知道和惡劣的社會宣戰，他的身子必死，他的事情或敗，而常樂挑戰。『憨』呀？這才算是『真憨』！然而

「慈」的關係羣治，實在是密切得很！證明「慈」的原理在行為主義上之價值，可得四個要點。

(甲) 沒有「慈性」就沒有希望

(乙) 沒有「慈性」就沒有魄力

(丙) 沒有「慈性」就沒有俠氣

(丁) 沒有「慈性」就沒有破壞

甲 沒有「慈性」就沒有希望——希望是羣治進化的主動力，有希望才有進化。然而希望是由「慈性」而來；要是沒有「慈性」，也就沒有希望了，所以希望的動力，能提起人，鞭策人，去担任一切的大事。換言之，人們的希望越高，他的「慈性」也越猛。慈我的剝那，樂我的永劫，慈我的幻體，樂我的法身，能得到這個希望，一切的束縛，便可淨離。耶穌流血成仁，他的希望在天國，釋迦苦行絕俗，他的希望在涅槃；孔孟周行說法，不怕舌敵，他的希望在治國平天下；中山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希望在中國自由平等。著述數百卷，自期古聖賢，這是「古」的希望；黃金數萬兩，致身青雲上，這是「利」的希望；庶士傾風，萬流境仰，這是「名」的希望；朝秦暮楚，屢穿刺破，這是「勢」的希望；總而言之：人世間一切事物，莫不由希望而來，不過希望有個優劣的區別，人們要注意這點。

乙 沒有「慈性」就沒有魄力——看破生死界，就能一

切不怕。但是沒有「慈性」，一定會生怕心。有「慈性」的人，就能知道無所謂生，無所謂死！刮刺磨碎——體魄毀了，而靈魂不滅，精神不死，這個念頭起來，就是獨往獨來，在怪岩倒壁裏邊，聽着虎狼吼叫，看見魍魎隱現，也不恐怖，不會逃走，能有這個魄力，然後纔能鑄成金鋼不壞的精神，然後才能造出震天撼地的大事業。佛說奮迅，說勇猛，說威力，說大雄，說大無畏，就是這個道理。

丙 沒有「慈性」就沒有俠氣——頭可斷，腕可折，肉可嚼，名可污，勢可敗，白刃可蹈，然而這個俠骨一定不可挫，這個俠風終於不可衰！人們沒有俠骨，他的病就成麻木；國家沒有俠風，那國的魂也就死滅；古今來的大人物，要是遇着義所當為的事情，就是水火也甘心蹈他，鼎鑊也在所不辭，如果缺了「慈性」，怎樣能鑄造成俠呢！像那曹沫的劫盟，豫讓的漆身，再政本是個狗屠，他能殺韓相，漸離本是個傭役，他能報荊軻，何莫不是「慈性」的表現？更看荊軻能拿着尺八長的匕首，跑到虎狼似的秦國，和那炙手可熱，羣黎懾服的暴主，在頃刻之間拚個死法；簡相如拿着寶璧，靠着柱子，怒號一聲，天地就會變色；魯仲連能折服魏國的使臣，他甯可以到東海去死，也不忍心做秦國的百姓；這又都是何等「慈性」的表現？又像那朱家，田仁，郭解，劇孟，一流的人物，那個不是結着熱血

，煽着猛火，去寒了仇敵的胆，奪了民賊的魄？俠呀！俠呀！你實在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真價值啊！

丁 沒有『悲性』就沒有破壞——『輯和萬民』是民賊制他的口，和渙散他的體團底第一個毒辣手段；制着人民的腦，教他沒有破壞的思想；制着人民的口，教他沒有破壞的言論；渙散人民的團體，教他沒有破壞的能力。但是越去壓迫，越發激動，前邊流血，後邊繼續，先把世界染成一個血世界，然後纔能把這個血世界變成個無血世界。有了林肯華盛頓的『悲性』，纔能做放奴戰爭，抗英獨立的大破壞，而有今日的美利堅；有了吉田藤田西鄉南洲的『悲性』纔能做傾覆幕府，明治維新的大破壞，而有現在的日本。凡世間一切的學術，一切的事業，沒有不是這樣，不良了就破壞，破壞了就建設，繼續着向外行，不斷的向前進，總要求達到極廣漠最高峯的地方。因此我考量他的道理，還有兩個鐵證：

1. 『悲名』越顯就越野蠻——2. 『愁人』越多就越文明
1. 『悲名』越顯就越野蠻——凡是越野蠻的社會，那個『悲名』越易得顯著；但是他的身命，也很危險，這是什麼緣故呢？因過那種社會的人類，沒有知識，餓了就會要吃，想樂就去求偶，渾渾沌沌、醉生夢死；倘若突然有人去做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想着把通社會所保守的壞東西一齊

給他除掉，換成新的，那沒有不刺激他們的神經，都集矢這個人的身上，假使沒有特別的性質，絕大的魄力，就不能抵抗這個舊勢力；像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得迦受社會的攻擊，盧梭做舉世的公敵，都是這個道理。

2. 『愁人』越多就越文明——想看試驗文明進退的程度，當看他『愁』的數量增減的程度做比例差。人類的性質，愚就要蔽，智就要旺，越愚越蔽，越智越旺，當文化長進，知識發達的時期，衆生心目中都有『目營九州』，『手摘八星』，『一舉冲天』，『聲聞萬里』的思想，思想越高，希望也越大，到了精神不能夠相攝，於是乎就成了「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肯留庭隅」，的奇疾。這個比那個的思想高，那個比別個的思想更高，像這樣『愁』的數量越多，那個國的文明也要進步無量。

(三) 價值

大刀闊斧，開闢事業，這就是『愁』的價值！沒有『愁性』就不能發火力，沒有『悲性』就不能生遠見，沒有『愁性』就不能揚偉議。沒有『悲性』就不能造奇事。人羣中一切事物物，大而政治宗教學術，小而文藝技術名物，那件不從『愁人物』揮『愁』淚，絞『愁』腦，敲『愁』舌，禿『愁』筆，灑『愁』血，填『愁』尸，換得來的呢？唉！『愁』的真價值，是不可思議啊！『愁』的動力呢，來如雷霆收震怒

，罷如江海凝清光，一剎那間，能演出無量的事業！像玄奘法師的一鉢一錫，翻越慈嶺，冒犯毒瘴，跑到印度去求經，這就是『愁』的緣故，像哥倫布的一帆一楫，飛渡巨濤，藐視生命，漂到極遠的地方去找新洲，這也是『愁』的緣故；像瑪利儂本是雕工家的一個織女，他能臨死不屈，放一個文明燦爛的奇花在黑暗法國大革命的黑洞裏，這也是一『愁』的緣故；像若安（就是若安亞爾格法國的豪女）本是眇眇一個田舍青春的弱質，他能退出十萬貔貅的英軍，這也是『愁』的緣故。

(四) 變 相

『愁』的代名詞：是『癡』是『狂』是『慧』是『方』是『蠻強』是『不懂事』是『粗性暴氣』是『不近人情』。

『癡』他人恥為，我獨為之。

『狂』——有飛揚不能自己之情。

『慧』——單刀直入，旁若無人。

『方』——稜角鋒尖，不隨物轉。

『蠻強』——有特別之性質，有冒險之精神。

『不懂事』——事無可為，而必為之。

『粗性暴氣』——直前敢為，萬難甘犯。

『不近人情』——奪人所樂，樂人所厭。

『愁』的對待名詞：是『圓』是『愚』是『畏』是『疑』是『假』

是『怕結怨』是『客氣』是『驕氣』是『敷衍』。

『圓』——無是非，無善惡，萬人皆知己。

『愚』——具非人動物之性質。

『畏』——畏首畏尾，一切不敢。

『疑』——三思至五思，一事無可為。

『假』——無真志，惟大言。

『怕結怨』——喜退後，畏前進。

『客氣』——無自主之氣概，獨容眾容，萬事皆待。

『驕氣』——目空世界，藐視一切。

『敷衍』——言無是非，行亦無是非。

(五) 彌 言

我因遇『愁兒』受鄉里婦孺人們不堪的穢名，就絕食，發憤，學節的哎一聲道：唉！愁啊！愁啊！世間人假你的名做村老鄉，罵馬最穢的污名，我獨表你的名在這數千年腐紙殘簡裏邊，叫做寰球震古鏗今大人物的偉號！你要有知，當敬愛我；我敢敬告在我的同胞們面前說：世界上一切的事業，非得發出『愁火』振起『愁力』一定是不能成功的！我發生我的『愁念』求達到我的目的，就是受攻擊，受毀謗，甚至於要腦袋，我這個『愁性』終不可變！我的『愁名』若果能普遍到全世界，那末，我的『愁性』一定要高出須彌山啊！誰把『愁名』給我，我就去恭敬誰，祝告着這個『愁

名』天天來，祈禱着這個「愁名」天天大！我不敢說他，我不敢怨他，天之欲降大任於我也，沒有比把我位置在「愁名」集注的場裏，能教我在「愁界」佔一個最高的席再好。

述論語毀孔之辭

馮萃軒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何晏論語集解敘曰：『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或又謂論語為七十子門徒所撰。（皇侃論語義疏敘引論語通）或又謂成于有子曾子門人之手。（程子語）今雖不能決其出于何人，要其中所述孔子言行，當較其他經傳及諸子所言，為確實可據，此固舉世所公認者也。考論語所載他人毀謗孔子之辭，不一而足。使後世編纂此書，此等材料，必遭屏棄。故專據毀孔之辭而言，亦可證本書之真實也。惟細釋書中毀孔之語，不惟不能貶損孔子之人格，更可證明孔子人格之偉大。更觀孔子及諸弟子答辯之辭，亦可證孔子學術之高深，其修養工夫，迥非褊狹者流所能望見。故特述此篇，使世人知聖哲不知不愠之德，有非常流所可幾及者矣。

詳察論語所載，孔子于毀己之辭，從未反以惡聲，一

以和氣臨之。蓋是非之辨，不待疾言遽色也。如八佾篇曰：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皇侃論語義疏曰：『孔子問或人譏己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愈知愈問，是敬慎之禮也。』朱熹論語集註曰：『孔子言是禮者，敬慎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又引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不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然孔子之答辭，則心平氣和，彌見其溫厚耳。八佾篇又云：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此雖未載毀謗孔子之語，然觀孔子之言，則當時必有以孔子事君盡禮為諂者，故孔子以此語釋之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皇侃義疏曰：『當于爾時，臣皆諂佞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譏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朱熹集註引黃氏曰：『孔子于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又引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

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謬。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程子之言，可謂達孔子發言溫厚之旨矣。述而篇云：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

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

集解引孔安國曰：『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而君娶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弘，故受以為過也。』義疏曰：『昭公是周公後，吳是太伯後，太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吳同是姬姓。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魯之娶吳，當謂為吳姬，而昭公為吳是同姓，故諱不得言吳姬，而謂吳孟子也。』集註曰：『魯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又曰：『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又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又引吳氏曰：『魯蓋夫子女父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

。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詳諸家之論，則孔子本非過，而乃引以為過，且以知過為幸，用心亦良苦矣。所謂觀過知仁，聞過則喜，兼而有之矣。憲問篇曰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枵枵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集解引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義疏曰：

『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屢適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

。言丘何事為此枵枵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孔子

答曰：我之枵枵，非敢詐佞，正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

以化之故耳。』集註曰：『微生畝呼夫子之名而辭甚倨，蓋

有齒德而隱者。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疾，惡也

。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于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

其警之亦深矣。』味朱熹之言，則所謂固者，即隱指微生

畝，然而意在言外矣。憲問篇又云：

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集解引苞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義疏曰

：『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為

之，故問之。』集註引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

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晨門之言，雖意在諷刺，而孔子自強不息之精神，則被其一語道破。然孔子及子路均無答辯，亦忠厚之至矣。憲問篇又曰：

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集解曰：『未知己志而使譏己，所以為果也。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道也。』又引苞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也。』義疏曰：『荷蕢者引事為譬以諫孔子，言人之行道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衣，揭衣曾是無益，當合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蹇揭而度。譬如為教，若世不可教，則不行之，如不揭也。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果，敢也。末，無也。孔子聞荷蕢譏己，言彼未解我意而使譏我，此則為果敢之甚也。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為難矣。』集註曰：『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

衛風鮑有苦蕢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果哉，歎其果于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于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晦菴所解，較前人為勝。于是知聖人康濟之懷，非隱淪所能論也。陽貨篇曰：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曰：『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集解引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好從事而亟失時，言孔子極極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以順辭免害也。』又引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言，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義疏曰：『曰懷云云，為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惻隱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邦國迷亂，為此之事，豈可謂為仁乎。曰不可者，孔子晚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不可也，言不

可謂此為仁人也。好從云云，罵孔子不智也。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事世事也。亟，數也。言智者以服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極極遑遑，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則豈可謂汝為智人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日月云云，孔子辭既畢，貨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也。言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豈得懷寶至老而不仕乎？孔子得勸，故遜辭答之曰：諾，吾將仕矣！『集註曰：』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于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又曰：『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惡，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迎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誦也。』又引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誦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詳諸家之論，孔子之于陽貨，殆所謂邦無道危行言孫矣。微子篇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集解引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以欲感

切孔子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自今以來，可逸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又引苞氏曰：『下，下車也。』義疏曰：『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又引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集註曰：『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聞而辟之也。』觀此，知聖哲之出處，猶不能家論戶說，而使人徧知。所謂不同道不相為謀，亦各行其是而已矣。微子篇又曰：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集解引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渡處也。耜，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又引馬融曰：『是知津矣，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又引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道彼，故曰誰以易之也。（鳥獸數句）謂隱居于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二句）言凡天下有道，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又曰：『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避世之法者也。』義疏曰：『執輿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故長沮問于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是為誰子乎？子路答曰：車中執轡者，是孔丘也。然子路向長沮稱師名者，聖師欲令天下而知之也。』又引江熙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明夫禮有大倫，吾所不獲己也。若欲潔其身，韜其蹤，同羣鳥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以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與易，蓋物各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美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

夫可滯哉！』又引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跡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拘遘，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己，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彼居林野，不得不羣鳥獸，羣鳥獸，避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邵忽也。』集註曰：『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又曰：『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亦不告以津處。』又曰：『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又引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又引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宋儒所解，似得其實。蓋兼善天下，乃聖哲之素志；獨善其身，乃不得已之行

也。觀此則孔子民胞物與之懷，非狷狹自潔者所能知矣。論語所載毀孔之辭及孔子答辯之辭，已如上述。此外門人為孔子辯護之語，猶有可論者。如微子篇曰：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集解引苞氏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引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又引鄭玄曰：子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又引孔安國曰：子路言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又引苞氏曰：『子路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義疏曰：『子路曰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又引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集註曰：『五

穀不分，猶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又曰：『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又曰：『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可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又引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繫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手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按集註又云：『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孰是。』今姑從通行本，以為子路之辭。其因長幼之節以申君臣之義，亦可謂因情利導矣。子張篇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集解引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也。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義疏曰：『公孫問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馬學也。』集註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蓋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內自省。』故善與不善，皆足為師。子貢之言與孔子之語，可相發也。子張篇曰：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夫子之云，集解引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義疏曰：『富貴之門，非賤者輕入，入者惟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凡鄙可至，至者惟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也。』又引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也。』集註云：『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子張篇又曰：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

也。他人之賢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集解曰：『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義疏曰：『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曾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毀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嘗傷滅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為之高；而不識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之德乎！』集註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自絕，謂以謗毀自絕于孔子。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子張篇又曰：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集解引孔安國曰：『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義疏曰：『此子禽必非陳亢，常是同姓名之子禽也。』集註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

其師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附而升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又引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又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于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于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觀上引三章，子貢設譬引喻之妙，真不愧為言語科人。其推尊孔子，亦復備至。衛道之功，當不在孟子下。孟子謂七十子服孔子為心悅誠服，觀此益信矣。』

論語毀孔之辭，約如上述。於此可知舉世皆濁，不容獨清；衆人皆醉，不容獨醒。斐語橫施，雖聖人猶弗能免也。然人既不知，我亦何愠。彼以逆來，我以順應。道之所在，終非毀譽所能損益。至今斗筭之輩，身名俱滅；而大聖之名，不廢江河。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決矣。更觀弟子代辯之語，可知孔門師弟關係之深切，迥非後世所可比。乃今之後生，一知半解，即以鳴高。其於師也，動以讓難相加，務以相勝為能。讀子貢之言，亦宜知所戒矣。

今日之政治

孫誠

上篇 察變

(一) 往事心頭

光陰荏苒，歲不我與，冷氣凝空，堅冰在地，一九三五之舊歲告終，一九三六之新生降臨。往事心頭，已不勝煩惱悲苦之感，故國朔風，殊無奈精神負荷之憂。展視神州大陸，遙望邊陲烽烟，驚心動魄，憤悽萬端，哀愁欲死之際，奮發倔強之念油然而生。孤忠一縷，耿耿之誠，固非今日黃金權力之夢裏所可泯滅無遺。日月照臨，洞見肺腑，適足固其堅決不拔之志，而勵其矻然昂首之勇焉！

憶自鴉片戰事以來，上國衣冠文物之偽局揭穿。歐風美雨，挾以俱來之威勢猛大，江海無涯岸之阻，陸塞鮮藩籬之固。碧睛黃眼者，相與約縱締交；蠻聲夷語者，競為通商言好。積微漸著，外侮日深。砲艦政策，既已衝破其閉關自主政治。國勢陵夷，迺如江河之日逝。俄人擾我蒙新，英人略我康藏，法人侵我川滇，東鄰窺伺之餘，寇掠頻加不已，時屆今日，每况愈下。燕京西望，遼西之城郭猶是；極目華北，六省之主權已非。唇亡齒寒，圖窮匕見，刺床及膚，痛澈肝胆，神魂戰慄，哀傷感念，輒不禁酸淚滂沱，苦語呻吟矣！

吾國地大物博，膏腴之壤，互數千萬方里，文明肇始，導源於五千年前，前人之積累，歷史之遺留，典型具在，餘風猶存。宜可積健為雄，求自由獨立於世界。何以神州天府之國，演化停滯，西山日暮，險象環生，昔日之繁華零落，徒有萬木蕭蕭之悲聲也哉！其所以如是致是而弗得不如是，豈大運之外錯耶，抑人謀之不臧耶？

(二) 痛自循省

國人以之自尊自大者，古老之文明，廣大之版圖，上國之流風也。然以言文化，則響沉影絕，漸滅殆盡，一代聲華，淪落堪悲。以言產業，則蒿萊漫殖，童山不治。沃土未拓，寶藏之富，竟猶深埋於九幽。以言國際地位，則弱國無外交，覆轍之前鑑可畏，受欺於國聯，見辱於鄰邦，土地日削，權利不能自保。影響所至，金融窘迫，財政拮据，農村經濟破產，都市商業蕭條，黎庶流亡，嗷嗷載道，中產以下，竟日遑遑於衣食之謀，蓬首垢面，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者，是又弗足與言救亡圖存之至計矣！

職是之故，內憂外患交至頻來之際，有識之士既未得未雨而綢繆，散漫之國人，遂至一籌而莫展。至今外人未諳吾華過度時代之國情，不諒吾政府今日所處之困難艱虞者以相攻訐譏諷，肆意侵凌侮辱。至有謂吾國家為架空虛構之名詞，吾民族為散漫烏合之羣衆。或以感情用事，固

執其一己謬見。甚則否定吾民族求生之要求，競存之權利。第返視環顧，兢兢業業，負重荷鉅，以復興民族為職志者，其任勞任怨之德，吾人固已欽慕感佩，銘諸五內。然一般識見淺近之同胞，胸懷偏狹之敗類，一仍其黃金權力之迷夢，富貴爵祿之經營，緩不濟急之態，本已亡國滅種而有餘。况世界經濟恐慌之狂潮高漲，二次大戰之危機將至，遠東問題之解決迫在目前，帝國主義之侵略有增無減。他日西歐之艦隊東駛，東鄰之鐵騎西下，覆巢之下，未能苟全於萬一，而宗社丘墟，山河易色，奇恥大辱，且尤痛於含垢偷生者乎！用是昭勸國人，以誠相見，凡屬黨內同志，固應蹈湯赴火，奮身前往，以貫澈黨之主義，實現黨之政綱，為民族建立中興之盛業，為國家奠定百年之基礎，庶有告於總理在天之靈，無負於父老託付之殷，即黨外之同胞人士，社會復彥，尤應以坦白之態度，相譽以來日大難，集中四萬萬人之精思財力，共商以國是大策，以挽狂瀾於未倒。蓋救國事大，非少數人之聰明才智，權謀術數所可奏效，端賴乎萬眾一心，羣策羣力也。或曰外侮之層見迭出，實由於國勢之陵夷蕩壞，列強經濟侵略與日俱深，蓋導因於國內壁壘之莫得維護，社會秩序之無從嚴整，盤根結底，迺歸咎於政治未登坦蕩之途，政治之效率低微，少數人不知自愛善端政治之改造，以期獲償個人

之私願，或竟養兵潢池，糜爛地方，一己之慾壑未填，國家之元氣已傷，亦大可哀也已！故吾人觀察現代世界大勢，體味中國今日苦况，救亡圖存之至計，固應集中於政治之穩定，經濟之繁榮，民族之復興，而政治制度之需要進一步之發展，似又為吾人所得諱言者。第改造之途徑，與一般借端生事者不同，改造之理論，與一般理想誇大者異趣，蓋吾人之動機迥根據於現狀之缺憾而立論。反動者，則別具懷抱，企圖破壞現狀，以遂其狼子野心，未馴蠻性也。

(三) 兩條道路

就今日之民主政治言，蓋淵源於歐西近代之德謨克拉克西運動。英王約翰簽定大憲章後，於以有法蘭西之啓蒙運動。嗣後，潮流所至，全歐風靡。良以中世紀黑暗時代殞落後，自由之風浪高漲，平等之要求迫切，民主政治之需要，應運而興，遂得佔有十七世迄今之三百年代。然歷史演進之結果，破綻百出，補救乏術。民主政治所賴以發揮其機能，施展其威力者，議會制度耳！而今日議會之在歐美各國，勢雖未達於水窮山盡之地步，而強弩之末，挽救殊未易言也。

歐美議會制度，名為共和，實則專制。產業大王運籌於幕後，無聊政客扮演於前台。以言民主，則議員之意見

不一，立場互異，是非紛歧，爭執不免。且糜費公帑，勞民動衆，費數月之時光，始克招集一會，經多次之討論，未能決定一案。在民衆既未達代表民意之原旨，在政府復難收集思廣益之成效。權力未得集中，效率勢難增高。斯民主政治之所以致於夕陽散漫，失却民衆之境界也！然則吾人將何所適從乎！將廢民主而實行獨裁乎，斯政體在今日為舉國上下朝野政治家所紛紛討論，莫衷一是，而吾人須審慎斟酌，詳為商榷者也。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閉幕，參戰國民衆喘息未蘇之際，各國家瘡痍遍體，未能恢復之際，各民族之精神，既已頹唐銷沈，社會之安全與秩序，遂至破壞無餘。因之，法斯西之思潮普遍流行於一般學者政治家間。社會有識之士，亦復推波助浪，於以造成健全之輿論。嗣後救亡圖存之需要日切，獨裁政治之形態適見諸事實。德意志因之而挽其危亡之厄運，意大利以之而雄視歐洲大陸。典型不遠，先例至多，固未可任意厚非也。然則吾人將取法乎獨裁，而借鑒於德意乎？是誠未易言也。

獨裁之在德意兩國也，其所以見稱於輿論而成為有效之政治制度者，不特民族之特性適合於此種政治形態，而戰後之危局，須其出而持撐，即工商業之發達，社會之進步，文化之高超，因無往而不易奏膚功也。然而以之况諸

今日中國現狀，則頭緒萬端，情形錯綜，非惟產業之落後，人民之幼稚，社會之簡陋，文化水平之低下，交通設備之不完善，弗克適應特殊之政治形態。即今日國民精神之萎靡，意志之銷沈，行動之遲緩，南北之環境不一，東西之地域不同，益以吾國民知識程度之懸殊，文物禮俗之異趣，亦未便與言倣倣他國之成規，藉作自救之良策也。如是，值民主政治病篤垂絕之際，獨裁又非口頭議論所可見諸實際。吾人果將封口而不言政治，以之任諸時序之代謝，而坐觀歷史演進之成果乎？斯誠匹夫匹婦之羞以為志率，而忝為專家志士之列者，尤不應自甘下流，致乖宿願也！

(四) 一種主張

然則吾人將斥舶來品而不用，擯世界之典範而不納乎？是固事在人為，因時因地而制宜耳！取其精華而棄其糟粕，襲其精神而廢其制度，以之樹立強有力之中央，導政治機能於正軌，此單一主權，多級政府之為吾國民所亟需，而朝野人士亟應開誠佈公相互商榷者也。

單一主權說為一般一元論之思想家所祖述，在政治上形成獨裁制度之主張，在經濟上形成統制經濟之理論。良以社會之有機結構，雖複雜萬像，糾紛莫理，而綱領具在，端緒宛然。當其時，值其人，攝其要而總其成，管其樞而統其紐，身臨其事者，自有所取擇也。政治一元者之主

張謂國家之必有強有力之中央，猶夫人類生理上之必須有健全之腦神經也。人類若無健全之中樞神經，以為整個身體作生存修養之謀，則不特形體上之軀殼，易於埃飛塵滅，且恐有生之時限，延長數十百倍，猶弗克獲得人生之意義，競爭生存之真諦。以之施諸國家政治，吾人當益見其吻合恰當。蓋國家若無強有力之中央，各地方雖可苟安圖存，第設施未必一致，建樹或竟異途。如是，利於甲邦者，未必無損於乙邦，益於此省者，難期無害於彼省，不但不能收臂指相役之效。且恐殺機潛伏，爭端暗醞，閭閻之禍，有甚於敵國外患焉！因之，欲言圖存於廿世紀之驚濤駭浪中，挺生於變化萬千速於電波火花之政潮裏，非有強有力之中央，以統轄管制，經營締造，恐終未能濟其衷誠，償其初願也！

試就中國歷史演進之大勢觀察，吾人當可見其梗概，知其漸微。李唐建國之始，似曾一時集權於中央。因之，政教理，文風熾，人民遠修養生息之至樂，朝廷無征伐多事之痛感。然時屆末運，中央號令弗越國門，藩鎮之禍起於邊陲，國家呈土崩瓦解之變，黎庶不免金戈鐵馬之勞矣！有宋之初葉，鑑於歷代之成敗，觀於人心之向背，削封疆之權鎮，輕內廷之大臣。四百軍州，雖為多數元勳掃平之基業，而大權之操持，僅在太祖一人之掌握。是以國家

承平，庶政完美，休休之德，兼被其澤焉！元以北鄙狄裔，入主中國，塞外胡種，野性未馴，武功超邁往古，版圖之遼闊，空前絕後。然劃分可汗四帝國，勢若聯邦之制，鞭長莫及，尾大難掉，中央孤立之結局，迺見制於氓隸。一夫作難而宗社危，羣盜蜂起而國勢蹙。誠分權之前鑑，並治之覆軌也。明太祖承元末之厄運，崛起平民中，創新時代之局面。雖英縱聖明，未逮前朝帝王。然內中未嘗不遑遑於大權之獨攬，以形成單一主權。觀其殺戮功臣，壓抑元勳，可見其機變矣！但骨肉之殘賊，終不獲免。嗣後永樂發難燕京，建文遁去金陵。斯又主權分割，治術割裂之流弊也！

復次，環宇列強，在其若國家若民族演進之過程中，莫不皆然，非特中國今日需要單一主權之強有力中央。蓋值人心厭亂思治之會，雖種族不同，文化絕異之世界各國，亦莫不循斯途徑而發展，歷史之因果誠有以促成之；而時機之成熟，決非少數人之向背所可影響其成敗之數也。

一七七六年，獨立戰爭所誕生之美國，聯邦制之典型國家也。在中央有聯邦憲法，或曰中央憲法。在聯邦間有州憲法，或省憲法，主權劃分割裂，系統紊亂莫整。中央既無指揮全國之權力，各邦間政治之衝突，經濟之不調協，復未能相安無事，僅在反抗母國下促成聯邦自治之形態

耳！美國議會席上，南部與北部議員每起爭端，工業邦與農業邦之代表，從不一致。是以糾紛莫解之際，恆苦無仲裁機關，以息其事。而國是之研討商榷，終不獲結果焉！循是，而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合眾國歷史上，勢力互有消長。迨一九二九，紐約交易所倒閉，引起經濟恐慌，狂潮高漲，勢莫能遏。中央束手無策，坐視莫救。緣中央居於緩衝情勢，地位未移，權力毫無，精神消滅，軀殼徒存。亦聯邦制必然之歸宿，亟須從事改革者也。美國以大陸國家，無強寇之壓境，鄰邦之覬覦，尚未能收獨立自治之成效。其他若十九世紀至廿世紀之日爾曼聯邦，廿世紀之奧匈帝國，皆於競爭生存之潮流中形成單一國家，聯邦制之盈虛消長，是歷史之演進，已鄭重詳審啓示於吾人矣！

法西斯之在意大利，一九二〇年代前，固一極不健全之政黨也。社會主義者之威脅，勞動運動之澎湃，處處在在，皆足摧毀消滅之。然迄今日，為時已逾十七年之久。擁有黨員至二百萬之多，支部遍設域內，號令行於全國，歷著成效，堪資借鑑。就其實際情形觀察，似已與國家組織併為一體，今日健全偉大之黨團也！第考其所以致此之由，領袖之獨裁有以竟其功耳！吾人今日雖未使戮其故事，循其舊規，使黨與軍隊合而為一。令黨員服從各該所在地方司令官之指揮，以期整個國民隸屬於軍隊，社會全體

成一大系統，而其首領獨裁之楷模，固未應等閒視之，或躊躇徘徊，猶豫莫決也！因今日之中國，敵國侵略靡已，外患深入胸腹，危急存亡，朝不慮夕。若欲以十七八世紀之政治手眼，施諸現代政局，以合伙分營之政策，企圖挽救國際關係重重壓迫，歷史積慶層層桎梏下之衰老民族，未免遠道莫達，俟興無期也！故吾人慷慨言之，現代之中國，決不能且決不應劃分為若干區域以實現聯邦自治，良以內外潮流所激，世界大勢所趨，中央集權之需要，日見迫切，若欲實現中央之單一主權，則捨首領制度而莫由也！

多級政府之說，係根據於單一主權而生。現代之世界政治，在國體上既無對單一制之國家，聯邦制復未能滿足一般民族或國家之需要。換言之，純粹單一制之政體，已形成單一主權之強有力中央，而前此聯邦制之功能與需要，迺轉化為多級政府之內在的政治形態。斯蓋世界進化必然之結果，歷史發展形成之實體，非一般思想家獨有之成見，或竟謂之為假定之虛構也。

大不列顛者，聞名於世界之聯邦帝國也。然主權統於一黨，勢力攝於內閣。外觀上為君主立憲，就政治形態言，或類民主共和。實則工黨之專政，麥克唐納之獨裁，統轄英屬遍世界之領土。愛爾蘭素以自由邦相標榜也，承平

之世，恆藉端自由獨立以與祖國為難。然而財政之預決算，歲收支之統計，租稅之征收，選舉之實行，固仍與帝國政府為一致之行動。步武齊整，或強似歷史上之單一國家也。其邦政府及地方政府，若郡若市若縣之存在，第有減輕中央之責任與負擔，奉行中央之政令與法規耳！何損於其單一之主權耶！

今日之蘇俄，世界之赤色大聯邦也。其經濟上之成功，遵循資本主義之窠臼途徑而得有驚人之成果，姑不具論。而其維繫不同色素之人民，不同世系之種族，領有偌大之版圖，擁有不拔之國防，則完全根據於其政治之成功。換言之，其政治之機構有以致之，非其標榜之主義，所克奏效於萬一也。在蘇俄，中央統轄一切，國是大策，名義上決定於一年一度之代表大會，而技術上之實效，類皆出自中央直轄之專家委員會，所謂哥斯普蘭者。而支配指揮此若干哥斯普蘭者，則為中央責任無限權力無限之書記長斯大林。總之，居中位正之領袖統轄一切，各邦政府或地方政府，雖可具有其各別之立法與權限。要皆在不與中央之憲法權力相抵觸之限度內存在。中央決定一切，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其執行上之代理機關耳！中央既可以攬有國家之唯一主權，因地而異之治術，委之地方政府，以濟其窮，似不致流弊百出，若以往之鞭長莫及，尾大難掉也

。他如戰後之法蘭西，新興之德意志，其能稱雄於今日國際政局者，類皆循斯大勢而樹立其國家若民族之百年大計，奠定其國是不拔之基業。準是而言，單一主權，多級政府，誠治標之良術，治本之鴻謀也。

我國位於列強競爭之漩渦，國際問題之核心。世界均勢，若能維持原狀，吾國家或可因之苟安於一時。倘若國際均勢一旦破壞，覆亡相尋，指顧間耳！行見大好山河，淪為戰場，國民經濟，整個破產，事變非常，倉惶失措，絕非吾人今日優遊暇豫之態所可應付，似宜及早為計也。

下篇 論 略

(一) 感憤警語

讓者之語，談士之辯，智巧難出，是非莫辨。或則感情激昂，晤言一室之內；或則利慾薰心，放論身名之外。動機出於極微薄之自私觀念，徒重小我之發揚，遑及大我之進展。取法至低，既乏安身立命之旨。抑以訛傳訛，且為人心世道之憂。此中國今日輿論之姿態，吾人平心靜氣，理智判斷所不欲聞問，且不忍聞問者也。

中國現狀，為古今中外所未有，慘殘悲哀，聞人類歷史之創例。歷史積塵之重重壓迫，封建殘餘之跋扈稱雄，國際關係之層層桎梏，列強侵略之無孔不入，瘡痍被體，

病深膏肓。欲圖復興，當從根本做起，冀圖振作，應自現在努力。第觀點不同，結論自異，所見若狹，勢難必其中肯。吾人僅就國家之需要，民族之要求，提供三大原則，秉國鈞者豈亦鑿然興起乎？

(二) 史的回顧

中國近代史所昭示於吾人者已深且巨，有清中興以降，百年來未見真正之統一。始則功臣元勳跋扈，繼則封建大吏頑強。權既不握於中央，政遂趨歸於私門。以言民治，則愚詐欺騙，賄賂公行，尸位素餐，無為為尚，固一己之封地食邑，志國民之發育滋長。以言財政，則瓜分剝削，無贓不貪，假公濟私，盡飽親姪，視稅務為致富之道，將關卡作起家之謀。以言教育武備，則培植個人勢力，樹立封建基礎，恬不知恥，視為當然，慣習相沿，積重難返。是以清之末葉，外侮雖未深於今日，內患已覆亡有餘。蓋政由私門，中央等於虛設；變起非常，一時窮於應付。強寇未敢為長遠之謀，自身已土崩瓦解，禍肇於崇朝矣！

光復以還，其勢未泯，人物升降，依然故轍。宦海三千，盡屬貪賊之魂；仕路政局，充滿虎狼之輩。軍閥割據，梟雄負隅，戰爭頻仍，禍亂不已。二十年來，循環相演。倡導和平，等於癡人說夢；希望統一，無異畫餅充飢。是以內憲不綱，國力衰頹，朝政廢弛，曜武維艱。北強觀

觀，東鄰寇邊，欺孤立之羣雄，制中國之死命。其因維何？不統一故也！職是之故，吾人知救亡圖存，興滅繼絕，端賴乎統一，尤應有真正之統一，以滿足國民迫切之需要，以適應中國當前之危機。蓋觀望徘徊，仁者不為；同舟共濟，昔賢所美。中山先生曰：「謀國者不以誠意，未有不誤國者。」朝野賢哲，其三復斯語！

(三) 人物檢討

陳文恭有言曰：「人身之所重者元氣，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人身無元氣，則不免為行尸走肉，雖有榮衛之周活，究鮮衷心致志之建樹。國家無人才，則不免為架空之虛構，雖擁有廣土衆民，終將為強鄰敵國所征服。夫維命不於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曰為政在人。

嘗考中外史鑑，博徵古今典籍，王者之興，佐輔雲從，天分雖有差等，制用則各適其宜。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古今不易之理也。然近代史上，人物寥落。洪承疇以明朝宗臣，而辱降北狄，吳耿尚以邊疆重鎮而開關揖盜。是以有清入主中華百數十年間，安然無事，任憑宰割，苛政遍於民間，暴虐施及人鬼。文字獄興，士論泯跡，科考制嚴，人物之登庸，大受淘汰。馴至民氣銷沈，民族意識漸滅，愛新覺羅氏列祖列宗，額首稱慶，目以為大一統之局

成，而天下之權衡胥操諸一家一室之掌握矣！孰知物極必反，運窮則變。迨太平軍發難百粵，直下江浙，挺師銳進，長驅北上。曠師淮泗之濱，而兆庶翕附，陳兵冀魯之郊，而京津動搖。亡清驅敵，光復舊觀，誠千載一時之機。而洪楊坐鎮後防，留連金陵，六朝金粉，滿眼繁華，頓萌室家之謀，遂背風夕之願，失敗之徵，屢見而不一見。曾國藩以縉紳資望，編練鄉勇國防，率烏合之衆，當義烈之師。洪楊千里行軍，轉運維艱，容主之形勢不如，戰略上似無可為力。而太平軍將領唯子女玉帛之是爭，實屬暮氣已深，曾國藩乘虛而定東南，固可謂天假其便矣！

曾國藩之成功也，一時大權在握，人才輩出，封侯錫賞，清廷屢頒優渥之詔，物望所集，四海號記門下之賓。其幕府亦濟濟多士，是以文弼武佐，齊至畢臻。胡左李劉彭羅陳等而下，無慮數百人。或為勇將，獨當一面之陣；或為元帥，坐領三軍之衆；或練達多識，運籌帷幄之中；或經綸滿腹，折衝組摶之上；或究心史鑑，堪付民治之任；或締造有術，足稱經濟之職；或博學有恥，克副聲教之瞻；咸為不世之豪傑，當代之儒選，而以李鴻章為尤甚。因時而動，弔民伐罪，則驅虜改元，不俟乎辛亥焉！

然曾國藩天稟雖厚，氣度殊微。徒拘泥於愚孝愚忠之末節，不免夫奸佞士夫之包圍，膺滿清之重寄，為一家之

權鎮，無政治眼光，乏世界知識。一己之尊榮，誠不足取，而四萬萬衆之休養蘇息，創建締造，卒無肇始之會。因之，清室絕脈得有數十年之苟延，中華民族維新之運，迄未得展。茲并至今，岌岌垂危，斯誠吾民族演進史上之大蹉跎，要亦人物之不健全有以致之也。

李鴻章承乃師之餘緒，受命於危難之間，經營締造，銳意求進，有一代大政治家風度，伐謀伐交，聯俄制日，雖着着失敗，而孤心苦詣，持危不挫，亦當時人心之所繫。莫基樹規，事半功倍。惜有用無體，治標忘本，威望既不若乃師之隆，至是乃只能補苴罅漏，所謂鐵路，交通，船械，外交者，粉飾維新之技耳！當滿清之末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道銷，小人道長，朝憲不綱，吏治腐敗，李鴻章不為改弦更張之謀，弗作撥亂反正之計，欲假舊窠臼建立新事業，其失敗有由來矣！

北洋祖脈，遠溯湘淮。曾國藩功成名就，志存退讓，李鴻章經其一手揆掖而起。迨一九〇一年，李氏病卒賢良寺，遺摺薦袁世凱。袁得以嶄露頭角，逐漸活躍於政治舞臺，縱橫捭闔，不可一世。小站練兵，佈其私人爪牙，賂買政黨，植其勢力毛羽。乘革命之運會，得為民國元首。上台之後，師心自用，耆老宿彥，飽以富貴爵祿，名流清望，醉以黃金美人。刺客頻遣，暗殺革命志士，諜探四出

，捕戮有為青年。擲國庫為一己財源，視官府為自家廳堂。以之處親舊，養姻婭，置佞倖，位嬖寵。內戚孽子，掌度支之要政；廝役僕隸，握軍機之大權。羈縻羣雄，號令州郡。訂定喪土辱國之約，謬思創業垂統之夢。皇哉皇哉，自鳴得計。方以為一手可以掩盡天下人之耳目，率土四海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屬！而蔡松坡舉義滇南，洪憲皇帝卒以遜位，其誇大妄想，傍徨而終。昔日聲勢烜赫，炙手可熱，轉瞬孤城落日，末路蕭條。雖自作孽不可活，而誤國誤民，遺孽擾亂，與北洋政府相終始，流毒所被，不可謂不深且鉅也！

綜觀曾李袁諸人，生逢亂世，運際否渙，激越奮進，未嘗稍懈，且蒐羅人材，冀成大舉。徒以所好者聲色狗馬，所尚者權謀術數，以機詐窺違為操守，以快意矜譽為變通。從未開誠佈公，與民更始。是以其成也，因時代之開展而藉其造化，迄乎時移世去，則隨時代而殞落。其為時勢所造之英雄，吾人歛之重之，以其使命重大，責任艱巨也。然終弗克因勢利導，乘時建功，拔斯民水火之中，登黎庶杜席之上，卒致身敗名裂，與草木同朽，知人論事者能不愜然自失耶！况食客三千，日為蠅營之藿，幕府多士，祇計翻覆之策。官場如傳舍，人物如優伶。升遷晉級，目為命運之福幸；遊說播弄，視為有生之當然。以耀宗揚

名為職志，以積藏致富為鵠的。相與熙熙攘攘，競媚獻諂，持強負氣於政治舞台。所謂牧民之道也者，遂致不堪聞問！

吾人試檢討過去之史實，當知百餘年來，人物之活躍，人才之動向，完全為自身一己之尊榮而着想，鮮有計及百年大計，充實國力以持危應變者。是以循環相演，時序雖更，而新猷弗展，人事代謝，而政績弗見。兆庶黎民處於旁觀之立場，所見者尊貴之榮哀，所嘗者切身之痛苦，反感填胸，哀曲莫訴。是以其末運，政治與民眾脫離，農村與都市對立，利害矛盾，呈現於吾人之前者所在多有，亦歷史之積塵層層，亟望其為時代大潮盪激淨盡也。

辛亥以前，政治之腐敗，達於極點，國民之需要，迫於眉睫，中山先生執大義以勵之，時代之推移，迥不轉瞬而實現。其言曰：「國家政治者一人羣心理之現像也。」信夫！然袁氏爪牙鷓張，過斷送先烈歷年來辛苦剗創，血肉換得之偉績，辛亥以後，袁氏為時代所推動，潛登元首之位，以不能推動時代，創造環境，而反為所制也，迥絕途銷沈，為民族鑄就一大遺憾。其後遺孽為禍，北廷則打進打出，速度賽過五季；四方則率士分崩，複雜超於十國。先生謹守初志，獨排眾難，奔走和平統一，樹立民治基礎。中國之得有今日也，先生一手造成之。其作始也微，其

將畢也巨，今日之粗有成效，匪昨日之失財道徑而身也！先生任勞任怨，忍人之所不能忍，勉荷重負，力為提倡，其事滋艱，其心滋苦。國無其眾，齊志以歿，吾人感恩懷德，紀念先哲，懷自強不息之義，能不萍勵有加，自愧後死！

蔣介石先生繼承 總理遺教，維新曜武，總領師干，戡亂安邦，開元景命，與民更始，安輯綏靖，思宏大業，於軍事妥善善後，於政治力謀休明，兢兢業業，夙夜在公，歷年來施治之成績，既為國人所感荷愛戴，迄今日訓政時期將畢，獨以為尚未臻於至美至善之境者，國家政治，根本大計之樹立耳！吾人鑑於歷史演進之先例，事功成敗之因果，深以為政治制度之建置，領袖之擁護，統一之完成，人才之引用，為國難期間必然之需要，救亡圖存之絕對條件，前既言之矣。而充實國力，示敵以不可侮，調和經濟利得，以息貧富之爭執，順應人心，以安定社會之秩序，尤屬當務之急，此吾人所以不憚煩瑣，申論吏治，以冀滿足國民今日之共同需要，而杜禍源厥階焉！

(四) 吏治發凡

吏者理也，為吏者，本諸心，發諸行，以盡其在己，推己而及人也。叔世教化衰，風俗薄，適置律立法，俾為吏者有所本，而率土之內，不得異其致焉。此濟人治之窮

，補偏救正，所以有近代法治之提倡也！雖然，立法不外乎人情，為吏者究亦屬人類。衝心以論，人我不殊其趣，執法以繩，是非安得恣同。以之抑惡揚善，除暴安良，宜可國無陋政，人無怨尤，兆庶和協，永慶昇平也。然末世民訛，事繁人雜，為吏者既不能忠恕以將事，則曲觀法條，罔假律例，翻覆其口，上下其手，加以利令智昏，紙醉金迷，民衆福利，非所欲聞，國家政策，致失實效。為吏者殘民於下，執政者歛怨於上。迨夫弊積害深，衆怨不可遏，羣起騷亂，挺而走險。則金城湯池，反資賊以利器，深溝堅壘，適益暴以嚴防。昔之侍從武衛，萌殺機於鞞轂之下，陪臣宰衡，讓向背於肘腋之間。大事去矣，人之云亡。誠哉先民之言曰：「萊民得地，則九族陰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履輒不遠，殷鑑具在，忠誠謀國者，苟能奉懸將事，澄清吏治，易歛怨之謀為樹德之道，更種憐之胎為滋愛之基。庶幾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矣。記曰：「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治易，民貧則治難。」要其何以富？何以貧？吏治之清明與否實有絕對關係。又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民無餒凍之虞，而後始獲安居樂業；國有安居樂業之民，而後始足與言進步圖強。蓋桑樞蓬戶，人所不甘留戀；室無宿糧，士夫失其恆心。故曰：「安民易於為治，危民易於為非

，」此之謂也。第人事日繁，經濟之進步靡止，社會任自然律之發展，貧富之懸殊益甚。雖曰人文漸高，人類之能力增大，而在征服自然之過程中，利得分配之比例，遂代有差。是以工商業社會，資本之積累，每趨無限制之澎漲，農業社會，土地之集中，恆為有加無已之擴充。要其所以致此者，人類對社會之發展，未施干涉駕馭之政策耳！因之，貧者益貧，富者益富，利害之取捨，既有不同，人事之趨避，勢難一致。故為政者與豪紳毒蛇而不免黔庶之叛變，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惠澤祇及親戚，苛征被於全體，心私而行不公，計左而政六廢。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政揆道守，大聖上賢先吾兩千年已言之矣！

從人治至法治，演進之途徑，蹤跡顯然。而人治與法治之鴻溝，終無從分。人治尚心術，重人格，體物理，符人情，盡其在己，推己以及人。法治尚條例，重客觀，求其必然而不驗其當然。總其務者，雖至愚魯，而心術之良惡，要皆影響其最後之判斷，有關其詳審之鑑定。是以偏重人治，則法雖粗陋，而吏能補法之所不及；偏重法治，則吏雖庸碌，法能掩人之短。故爭持法治人治之是非長短者，議論紛紛，類皆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杳然難陳，莫衷一是。雖然，時值亂離，綱維墮地，重人治，則心術之

壞，適足助其奸，重法治，則律例限制之外，人民將趨於無法無天之一途。侵凌之餘，繼以殘殺，求治而反亂，又曷以善其後耶？是知濟法治人治之窮者，良好之政風尤關必要焉！

上者任法不任智，是謂執道以衡物。任公不任私，故曰：「以天下為大公，而後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樹之導標，先之勞之，其身既正，其令自行。民鮮有頑強不從，吏莫敢作奸犯科，政風嚴肅，吏治庶可觀其成也。

國難期間教育上應有的設施

(甲) 國難教育的意義 當此國難嚴重的時候，我們似乎應當討論國防計劃，防空演習，民衆的軍事訓練，國人的如何團結，和機械製造的如何發展，來渡此嚴重的國難，方為合理。當此一髮千鈞之際，似乎不應當談什麼教育問題，來擾人聽聞。殊不知教育乃國家命脈，一切事業的基礎，舍教育以言其他，猶是舍本而逐末。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所謂知己知彼者，豈易言哉？就是我們現在跑到鄉間去，問一個任何的莊農人，中國有什麼危急？外人怎樣的壓迫？國內的情形怎樣？設若國家一旦有事，我們應當作些什麼？這一類的問題，我敢說沒有一個人

雖然，吏治不可不整，刑罰不可不必。而信義行於君子，刑戮施諸小人。凡屬罪大惡極，例應殺一以儆百，有罪若不罰，難免效尤者足踵相接。一人賣國求榮得逍遙法外，則後繼者不可悉數，漢奸且遍於域內矣！所謂家賊難防，自伐自侮，值國難，飭紀綱，治亂世，用重刑，不其然乎！夫喻以大義，善良之視聽固有所瞻仰而不亂，若不盾以刑戮，則宵小之陰謀，何所憚懼而不逞！故曰刑罰者吏治之輔弼，醫亂之藥石也。

一九三六，元旦，脫稿於首都。

程俊民

能給你一個很好的答復，己也不知，而馬能知人。既不知己，又不知人，何能百戰百勝，以渡此難關。所謂知己知彼不是幾個首領的事，乃是全民衆都應有的能力，中國人的常識缺乏，是無可諱言的，因為常識缺乏，所以民族意識亦更談不到。我們知道，將來世界的戰爭，不是一個國家對於一個國家的戰爭，乃是有力民族消滅弱小民族的戰爭，我們中華民族的懦弱，已達極點，若不急起圖強，恐怕難免消滅的危險。圖強的方法，即在於教育之改善，與適合於環境。我國自清末實行新教育以來，迄今已六七十年，在此六七十年的中間教育制度做德，做日，做美，隨

政治的潮流轉變，缺乏一貫的政策，時至今日。外患日急，非將舊有之教育制加以改革，使其適合於目前之非常環境，不足以救亡圖存。所以說國難教育，是救國教育。國難教育與平常時期的教育不同，國難教育注重有關於救國的智能品德之培養，所以要將平常時期的教育加以改革。

(乙)國難教育的課程 國難教育既然與平常時期的教育不同，所以在課程方面，自然也有相當的區別，此時期的課程，應特別注重以下數者：

(一)應注重政治思想的訓練 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向來缺乏，不僅一般莊農人如此，即一般知識份子，也多對之意味索然。國難期間，應增加人民的政治思想，使其明瞭國際間的政治情形。所謂政治教育者，就是給人民灌輸一種政治知識，如各國的政治狀況，經濟政策，本國近百年史，近世外交史，以及中國版圖之變遷等，均應使一般人有澈底的了解。上述諸科目，雖已包括在課程標準之內，今特為提出，使更加注重，對於該項科目，或列為專科，或加增授課時間，使學生之印象加深。

(二)應注重軍事教育 近幾年來高中以上各學校，均添軍事訓練一科，但自實行以來，並沒有若何的成績，究其原因，不外學生的因循敷衍，未能與其他科

目等視並重。為謀收軍訓的實效計，必須嚴格的訓練，使學生的日常生活，真實的軍隊化，絕無半點假借，學科與術科的致試亦應特別認真，軍訓不及格的，無論如何不能升級或畢業，加添訓練時間，延長訓練年限，若能真實作去，設不幸一旦有事，離開學校，而成一戰場上的武士，如此方不負軍事訓練之真實意義。

(三)應注重技術的訓練 所謂技術的訓練，其範圍甚廣。例如：自然科學，機械製造等，都包括在內。近代的農、工、商，以及軍械軍艦等科學的發明，莫不與自然科學有直接的關係。中國是科學落後的國家，工業上，以及實驗室裏所需的藥品，百分之九十以上，仰給於外人，設一旦有事，其來源恐有斷絕之虞。所以現在學校中，應特別注重，盡量發展，使足自給，將來不至受封鎖政策的威脅。再如工程學，機械學，測繪學，醫學，以及藥物學等，均應特別重視。自然科學之重要已如上述，在文學方面，亦有不可忽視者。如有關於發揚民族意識的讀物，應盡量使學生閱讀，如名人傳記，亡國之慘痛故事等，均可以激起愛國心。

關於國難教育的課程，以上所舉各科目，大都均在課

程標準之內，今所以特為提出者，為使其加重分量，以應目前之急需也。

(丙)國難教育之範圍 國難教育的範圍很廣，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項如下：

(一)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可分為小學教育，中等教育，和大學教育三級。在學校教育中，實施國難教育，比較容易，因為學生已經受過相當的訓練，各級學生的程度雖然不同，但是仍可按上述的課程去作，按其程度的高低，而在分量方面，酌量增減，不過有簡單，複雜，完全與不完全之分耳。在小學的低年級和中年級，學生的年齡小程度低，技能教育，教授困難，精神訓練，應格外重視，如民族英雄的事蹟，防災的練習，以及其他激發民族精神的教材，應多增加。高年級的學生年齡較大，技能訓練，比較易為，如普通的縫紉，烹飪，防毒具的製造，及防災練習等工作，可以訓練兒童。初級中等學校，除施以小學高年級之訓練外，再略授以政治，軍事等常識，以便在後方服務。高中及專門以上各學校，除施以技能教育外，再實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打靶的練習，每月至少舉行一次。

(二)民眾教育 所謂民眾教育，即不以學校教育的

方式，而對民眾施一種訓練，如閱報，電影，戲劇等均可利用，在民眾教育中，首要的困難即教育的問題，驅除文盲，不是短時間所能作的到的。最好一方面施行識字教育，一方面由各民眾教育館多組織巡迴講演團，將時事盡量的向民眾宣傳，以激發其愛國情緒，在可能範圍內，亦可施以普通的軍事訓練。

國難是全國上下的國難，所以國難教育應有普遍性。任何人必須受相當的訓練，得到一種專門的技能，增加愛國思想，奮鬥精神，抱為國犧牲的決心，然後中國方有希望，目前的國難方能渡過。



仁豐紡織染股份有限公司



美人蜘蛛牌各種色布

◀北商埠市南濟址廠▶

九七五一號掛報電 三〇五又七九五一話電

管理……應用科學方法
技術……學理經驗並重

設備……時代化

工作……標準化

經營……合理化

仁豐紡織染廠是二十世紀迎頭

的嶄新工業自紡自織自染

完全國貨

大量生產下的開銷輕所以價廉

紡紗織布染色處處考究所以物美

美人蜘蛛牌布

鮮明耐穿，風吹雨打，
日晒鹼洗，均不脫色，

政教
軍警

制服布

草黃綠哈幾
藍灰色斜紋

各種布各種色

定織定染

保能滿意

零整批發

歡迎主顧

年朔大餘二十六朔小餘二十六得庚戌為成氏孔氏以世本襄二十二年之十月，當三統之十月，以續經哀子月朔已卯為丑月朔己丑為五月十一日

十六年之四月，當三統之四月，均考之未審。成氏又謂生日當從周歷，卒日當從殷歷。推其意，蓋以哀十六年殷歷偶與清時憲歷合，亦非據有他證也。又案孔子生年，公羊穀梁均云：

『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今公羊註疏本唐石經本均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據陸氏釋文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有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是陸氏所據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當據訂

左傳疏所引賈服說亦云：『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左氏先師推說孔子生年，與公穀同。所傳月日

亦當弗異以古歷考之是年十月庚子或為酉月二十二日或為二十一日據三統則為未月二十一日以是年十月庚辰朔日食子駿以為八月漢志有明文也惟史記以孔子之生，下繫襄公二十二

年，杜注據之以賈服立異，而祖庭廣記所引世本，顧與相同。考世本此文，唐人各疏，均未引及。又廣記之書，成于金代，斯時世本久亡，所引是否原文，殊難徵信。治左氏者，固當據賈服遺說，而以三統歷為主也。此復季剛足下。師培啓。

前答孔子生卒月日，率爾作書，誤者二事，今改正如左。

一事，顓頊歷當從人正起算，孔氏所推二則，均從天正起算，故以襄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酉月二十八日，哀十六年四月己丑為卯月十二日。今考顓頊歷襄公二十二年，閏在五月，從人正朔日為丁丑，酉月朔日為甲戌，則十月庚子當為二十七日。又哀公十六年人正朔日為己酉，卯月朔日為己卯，則四月己丑當為十一日。

二事，夏歷亦從人正起算，孔氏誤從天正起算，故以哀十六年四月己丑為卯月十二日。

培亦誤從天正起算，故以襄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酉月二十八日。今考夏歷襄公二十二年人正

朔日爲丁未，酉月朔日爲甲戌，則十月庚子亦爲二十七日。又哀公十六年人正朔日爲庚戌，卯月朔日爲己卯，則四月己丑亦爲十一日。此致季剛足下。師培啓。

黃季剛先生手稿

段凌辰藏

與段凌辰書

凌辰吾弟左右：分別遂彌年載，何嘗不對朔風而憶君！徒以性嬾作書，音問希闊。如以爲忘弟，斯大謬矣。海內大學，聞尚以中州一校爲整飭，久有願往觀光之心。去年承任翁介紹，其校主者，虛懷見聘。始緣爲石瑛所排抑，枉直未分，不得不留滯此都，坐待伸理。歲暮正思北上，而貴省已化爲戰區。引領嵩雲，慨想而已！日前託馨吾弟以鄙意奉告，擬乘暑假，一詣梁園。今獲來書云：張先生欲邀侃于下學期開學時，蚤來數日。具見側席相期之盛意，無異前年。欣感實甚。後此行止，當時報吾弟知聞，適暑有暇，亦盼常致書尺，以破寥寂。手此敬頌撰祺。愚小兄侃頓首。五月初九日。兄寓武昌涵三宮馬家巷八號，賜書可直達此。

凌辰案書中所稱張先生，即前中州大學校長今山東建設廳長張公幼山也。

秋熱復甚樓坐遣懷

三伏得快雨，暑氣暫藏逃。初秋發北風，夜坐思襦袍。陰陽既乖錯，涼燠均煩勞。金商不當節，火旻依然高。塵閨多瘡痍，重以田禾焦。試詢馮相氏，所說令心切。羲輪見黑子，

八表同炎敵。亭毒意誰辨，下民空嗷嗷。白露會須零，臨樓瞻斗杓。

醜婦詠

醜婦矜莊固其分。家臨大道無人問。日暮崎嶇閱過人，苦從鉛粉求風韻。道旁觀者偶笑嘻。翻教醜婦心狐疑。從來自詡無波井，白帽兒郎莫見欺。

聽鄰女彈琴歌 并序

外生李炎有此題嫌其未得修辭之理戲拈十句示之

霧鬢雲鬢殊未見。日聽琴聲出深院。未必琴中便有心，翻勞聽者生歎羨。秋雨蕭蕭夜淋慢，一燈無光人欲倦。妙唱驚聞阿得脂，此聲卽是歡聞變。遠鐘將動琴未停，不覺空房淚如霰。

壬寅歲來武昌時父友李護督停棺長春觀侃從李氏兄弟常宿是間今十餘年矣秋日來游故處猶能指記外生李炎有作遂次其韻

古屋塵凝感昔游，寒郊此日又逢秋。孤蓬自轉閒身在，上藥無靈術士愁。尚想姻朋殊貴賤，久將生死等休浮。道旁琢石成華表，遼海人歸亦白頭。

風仍不息頗擾宵暝再成一首

已識南風遜北風，揚沙三日萬方同。早寒便欲行冬令，晚穫還應棄歲功。畏佳山林吹籟後，蕭條廬里閉門中。焚鷄磔狗俱無益，且匿深帷學宋聾。

容子和予前韻其意甚悲更酬一詩以醒憂思顧不能自踐所言也

嗟君清句孰為鄰，發響淒然感我頻。故里田園勞夢憶，早年兄弟見情親。澄河縱遠非無日，愁夜偏長亦易晨。階級可輕門戶重，相期彼此愛閒身。

庚申歲朝作示凌辰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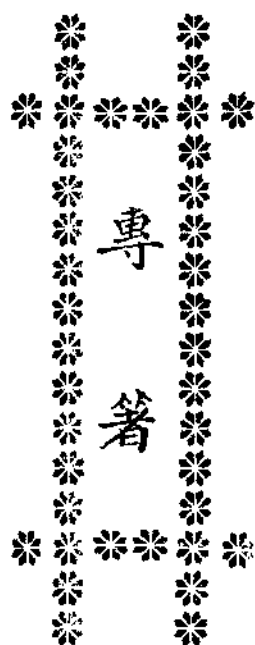
元辰清曉雪仍深，坐盼陽和變積陰。自笑拙為宜蹭蹬，何勞佳節警侵尋。新歸且識還鄉樂，獨寐難忘在澗心。最惜寒梅猶未蕾，此時尊酒對誰斟。

去年以閏月二十三日來武昌今一暮矣感賦

飄蓬原未定還期，江上誅茅又一暮。微奉極知猶忝竊，全家且喜免分離。鄉看秋草無歸路，門對青山有好詩。落日憑闌仍北望，長謠登岳憶年時。

(未完)





專著

八代文論史(續)

段凌辰

第三篇 東漢之文論

東漢文學，承西京餘緒，仍以賦篇為盛。其間文學名家，鮮有不能為賦者。惟一種文體，既臻極詣；則勢窮必變，情弊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阮元與友人論古文書）故班張以下，漸變馬揚形似之辭，開魏晉清麗之端矣。文心雕龍時序篇云：『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譁聚，故漸靡偏風者也。』舍人之言，未必盡是。然東京文風，亦可於此窺其大較。今觀後漢文論，固以言騷賦者為衆。而王充力黜虛妄，務貴淺易，以文實副稱為準，亦未始非辭賦之反響矣。茲於漢志詩賦略及王充論衡，別為專目。其餘文論，略事董理，依次述之如左方。

文心雕龍謂『君山汎讀文意，未能振葉以尋根，觀淵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序志篇）考桓譚新論宋時已不著錄。（隋志儒家桓子新論十七卷，後

漢六安丞桓譚撰。舊新唐志同。）諸書所引，嚴氏所輯，（全後漢文卷十三至十五）其中頗有論文之言。新論求輔篇曰：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興學書記，則不能修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

君山謂賈生因左遷失志，著文垂辭。與史遷稱屈原『愛愁幽思而作辭騷』，其意正同。觀誼傳世名篇，均出于謫居長沙之後，斯言信矣。史稱『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吳東有海鹽，亭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豫章出黃金。』（漢書地理志）是雖不盡為淮南國土，要皆與淮南接近。史又稱『安』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朝長安，約結上左右。』（漢書淮南王傳）是亦足證淮南財力之厚。故安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搦文著書，實以其貴盛富饒也。司馬遷之史記，固因遭變發憤而作。然使遷不為太史令，必不能偏讀石室金匱之書，則雖欲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何由哉？漢書楊雄傳言雄『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僮石之儲。』使雄材志儉嗇，懷符分祿，紆青挖紫，朱丹其較；則必無暇作深湛之思，為枝葉扶疏之著矣。（略本解嘲）故人之著書為文，其故非一

，不必盡自怨生。史遷所論，特其一端耳。新論道賦篇云：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

道賦篇又曰：

余少好文，見揚子雲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

千賦，則善之矣。』（案此文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又

意林引云：『揚子雲攻於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

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

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

者之門。』』藝文類聚五十六引云：『余素好文，見

子雲工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

為之矣。』』又西京雜記云：『或問楊雄為賦。雄曰

：『讀千首賦，乃能為之。』』西京雜記又引揚子雲

曰：『長脚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楊慎

尺牘清裁合諸書所引，錯雜成文，特為楊雄答桓譚書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梅鼎祚文紀皆以入錄，非

是。

觀此知人之為文，各從所好。學文之方，舍誦讀外，更無善術。蓋鋪采摛文，乃技能而非知識。非熟讀深思，不能啓其機巧。此言似拙，非能易矣。道賦篇又曰：

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

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揆其能否。

此謂人之文才，觀其一二篇，可揆其全部之佳惡；觀其少作之善否，可測其成就之小大也。注疏篇云：

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近，而粗

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

發病，彌日瘳。子雲亦言：『成帝時，趙紹儀方大幸

。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為之卒，暴思精苦。賦成，

遂困倦。小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納之。及

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北堂書鈔一百二作

『病發一年而死。』文選甘泉賦注作『明日遂卒。』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三作『一年卒。』三百九十九七百

三十九作『病一歲卒。』皆誤。茲從意林。』由此言

之，盛思慮傷精神也。

蓋思有通塞，情有流滯。文思不至，則竭情多悔；關鍵已

閉，則神有遊心。故理在方寸，或求之域表；義存咫尺，

而思隔山河。（參看陸機文賦及文心雕龍神思篇）此實至

苦之事，非深於此業者不能知也。

毛詩大小序，為何人所作。異說紛紜，莫衷一是。考

漢書藝文志但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

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迄東漢，毛傳始行，詩序亦出。

後漢書儒林傳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初九

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隋書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作，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鄭玄詩譜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公更足成之。』案世以序發端一二語謂之小序，以其少也；以下續申者，謂之大序，以其多也。又以小序為古序，為前序。大序為後序。今皆從之。鄭譜所謂大序，今所謂小序也；所謂小序，今所謂大序也。茲不用其說。其謂子夏作者，徒以孔子有『起予者商也』一語，此明為傳會，絕不可信。謂毛公作者亦妄也。毛公作傳，何嘗作序乎？蕭統撰文選，直以關雎序為子夏作，固承前人之說也。鄭玄又以小序為孔子作，王安石且以小序為詩人自製，益可笑矣。康成又謂『詩序本一篇，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亦信序而為此說，未必然也。世或謂大序自是宏為之，小序則係古序。案漢世未見引序一語，魏世始引之。（此說出於宋人。惠棟曾據後漢書楊震傳斥鄭氏葉氏之妄。案楊震傳亦非明引詩序，故不宗惠說。）序於周頌潛詩曰：『季冬獻魚春獻鮪。』全本月令之文。是大序皆當出於漢人。范曄既明指衛宏，自必不謬。（略本姚際恆古今偽書考）故今述東漢文論，以詩序繫於此。序中論詩要語，應為吾人所重視者，惟關雎一篇。其言曰：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文實本於禮記樂記。明詩歌之生，由於情動。後之言文學者，亦莫能外。古者詩與音樂舞蹈相合，更可證其為純粹之藝術矣。關雎序又曰：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文亦多本於樂記。詩之作用之大，實有如此者。後人評文，每有治世衰世亂世之分，其論當本於是矣。（參看拙著中國文學概論第八篇文學與時代）關雎序又曰：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鄭玄箋云：『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誦諫，詠歌依違不直諫。』孔穎達正義曰：『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蓋詩之為教，

溫柔敦厚，（禮記經解）其用在隱約風諭，漢志所謂『以微言相感也。』又曰：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所謂『變風變雅』，即衰世亂世之詩。歷觀各代，詩人丁衰亂之世，每多感時傷事之作。所謂『怨以怒』『哀以思』者，比比皆是。故此雖就三百篇立論，實亦歷代之通例也。至言『發乎情止乎禮義』，無異謂詩中須含有道德性。後世之論詩者，恆斷斷於道德問題。則此論影嚮於後世詩教，非淺鮮矣。又曰：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此所謂六義，即周禮之六詩。（春官宗伯下）孔穎達正義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

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蓋風雅頌三者，實詩之分類；賦比興三者，乃詩之修辭方法耳。序中僅言風雅頌三體之異，以見詩之分類，非無故而然。賦比興三者，闕而不說。因是遂滋異議矣。案鄭玄周禮注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美事以勸諭之。』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賈公彥周禮疏曰：『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者，凡言賦者，直陳君之善惡，更假外物為喻，故云鋪陳者也。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者，謂若關雎與后妃之類是也。』賈釋鄭注，未得其旨。孔穎達毛詩正義云：『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勸諭之。……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

說者據其辭不拈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于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發起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比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此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文心雕龍論賦篇曰：『賦者鋪也，鋪米搗文，體物寫志也。』比興篇曰：『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體故比例以生，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一作託）類。』詩品序曰：『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寫言寫物，賦也。』宋河南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朱熹詩經集傳於關雎篇云：『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於葛覃篇云：『賦者，數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于豳斯篇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尋詩家所言，相距匪遠。惟鄭君鍾生，各執異解。蓋賦辭直言，比語附類，興體假物。直言附類，彌覺明切；物無

固假，時見晦隱。明切易解，晦隱難明。故不有睚鳩，可
以他物起興；若在賦比，不容濫託事類。毛公述傳，獨標
興體，正以此耳。（略錄舊著毛詩周南經序傳箋文例略說
。又劉熙釋名釋賦比興，甚為的當，引見篇末。胡小石先
生修辭學大綱二修辭學史吟曰：『賦取直陳，此修辭中所
謂直敘法與鋪敘法也。比取寓意，此修辭中之喻法也。興
取由彼及此，此修辭中之敘言法也。』以近世修辭方法，
釋賦比興，甚易明了。可參看。）

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下篇將詳論之。其餘論文之
語，散見漢書及其他著述者，略述於此篇。藝文志六藝略
曰：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
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
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
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
全者，以也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藝文志實本劉歆七略。其言詩歌發生之理，百世不易。詳
詩歌之別，亦古今之定則。觀今世鄉里歌謠，予子孫孫，
相傳不絕。可證詩歌入人之深，其授受多恃口耳，不專賴
文籍也。班氏離騷贊序曰：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

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浞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其辭為衆賢所悼悲，故傳于後。

此明離騷九章之所以作也。離騷序曰：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脫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噲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浞少康貳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闢離哀周道而不傷。蕙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絮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

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宏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索孟堅力斥前人解說之失，或有當矣。其闢駁淮南之論，舉崑崙宓妃等為例，以為非法度之正，經義所載。此實以當時尊經之故，遂抑而下之。夫文辭之合乎經典與否，於其價值，本無增損。然以孟堅既有斯論，而後之言楚辭者；遂斷斷於經典之依據矣。王逸離騷序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載（一作綴）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較而朗。（則一作明）』此謂離騷修辭，全依詩經也。楚辭章句序曰：『屈原質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作憂愁思憤）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級秋蘭以為佩，則將朝將翔，佩玉瓊瑤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馳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

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多一作劬）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此論乃專為孟堅而發矣。文心雕龍辨騷篇曰：「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辭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脫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翳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一作玄）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馳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詠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駁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者，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鴛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原回傾地，夷羿淫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狹之志也。士

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酒日夜，舉以為惟，荒淫之惑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則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元作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幹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鑄經意，亦自鑄倕辭。」此又折衷前論，分列異同也。在昔尊儒崇經之世，經典依違，即優劣是非所關。自今日視之，此等爭論，甚無謂矣。班氏謂離騷「弘博麗雅，為辭賦宗。」此言頗得其實。其評靈均「露才揚己忿懣沉江。」則似失允當。蓋班氏之論屈原，與其論司馬遷，如出一轍。漢書司馬遷傳贊曰：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

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此文多本其父彪論史記之語，參看後漢書班彪傳。）

是則班氏之論靈均子長，皆美其文辭，譏其謬于聖人，薄其無保身之術也。然固之持論，亦不盡合乎經典；其黨附權門，終死獄中，尤未足以言明哲保身矣。善乎范曄之言曰：『彪固誠遷以為是非頗謬于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殺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遠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後漢書班固傳論）考班氏此論，實本揚雄。子雲之言，已見第一篇，今不復引。顏之推因是遂謂『自古文人，多陷輕簿。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顏氏家訓文章篇）試檢中國文學史，求其道德文章兼備如靈均者，能有幾人？而猶貽揚己責君之誦。其餘文士，尚復有完人乎？俗韻之苛，乃至如是，斯不可不明也。（參看拙著中國文學概論第十二篇文學與道德）王逸楚辭章句敘，曾力斥班論之非。其言曰：『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一作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

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一作婉婉，一作僂僂。）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不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班固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怨望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洪興祖楚辭補注亦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嗚呼！原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密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

：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過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于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為「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日疎。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比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二君之言，可謂深切著明，足為屈子申恨於地下矣。往者李札觀樂，曾論各國歌詩之不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卜商論音，亦明鄭宋衛齊之互異。（禮記樂記）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篇，更列四方聲音，區其所始。古者詩樂本為一事，聲音以地域分，即詩歌因地域而異。是各地文學不同，古人早已知之矣。然各地文學之異，實非聲音一端所能盡；其所以致異之由，亦甚複雜。漢書地理志論文學與地域之關係，有足述者。其言曰：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則風俗之構成，一由於水土風氣之不同，二繫於君上政教之漸染也。文學與風俗有密切關係，則各地文學之互異

，自亦不僅繫於地理，更受政教之影響焉。地理志又曰：秦地，……詩風兼秦函兩國。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大王徙邠，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轆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楚僮，西近邛笮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阨。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剽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楊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魏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

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魏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於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冀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韓地，……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右雉左沛，食漆洧焉。土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漆與洧，方濯濯兮。士與

女，方秉管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陳國今淮陽之地。……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趙地，……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剝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躡，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

齊地，……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虜之間兮。』又曰：『嗟我於著乎而。』此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魯地，……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謀。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聞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

學。上禮義，重廉恥。……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

宋地，……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

衛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吳地，……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讀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與地理志所論，可互相發明。其言曰；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郿郡王園甘廷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羊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

民俗習修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詳孟堅所論，可知各地文學之異點，不僅在聲音一端；其修辭之彩色，亦自不同。更可知文學上方隅色彩之構成，不僅因於地理政教二事，人力亦為之主。如王褒嚴遵楊雄之于司馬相如，宋玉唐勒等之于屈原，是也。然古者政教之設施，胥本乎風土人情；而大文學家之成就，亦皆與環境有關。故仍可謂之繫乎地域也。（略錄中國文學概論第九篇文學與地域）班氏文論，略盡於斯。其餘散見著述中者，或僅隻辭片語，或無關文辭要義。如漢書馮奉世傳贊云：『伯奇放流，孟子宫割，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與弟超書云：『傅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典引云：『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奏記東平王蒼云：『屈子之篇，萬世歸善。』答賓戲歷舉古人用文垂世，以釋其自娛斯文之故。凡此之類，遠數難終。茲以限於篇幅，不具論矣。

七言詩之起源，自來聚訟紛紜，直至今日，猶不能決。索摯虞文章流別論云：『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此從鳥字斷句亦可，非七言也。任昉文章緣起謂

始於『漢武帝柏梁殿聯句。』柏梁詩實為偽作，其中時代官名，多有不合。顧炎武日知錄已詳言之，亦不足據。日知錄又論七言之始曰：『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尺，即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開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綺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招魂大招，實非七言。靈樞經南宋時始傳于世，當是偽書。神女賦二句，確為七言，然非全篇也。故顧氏之言，亦未可信。今若在漢以前韻文中摘取一句或數句以為七言之例，如詩經：『昔也日開國百里。』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類殆不可枚舉。即舉全篇七言，昔人所指為秦漢以前之作，亦不乏其例。如孔子臨河歌獲麟歌，伯牙水仙操，其最著者也。然此等作品，皆出後人偽造，不足為據。故言七言詩起源，仍宜自漢世尋其端緒。張衡之四愁詩序，實足為研究七言源流之左證，惜世人多不注意及之也。序曰：

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深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道。

索傳玄擬四愁詩序云：『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

是可證四愁確為七言詩無疑矣。序中自言則象屈原，其詩首句，猶用楚辭舊體，是可證四愁詩本於楚騷，又無疑也。

○沈德潛說詩碎語有云：『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沈

氏舉大風為七言之例，甚可注意。按大風用楚調，楚人之辭，每雜七言；楚辭所錄，幾篇篇有之。劉邦項籍，均為

楚人，故大風坡下，襲用其詞。兩歌句中，皆夾用兮字。

兮字之用，在文辭可藉以足句，在歌時則用以助聲，並無

實義。故大風後二句，去其兮字，即與七言詩無異。漢武

帝秋風辭軻子歌，亦同于此。至乎子四愁詩，則首句猶帶

兮字，以下純為七言。靈帝招商曲，亦復如是。其婉變之

迹，昭然可指，又乎子思玄賦，模效騷經，其篇末系語，

即七言詩。益可證七言之興，與楚辭有密切之關係。下逮

魏世，文帝有燕歌行二首。纏綿悱惻，可泣鬼神，始全易

楚騷之面目，蔚然自成一體矣。

王逸之論楚辭，除上所引，猶有可稱述者。自司馬遷

謂離騷之作，出於憂愁幽思，欲藉文辭諷刺世事，冀君覺

悟。後來言楚辭者，皆篤信子長之說，不敢為異。王氏持

論，亦堅執舒憤諷諫二義，以釋各篇之旨。楚辭章句序曰

：

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

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二十五篇。

離騷序曰：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譖，（一作邪）憂心煩亂，不知所

愬，乃作離騷。……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

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于正道而還己也。……其

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

草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

。

九歌序曰：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

一作祀）其利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

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滯鬱，出見俗

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

。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

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文詞

意周章雜錯。）

天問序曰：

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彷徨山澤，（一作

川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

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瑰）

瑋孺僂，（一作譎詭）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何一作呵）以溍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序一作敘）

九章序曰：

屈原放于江南之壘，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卒不見納，委命自沉。（卒釋文作碎）

遠遊序曰：

屈原履方正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譎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一作偉徭山野）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潔恬。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一作繡一作秀）發，遂殺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

卜居序曰：

屈原體忠貞之性，（體一作履性一作節）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己執（一作獨）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聞一作審異一作要）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序曰：

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九辯序曰：

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閹蔽，（一作昧）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

大招序曰：

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一無明字）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觀上所引，知王氏於屈原全部作品，皆本于長以來解釋離騷之舊說，為之演暢，未敢稍持異議也。王氏更確認靈均作品在後世影響甚大，各篇序中，屢明斯義。楚辭章句敘曰：

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

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據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自（一有孔丘字）終漢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離騷序曰：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愍一作閔）

天問序曰：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天問後序曰：

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自太史公口論之。……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記，（一作經傳）以解說之。……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序曰：

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遠遊序曰：

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漁父序曰：

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辯序曰：

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亦采其九以立義焉。（采一作承）

招隱士序曰：

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并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也一作云爾）

七諫序曰：

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一作憲）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序曰：

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一云受命而生）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一云追以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序曰：

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汚濁，遭世澗濁，（澗一作泥）莫之能識，進而懸之，（一作諸）故作九懷以裨其詞。（釋文作埤作說）

九歎序曰：

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辨章舊文。（辨一作辨）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

九思序曰：

逸，南陽人，（一作南郡）博雅多覽。讀楚辭而傷悲，屈原，故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一云咸嘉嘆之）作賦騷辭以讚其志，則皆列于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

觀叔師所述，後人傳述楚辭，及繼屈原而有所撰著，可見其魔力之大矣。劉勰謂其『衣被辭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龍辨騷篇）豈虛語哉！考國語楚語伍舉有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騷，愁也。離，畔也。』離騷騷離，其義相通，皆楚言也。（參看梁

章鉅文選旁證）太史公謂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司馬貞索隱引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班固曰：『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楊雄旁情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與反離騷，其義正同。是離騷即牢騷，今之常語也。諸家詮釋，雖有不同，而不甚相遠。王逸之楚辭章句，離騷下則有經字。逸為之釋曰：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以風諫君也。（離騷序）

窺叔師之意，似以經字為屈子所自題矣。考古人引離騷，絕無經名，間有尾以賦字者。如漢書賈誼傳云：『被讒放逐，作離騷賦。』（顏師古注曰：『離。遭也。憂勤曰騷。遭愛而作此辭。』）地理志云：『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以自傷悼。』經之一名，當為後人所加，非屈子原題。故洪興祖補注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相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然王逸之前，既無經名，而逸為楚辭章句序，首段述孔子『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直欲以離騷配經。則經字或即逸所自加。欲以示尊屈子也。（楚辭舊本九歌至九思下或皆有傳字，傳因經而生

，亦後人所加也。）叔師於九歌以下之篇名，亦多有解釋。天問序云：

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

九章序云：

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九辨序云：

辨者，變也。謂激道德以變說君也。（辨一作辨）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

招魂序曰：

招者，召也。以手曰召。魂者，身之精也。

惜誓序曰：

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為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一作從之）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

七諫序云：

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畫

諫，慙懣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

九懷序云：

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一作流放）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

九歎序云：

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讚一作贊輔一作鋪曜一作耀）。

其他諸篇，亦有類似解釋篇題之語，今不備引。王氏之言；多病刻意求深，字字尋其實義。其篇中注語，亦每見拘守一義，至有不可通者。漢人注書，每多此病，不獨叔師為然也。

劉熙釋名二十七篇，歷辨萬物稱號，究其義類。（語本後漢序文苑傳劉珍傳及熙自序）其中詮釋文章之名，多有可取者，如釋言語第十二有云：

文者，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

考前世之釋文字者，如周禮云：『有與赤謂之文。』（冬官考工記）此專就物之色采而言也。許慎說文解字云：『文，七造也，象交文。』（文部）此就文字而言也。至劉氏始合

二義，求其會通，以為彩繡之美，乃文本義；屬辭美同彩繡，故亦名文，詮釋至為確當也。釋典藝第二十曰：

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

其釋賦比興三義，較之後儒，簡而有當矣。此外於各種文體如奏牘檄策告表約敕（見釋書契第十九）傳記令詔書論讚敘銘誄證譜碑詞（見釋典藝）等，於古書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經緯圖讖易禮儀尚書春秋國語爾雅論語等，皆有解釋。以無關文理，故不論。

自尚書序謂文籍之生，在畫八卦造書契之後。（書序語本不誤）後之言文學起源者，遂斷斷於文字之發明，以為無文字無從有文學也。鄭玄論詩，更以載籍有無為據，謂詩道之興，不于上皇之世。詩譜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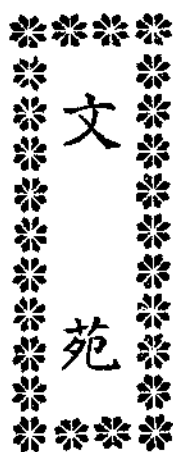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遠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夫文學為達情之具，情之在人，與生俱來。小兒啼笑，即存詩意；愚夫談話，時見雅音。小兒愚夫，固不識文字為何物；然以其所表達者，書之竹帛，即為至美之文辭。未有文字之前，其人稟氣懷靈，自亦富有情感。其發舒情感

，形諸歌詠，即為文學之起源。故論文學起源，既不能斷自文字發明以後，又不容以載籍有無為據。蓋黃農以上，雖載籍蔑云；而感物吟志，理無或異。原其所始，實明情理；文或不傳，何煩舉例？故康成之言，未足信也。（參看中國文學概論第六篇文學之起源）（未完）

發行部啓事

查本刊濟南市總代銷處推銷員張起凡，現已辭職，所有本市推銷事宜。改派劉蘇民担任。此啓。



文錄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利廣霑移民墾殖辦事處工作報告書序

韓復榘

黃河之為害於豫蘇魯冀諸省，已越數千年矣。其下游自奪大清河由利津之鐵門闕入海，亦越八十餘年。此八十餘年中，黃流挾泥沙而下注，日益淤墊。兼之尾閘河道，屢生變化。於是涸成之淤荒，方廣亘百餘里。蓋黃河之為害雖烈，而尾閘之一片淤荒，未嘗不可因為利也。余自民國十九年九月，來主魯政。視察所及，即以尾閘淤荒，土質肥腴，可資墾殖。至二十三年秋，河決於冀境之貫台。而魯西壽張穀澗范東平諸縣，均被殃及，爰有移民墾殖之議。時民團趙指揮明遠駐防利津，乃屬就近察勘。計淤荒之可墾殖者，約二十萬畝，遂規定移魯西災民七千，建設新村，並成立辦事處，即以趙指揮兼任處長，負責籌劃進行。自二十四年二月，開始籌辦，越年餘，而移墾諸事，規模畢具。邇者趙指揮以年餘經過，輯成專刊，請序於余。余以山東當黃河之下游，隄防歲費不貲。近年復迭經潰決，公帑私產之損失，何可以數計。今尾閘淤荒之移墾，雖稍資補救，亦不過萬千分之十一耳。然頻年淤墊之田畝，既肥沃可耕，自不能不從事開發，俾免利棄於地，此所以提議墾殖也。披覽工作報告

，經營尚稱得法。而於管理墾民，指導農事，尤規劃詳明。從此繼續推行，將見方百里內，新村蔚起，荒田悉成沃壤，而保衛亦利賴之。此亦新建設之一端，可與人以共見者，夫孰謂黃河有百害而無一利也耶！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望日，山東省政府主席霸縣韓復榘序。

翻印宋刻孝經序

李樹春

孝為百行之首，人之恆德。故孝之為義，如三辰之經天而常明，如五行之運地而常利，如布帛菽粟之於人生，而不可須臾離也。經云：『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吾嘗三復斯言，而知聖人以孝治天下之為用廣也。降及晚近，世風不古，民俗墮壞，道德淪亡。綱常之義已泯，禮教之防已潰。甚至邪說紛起，孝義不明，倒行逆施，變本加厲。如魍魎之晝現，如魍魎之橫行。舉世若欲狂泉，為害烈於洪水。長此任其潰決，不加隄防。則莽莽神州，不待敵國外患之來，而陸沈之禍，恐將難免矣。余忝長民廳，有易俗移風之責，夙夜祇兢，時以覺世牖民為務。蒿目時艱，愍馬如擣。亟思以政教挽回風氣，以道德匡正人心。因見王一亭先生影印宋刻孝經一書，註釋詳明，詞嚴義正，足為後學講誦之善本。并附有一亭先生二十四孝圖說，暨對鳧老人詩跋。意旨深切，尤足發人猛省。爰重印若干部，以廣流傳，願讀是經者，知孝為百行之先，萬化之本。必能孝始能『以順移忠』，必能孝始能『立身揚名』。口誦心維，父召兄勉，身體力行，

樹之風聲。庶幾孝起於家庭，化洽於宇內。本根既正，而枝葉自榮；趨向既端，而民風歸厚。其於世道人心，不無裨補也歟。茲當付梓之始，爰弁數言而為之序。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樊輿李樹春。

潢川張氏新譜序

張鴻烈

昔太史公上采世本，下稽春秋，列譜牒於史記。承學之士，便於考索，遞沿弗革。自西學東漸，羣以西史編纂，專重於時代之文化演進，與國史體例不同。舉凡本紀世家列傳等之紀述，至譏為私人家乘，而圖表譜牒，更無論已。聞嘗瀏覽中外史籍，默察夫民族聚散盛衰之由來。竊幸前史之著錄有徵，而能於數千年後略尋其綫索。然亦不幸前史之書缺有間，而未能於數千年後探原竟委，得成一整個之民族史也。春秋時伊川有披髮野祭者，辛有謂其地不百年而為戎。嗣後戎族之聚散，漢族之興亡，當時既無記載，後世未由考稽。周原臚臚，黎庶芸芸。戎歟漢歟，未容臆定。秦漢而還，劉蕭楊李諸大姓，間由歷代帝王賜予歸化之外人。設非受姓之初，見之史乘，則今日安知上述諸大姓中，有匈奴鮮卑等民族之屢入。因是可知譜牒紀載，實為民族史之嚆矢。倘更發揮而光大之，則今日各民族共同締造之中華，本水源，各有所自，亦可以吾全民族文明演進之光榮，睥睨世界矣。然而官書徵信，缺焉不詳。倘就吾民族各姓之系統，列為譜牒。爰自受姓之初，以及歷世遷徙之所在，詳載靡遺。即更百千萬年，則就各姓之譜牒綜合而參稽之，固全部之民族史也。今之社會學家，嘗以吾

國人家族觀念太重為病，明達之士，早辭而闢之。尚未知夫一姓之家族，即全國一部之民族。家族不辨，民族亦淆。推而言之，一姓中家族之人，不能明晰一家之系統，則一國內各民族，亦即不能維繫一國之命運。古人所謂國之本在家者，殆以此歟。況今世盛行殖民，去國千萬里，家族之關係日益薄。國家縱有保護政策，而主客異形，周旋日密，血統尤易混淆。不數世後，未敢保其不為人僂也。是則保障民族，發展國家，而於家族之系統，必須有詳明之紀錄，俾世世子孫，均得明瞭其聚散之由。則國籍家乘，互資印證，隨時隨地，又安能同化而僂之，此家譜之在今日所以為急需也。同宗筱台弟，近感於此，爰糾族人，續纂族譜。肇述於始遷祖，以迄於今，一洗前人虛冒鉅族之陋習。所記雖止數百年，而於一族遷徙聚散之經過，必信必詳。嗣後如仍本是旨而續修之，更閱百千萬禩，則吾宗此支之譜，即全中華民族中一部之信史也。譜將告成，問序於余，因知其關係非止一姓之記載而已也，略述所見，質諸筱台弟，其亦莞爾而許之乎。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第三屆第五週年工作報告序

張鴻烈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此總理詔示吾人之遺訓也。惟欲解決民生問題：消極方面，自以輕稅薄斂，取消苛雜為急務；而積極方面，則非從事建設不為功。是修築道路，架設電話，發展農業，開掘礦產，排洪通航，墾荒造林，通商惠工，舉凡民生之所需，均為刻不容緩之圖矣。惟建設事業，經緯萬端，必入力財力相輔而行，始能有良好之成績。際此百業凋敝

農村經濟總崩潰之現代中國，欲從事大規模之建設，已屬不易；況山東乃農業省區，又值兵匪水旱循環為災之時，農村經濟窘迫，已至無以復加地步，欲有所建設，不更戛戛乎其難哉！然而交通不便利，水利不振興，天然富源不開發，農村又何從繁榮，民生亦何從優裕也！主席韓公明其然，故雖處此經濟力薄弱省區，農村窘迫時期，然於可能範圍內，其於建設事業，猶復推進不遺餘力，數年來本廳所以稍有所成就者，即原於此。溯山東建設事業，自民國十九年九月迄今，為時已越五載，在過去已經實施之建設事業，已分載於本廳建設月刊，各項個別工作報告，年度統計報告，二十一年九月鴻烈就職二週紀念報告，及二十三年本廳各項事業概況及將來之進行計畫中，茲不復贅。其含有繼續性，及為最近年來所努力經營各項事業，則分別記載之，刊印成冊，公諸國人。豈欲藉此以自炫？乃聊以之就正有道，以規其裨益民生如何云爾。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張鴻烈識。

祭張老伯母段太夫人文

張鴻烈

維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山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如侄張鴻烈。敬祭于張老伯母段太夫人之靈曰。

千木龍潛，紀明鷹揚。清德世濟，厥緒惟昌。方祗凝瑞，寶婺懷光。爰有賢母，該輔于張。惟母之懿，金聲夙振。和順內融，溫良外潤。動容中禮，不言而信。彤管遺詠，永昭女訓。亦既有行，乃齊其家。境衡豐嗇，用度儉奢。神襟蘭郁，義方孔嘉。才子承教，蔚為國華。

矯矯令嗣，學能致用。訐謨辰告，大府雖重。綵衣可娛，甘旨時供。德音洋洋，與人有頌。謂仁必壽，聞諸前哲。如何賢母，弗登耄耄。彼蒼無厚，繁霜急節。日在析津，遠殞清質。嗚呼哀哉！悲風嫋嫋，丹旄縈縈。鷺輅既駕，將卽佳城。親故流涕，行路傷情。靈兮有知，歆此哀榮。嗚呼哀哉！尚饗。

齊魯大學年刊序 代朱經農

郝昺衡

左傳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太史公曰：『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蓋自尚世以還，帝王邑居，率在東土。神農之營曲阜，少皞之都窮桑，簡冊所書，由來已久。若其乘河嶽之精英，發皇古之潛德，商周而降，文物所萃，推原盛衰，可得而言。自武王觀兵孟津，商祚告罄。公旦多知，弼彼冲人；尚父惟師，表茲東海。並以王室懿親，為諸侯長。泱泱之治，著於盛時；郁郁乎文，存於東國。曆史氏之舊聞，致行人之永歎。此一事也。晚周之頃，宣尼命世。設禮容於早歲，作師表於萬年。詩書之業，自是益隆；禮樂之傳，於焉不絕。垂沂泗之箴規，致高山之仰止。此二事也。逮至戰國，諸子朋興。載書五車，博辯三日。九州五德之傳，談天雕龍之術。波瀾雲詭，萃於經下。執一曲以為方，舉萬物而為說。此三事也。秦一天下，燔毀詩書。雅故不存，微言幾絕。洎於西漢，文籍頗出。伏生傳口授之業，安國定孔壁之書。至如申培轅固田和高堂之徒，究心六藝，作則海頻。傷末學之將湮，延經生之素業。此四事也。是則姬周以還，時經千載，禮樂文章，鍾美海右。故

欲尚論學術，攷鏡源流，舍齊魯莫由矣。本校創設始於登州之文會館，於今且七十年。民國六年頃，乃遷置今地。庠序宏開，景物茂美。崇山峙其南，大河流其北。城闔周匝，花樹扶疎。一堂絃誦，禽鳥相聞。抒思古之幽情，啓沃聞於來日，固吾儕之所望也。民國二十年秋，經農來長此校，踰年有印行年刊之舉，所以追維往事，篤念來茲，假簡華之程功，係懷思於靡既。爰為述齊魯往昔學術文物之盛，以弁於篇，庶諸生顧名思誼，而知所奮發也。

潘室王孺人墓志銘

李敏修

吾衛諺語有云：『娶婦當娶縣西北，嫁女當嫁縣東南。』近讀吾友潘子少梅述其繼室王孺人事。益感斯言之可味也。汲邑東南濱大河故道，土地廣漠，生計較適。西北數十里，入蒼峪山。又數十里，接林慮境。向右為霖落山。層巒疊嶂，澗壑迂繞，求數里平坦，或不可得。居民鑿石壅土層累上為梯田，值霖雨輒衝決。逾歲復築之。故人多耐勞而嗇，衣補綴，屨粗糲，夷然自適。不知珍羞之美，紈帛之安也。孺人出蒼峪獅豹頭村王氏，為邑中名族。業耕讀長子孫於茲土者，蓋百餘年。孺人生萬山中，習勤苦，工心計。年二十一，歸少梅為繼室。少梅自其祖榮堂父梅軒兩先生，文學重一時。少梅蚤知名，性爛漫，不屑屑問家人生產。梅軒先生令長甯，卒於官。少梅萬里奔喪，扶柩歸葬，家益落。母夫人出筭藏衣飾，典鬻以濟。按口數米，計日問鹽。家人恬嬉如故，孺人竊竊憂之，或抑鬱致病。既知不可力爭，託故之母家，盡貨奩具簪珥，易置田畝，收子息，儲積待用。迭遭家變，人漸知物力艱難。

君姑老矣，委以家政，劈劃有條理。出所積米麥，濟硯田不足，復以餘力鳩工庀材，補舊居罅漏，拆其腐者新之。迨兒孫繞膝，孺人積勞漸不支。病亟，啓筭出番洋數百，授諸子備身後。曰：『毋累吾夫子也。』近日學者醉心物質文明，婦女尤侈，為夫者供給為苦，破家至不可勝數。孺人舊婦女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孺人父諱澤廣，清國學生。適同邑潘炳麟，少梅字也。卒之日為民國乙亥仲秋八日寅時，距生于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卯時，年六十有四。子男二。延祚，河南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景祚，河南大學文科畢業。孫男五。世錫，河南大學文科肄業。世鈞，世鈺，世銓，世鐸。孫女一，世華。曾孫女一，蘊貞。為之銘曰：

弱國之臣，貧家之妻，但盡吾力所能盡，事或不可為而可為。口不言勞，心不知疲。事倍功半，惟日孜孜。庶幾乎顛藉以扶，而危刺以持。嗚乎！世之謀人家國，貪天功以為己力者，其鑑於茲！

和詠懷詩題辭

古直

昔休玄擬古，入謂勝乎士衡；東坡和陶，自云不愧靖節。由今觀之，殆於不然。夫欲似其人，宜不止於循聲逐貌；而鑽仰所自，道固資乎亦步亦趨。康樂鄰中，悉琴其性情；醴陵雜擬，並斲其文體。品藻淵流，具美兼善。信如大匠之有規矩，不可踰越乎！段子凌辰，生乎梁國，挹枚鄒之清芬；居隣山陽，接竹林之逸韻。日者過存，出示和詠懷詩。宅句位字，準擬非遙；躡謝追江，驂騮欲度。肖中郎於虎賁，譬伐柯之取則。非第商周不恐，乃疑風雅

都會矣。雖鳴當盛世，怯於造哀；感慨之深，猶若少孫。此則時之所限，未足以爲郵也。吟賞已竟，因之題辭。梅州古直。

南征賦并序

段凌辰

壬戌歲暮，自武昌旅遊長沙。延睇江山，益增懷土之思。既歸，作南征賦。其辭曰：
 歲在閏茂兮，月維終章。風伯飛寒兮，羣鳥夜呼。雙妃徒倚兮，泣於江途。贈我秋蘭之
 珮兮，遺我明月之珠。牽衣掩面兮，息淚愬余：『有美二人兮，湘水之邊。風日霜夜兮，凋
 厥華妍。江波已爲不流兮，幽竹因而成斑。是汝故鄰兮，幸勿棄捐。』聞此言兮心悲，垂涕
 泣兮涓涓。命僕夫兮指湘川。矢屏魑魅兮，拯此婣媿。披新製之荷衣兮，易夙昔之芙蓉。佩
 杜蘅而帶蕙兮，冠切雲之瑩霜。駕羽人之青虬兮，載靈旂之揚揚。乘迴風余上征兮，望帝閭
 而周章。戰士先期啓路兮，二童護余以瑤芳。朝發軔於江夏兮，夕余至乎岳陽。欲少留此勝
 土兮，惜初月之無光。扶雲門而下晚兮，見凌空之危樑。野火灼其暴發兮，照赤水之泱泱。
 洪濤鬢鬢有聲兮，共悲風以淒涼。悵潺湲之修逝兮，情於邑而中傷。征鴻飛鳴過我兮，告余
 以不可留。乃騰驥而南征兮，遵湘水而夷猶。曉風峭以侵肌兮，馬寒鳴而未休。扶桑倏轉飛
 輪兮，羣醜悵其潛幽。渡汨羅而踟躕兮，哀繫繫之沙邱。靈均懷其忠正兮，去廟堂而偃梧楸
 。知哲王之無憑兮，獨彭咸以爲倚。恨江魚之無知兮，徒冥冥而悠悠。斯人憤其去遠兮，吾
 何往以師求。長太息而掩涕兮，腸迴環而九折。痛嚴霜之先零兮，哀衆芳之早歇。松柏尚其

未凋兮，凌風逞其嬉悅。百卉既已不榮兮，更何庸傲夫霜雪。感此傷我春心兮，悔疇昔之內熱。百歲忽如隙駒兮，何斷斷夫污潔。四時代序以催老兮，豈獨遺夫賢哲。笑儒士之迂遠兮，猶矜矜于名節。吾見夫白骨之暴岸兮，固無判乎優劣也。若跖丘之虛名兮，則亦枉其有別也。二童為余拭涕兮，轉驚車而復路。披重鬢以圖南兮，期橘洲以為度。鳳凰翩其承予兮，下女姍姍而來附。長空繽紛而飄彩旂兮，紅日障其將暮。庶物繁其無名兮，羌不辨乎丹素。見玉輅之迅轉兮，二妃迎余江之樹。向朕車而流盼兮，復踏踵而回步。整雲髻而延秀頸兮，振羅裳而鳴寶璐。蹙娥眉以狐疑兮，似中心之多故。欲相進以結言兮，懼羣下之不忤。解蕙纓而折瓊枝兮，顧宓妃以通想。宓妃纏余以芬芳兮，又申之以湘紉。跪敷衽而云對兮，吐馨香其若蘭。『吾儕朔土之人兮，今幽處乎江干。聞猿狖之夜啼兮，魂躑躅而不安。復烈日以輻射兮，肆虐厲其無端。嗟危波之滔滔兮，颶風摧流而激湍。虎豹猶寧以噬人兮，日吼怒乎山巒。望九嶷而不見兮，歸帝京乎路漫漫。觀白露之下降兮，凋秋卉之渥丹。恐容華之遲暮兮，將芟焚而蕙殘。君心耿介以正直兮，其終為舒此急難。』涕浪浪而沾襟兮，喟貞靜而歷茲。止衆悲而目蒼梧兮，願盡心而援之。懷椒糈以為羞兮，就重華而陳詞。命雷師以啓行兮，指海陽以為期。經麓山以遊目兮，瞻曠野之修遼。白沙漫其無垠兮，嘆民生之寂寥。山鬼啼烟而向余兮，搖霜葉之蕭蕭。氛氲忽其蔽路兮，日昏晦而多妖。雄虺倏忽而往來兮，長人從目而肆驕。封狐搖首以索魂兮，蝮蛇橫水而騰蛟。余心悸而魄散兮，迴驚駕乎江坳。既南

夷之若茲兮，更何庸夫懸懸。向英皇而申言兮：『願相攜以北旋』。妃惓惓而向余兮，頽顛頽而忿悃：『冀夫君之復見兮，得中情之敷宣。雖九難其猶未避兮，豈真正之可悛。誓將留此夷土兮，或零桂之有緣。』美人亮已不從兮，余未敢以違逆。望冀野而心詣兮，念故都之久隔。幸民心其猶未變兮，尚豐年其有穫。會閭里之無虞兮，將二親其悅懌。飛鳥尚知擇棲兮，狐死必丘場。人情同於懷土兮，豈余心之獨易。况此邦之偏鄙兮，又少原而多澤。彼殊俗之佻巧兮，未可共夫朝夕。昔夫子之去邦兮，義猶取乎接淅。不吾知其亦已兮，更何戀夫蠻貊。辭英皇而陟赫戲兮，愴中懷而滂沱。忍離情而不顧兮，遵吾道夫故宅。亂曰：尼父在陳，吟歸歟兮。久處異邦，故園疏兮。澆斯楚俗，不可居兮。膏車秣馬，返舊廬兮。

孟公瑞符墓碑

段汝辰

公姓孟氏，諱潤芝，字瑞符，清候銓分司，河南某縣人也。父錫琪公，邑名諸生。有子二，公居長。幼出為世父錫玉公後。溫恭篤惠，曲盡孝思。至情所感，使兩家合爨，雍雍穆穆，同居數十年。雖公藝宏父，何以加茲。性坦易，而持德貞固。與人交，久而益敬。少讀書，能通大義。工詩古文，未嘗矜其能。凡有請益，罔不盡情。是以鄉人仰之，猶部婁之於泰岱也。光緒丁丑，旱魃為災。公略為經紀，出其餘巧，則禾黍油油，牛羊茁壯，與豐年相若。治生之術，亦云精矣。自餘嘉言懿行，遠數難終。家乘已詳，茲可得而略焉。卒於光緒二十八年，年六十有四。配苗夫人，咸豐七年卒，年二十。繼配馬夫人，同治十年卒，年三

十有一。子一，樂衆。繼配孫夫人，仁愛有禮，克該其輔，族黨共贈匾額，旌其善行。民國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三。子四，樂祥，樂唐，樂舜，樂芳。孫某某。銘曰：
惟孝與友，是亦爲政。公之庸行，爰出至性。青青宰樹，巍巍鬣封。百齡千禩，明德之宮。

詩錄

挽固始二區民團陣亡諸烈士

張鴻烈

湘鄉遭世亂，計維衛閭里。就地募丁壯，團練名以始。訓練日益精，忠勇堪驅使。由鄉以及國，聲威徧遐邇。終以夷大難，豐功著國史。吾鄉苦匪患，乃亦師此旨。頻年捍禦功，稱道未容已。溯自赤寇興，餘禍及桑梓。諸君奮神勇，前驅不畏死。卒能摧逆峯，保全各村市。國軍仗聲援，藉以搗賊壘。策勳諸將帥，榮寵自無比。戰骨散荒原，誰復識名氏。況皆鄉子弟，安忍漠然視。妥慰諸英靈，乃依古社祀。同情表追悼，哀榮良足紀。

題國立武漢大學豫籍同學錄二十二韻

段凌辰

落葉失本枝，流泉辭故谷。清咽難爲聲，慘顏紛在目。自我賦北征，九度見蘭菊。粵海泛餘皇，秦塞走軒轅。山河信不異，人事幾反覆。回念武昌時，俯仰感局促。昨得君子書，遙憶蛇山麓。黌宇構崇閭，泮林開清淑。想見青衿士，彷彿聞披讀。進德惕若厲，術業宏專鶻。益慚羈旅人，招悵乖所欲。神州茲多難，瀕洞驚沉陸。盜糧竟屢齋，百里嗟日蹙。計極

相斯民，良莠在時育。啓迪任彌重，敷教固宜速。衆知苟日躋，古隆自可復。彼時展舊圖，欣然覩初服。方領寫雍容，英華想高躅。良謀各有成，方不負此錄。吾文愧無底，未能罄素蓄。贈言思古人，寥寥效忠告。投翰意蒼茫，引領望江瀆。

惠州西湖五首用宋芝灣五別詩韵

段凌辰

清波空汗漫，我酌盡一瓢。白蘋試騁望，廣場足新苗。亭林媚孤嶼，會心已匪遙。飽德轉無趣，自願慙久要。余與廖君明揚同遊西湖其族人傑臣及其友譚君炳奎招飲湖中二子均非余所素識也

迢迢朝雲墓，烟雨浮屠邊。芳草連古陌，幽怨有無間。扁舟時來去，好鳥自往還。舊堤

見遺愛，勝事傳湖山。湖畔有朝雲墓湖中有蘇堤

覺字非前制，墨妙存五別。詞源似湖水，亦見波瀾闊。我來戎馬後，感念心如結。聊將

片時情，裁句謝曩哲。五別詩在豐湖書院壁上今第三中學也

古觀託水曲，遙矚默無言。煩襟牽世務，愧爾玄妙門。絲管縈空翠，風雨蕩清樽。使靜

理恆在，及此倦辛勤。湖濱有玄妙觀阻於風雨未至其地

兩日湖上遊，忽忽又別去。花洲舊竹林，惆悵經行處。還將桑下心，寄語湖邊樹。重來

會可期，柯葉宜如故。百花洲為湖之勝處

附西湖五別詩

別湖水

宋湘

我出具一艇，我入奉一瓢。我衣無宿垢，我硯有良苗。荷嗟湖之水，於我乎逍遙。懷哉清漣漪，臣心以久要。

別湖山

湖山閩多人，賢愚俱不言。山花百相媚，衆妙真一門。念我山中人，每倒花下樽。慙愧小鷓鴣，當別猶殷勤。

別湖月

湖月出湖東，落亦湖西邊。知我在湖上，只照湖水間。寂寞夜復夜，寸心長往還。安得結湖屋，人月無關山。

別湖花

蔣花見花開，花開客將別。眷此灌溉勞，念彼歲時闊。春華信爲榮，秋實理當結。好善護本根，持以詒來哲。

別湖風

故人不別我，我別故人去。今夕湖上水，明日知何處。欲將舊釣絲，結在湖心樹。湖樹吹且長，釣絲理如故。

雨後

李雁晴

浙浙花梢雨，悠悠林下風。遙山入空翠，近水浮落紅。坐井蛙搗鼓，觀雲蛇幻弓。冷烟

三五點，詩思在梧桐。

寄家

毛振鳳

黨國費奔忙，年年客異鄉。書留蠹子讀，胆寄拙妻嘗。未展男兒志，空銷歲月光。平生不低首，祇為髮蒼蒼。

鐵嶺秋夜有感

毛振鳳

八月遼西行，天寒動客情。孤鴻飄遠塞，大地出長城。月色橫空冷，茄音入夜清。不堪風景異，何日復南征？

吉林城有作

毛振鳳

不作潛龍想，遊途取遠程。家瀕黃海岸，人到吉林城。欲語誰知己，相逢客是生。鄉書何處達，歸雁路南征。

由秦皇島歸北平

毛振鳳

民國十三年秋，在奉天負國民黨宣傳工作，回平報告，因山海關檢察太嚴，故取海道而行（附誌）
雄關難渡一身孤。寶劍摩挲取海途。終夜不堪天意冷，滿船風雨到塘沽。

除夕平奉路上

毛振鳳

一聲汽笛出雄關。萬里長城古塞環。客過一年將盡夜，有誰不唱念家山？

餞別李君仲剛赴朝鮮總領事館任職

毛振鳳

行過山頭又海頭。英風凜凜壯千秋。男兒不作驚人事，死到黃墟鬼也羞！

南口道中

郝昂衡

澹煙疏柳出重城。始信人間節物更。緩緩峯巒歸下澤，依依亭障入青冥。遠車十里馳高響，斜照千巖接舊京。獨怪南州詹學士，鑿山開道若為情。

酬滄萍廣州見懷之作兼寄作賓

郝昂衡

方夏園林齊作綠，雲銜日脚向宵分。雨餘句得涼生屋，茶罷書來更憶君。檠燈傳箋酬遠嶠，松窗破夢賴饑蟲。南州執友惟蕭李，可許相逢一論文。

青島海濱晚步同舒舍予

郝昂衡

層軒微阜亂鳴騶。犯溜觀潮共子遊。照海般艫明遠火，倚欄環珮下朱樓。微陰接葉欺斜月，高浪隨風拂素秋。共喜長橋能倒景，萬人牽袂到津頭。

題凌辰和沈休文樂府詩

涂公遂

清聲歷歷起元嘉。百鍊都無一字瑕。信有詞人能漱玉，應知夢筆定生花。盤中琥珀凝新露，客裏蘭河厭暮笳。快讀春窗春未老，會須趁醉拍紅牙。

甲戌冬張淮賓至自汴垣以述懷詩見示依韵作和

曹丹初

飽嘗世味倍含辛。自昔風流擅洛濱。數載同舟懷郭李，一朝下榻話徐陳。飄零書劍惟知命，嘯傲湖山不受塵。白首天涯驚歲晚，與君同是倦遊人。

再疊前韵寄淮賓

曹丹初

青氈依舊味酸辛。避地權宜駐海濱。石室殘編空素抱，太倉遺粟祇紅陳。期從杞宋徵文獻，難得河山息戰塵。夢繞梁園風雪夜，天涯猶有未歸人。

閩上已金梁修禊七絕四首

曹丹初

勝遊已過重三日，芳序欣當置閩年。京洛名賢觴詠地，故教詩酒費流連。
太液池頭漾綠波。宋宮花草感懷多。愧無一幅蘭亭筆，續寫風流晉永和。
天開美景趁芳辰。莫羨添來閩苑新。贈芍漫同溱洧水，金梁士女不勝春。
芳林曲水百花香。況是蓬壺日月長。汴水東流無限恨，祇將閒怨寄江鄉。

敬題凌辰師擢捲集七律一首

潘聖予

自有宏才自不持。虛心更覓義山詞。精裁白玉聯雙璧，巧貫明珠續萬絲。月上寒林空古寺，烟開麗日粲花枝。清琴一拂紗窗下，無限春風起座帷。

登泰山一首

朱筱莊

秦岱巍巍無可名。巔岼翠嶺自縱橫。豐碑斷碣尋封禪，古柏喬松見物情。氣薄巉巖雲幾蹙，泉流澗壑水激泓。朝山莫問路多少，級磴七千達玉京。

秋蛩一首

周墨南

砧杵聲聲倚暮稠。蕭蕭絡緯又驚秋。團圓好夢催常醒，檢點遺經散不收。滿院露華三徑

冷，小窗人影一燈幽。可憐切切如私語，何事連宵訴未休。

秋戌一首

周墨南

莽莽平沙仗劍遊。榆關東去路悠悠。鵬盤大漠邊風緊，馬踏殘營碧草秋。萬里嚴霜驚撲面，一丸漢月冷當頭。白山黑水行人少，燐火星星古木稠。

過友人山居

天寂

嵯峨山勢接平原。幽徑漸無人世喧。楊柳忽逢陶令宅，桃花絕似武陵源。醉歌紅樹詩千首。笑對青山酒一樽。頗得一般清靜理，更從何處覓羲軒。

秋感

天寂

山雨山雲忽變秋，驚心歲月似東流。自憐白玉塵中潔，豈屑明珠暗裏投。過目繁華幻衣狗，羈身富貴等犧牛。一竿了却人間事，紅蓼灘頭自刺舟。

郊外閒步

甫銘

杖藜躡古徑，自向林深處。野色滿平疇，不知欲何去。

柳園訪友未遇

佛銘

柳意識春機，暮雲隱翠微。幽人應未遠，何事掩柴扉。

高唐驛懷古

佛銘

朝發絃歌城，暮宿高唐驛。不見善謳人，煙籠村樹碧。

焦山紀遊十首

全幸佛

烟波浩渺水連天，砥柱中流孤島懸。風日晴和秋色好，江南名勝不虛傳。
 小舟容與盪中流，破浪乘風作壯遊。秋水長天同入覽，濤聲撼碎羈人愁。
 雲影波光映畫扉，沿江禪院認依稀。名山高下樓台遍，不見高僧傳鉢衣。
 定慧門前一古松，相傳植自六朝中。擎雲幾歷興亡劫，老態龍鍾峙半空。
 叢陰深處柳絲絲，却聘炎劉隱士祠。敝屣王侯甘避世，從知巢許未為奇。

漢焦光隱此。漢高帝曾三詔不應。後

人慕其高風，立祠祀之。

大觀閣上賞奇觀，汕湧波濤足底看。孤鶩閒鷗斜照裏，雲天歸處路漫漫。
 碧峯巷外竹瀟瀟，萬里鄉愁藉酒澆。羨煞忘機閒鶩鷺，不知人世有煩囂。
 數椽茅屋傍山隩，雞犬桑麻絕世塵。曲曲清溪行近遠，雖無紅樹有遺民。

山東面有田百數十畝，縱橫盡是菜畦

。數椽茅屋，點綴其間，復有小溪，曲曲流入江中，居民藉以灌溉。世外桃源彷彿似之。

絕頂登臨別有天，野花採遍鬪奇妍。大江東去雄風盡，枵觸胸懷一黯然。
 畢竟名山景不同，樓臺烟雨入秋濃。扁舟一棹歸來晚，雲樹蒼茫幾萬重。

詞 錄

浣溪沙

邵次公

題浚辰擇捨集集東山句

分取烟波一段愁。漫書繭紙敍清遊。滿船絲竹載涼州。倦客襟懷先怯酒，河陽新鬢儘禁秋。相思今夜忍登樓。

點絳脣

王志剛

遣愁

不解愁來，底緣偏向眉頭聚。笑顏開處。卻又無端去。枕畔燈前，都是愁來路。情千縷。被伊牽住。欲覓渾無據。

訴衷情

王志剛

效溫尉

春晚。寒淺。簾半捲。上燈初。頽髻影。臨鏡。嬾重梳。月色漸模糊。疏疏。涼風侵繡襦。卧流蘇。

三字令

王志剛

效歐陽舍人

雕玉戶，鬱金堂。憶遼陽。憑問訊，付征艎。研綾箋，凝彩筆，寫千行。迴不盡，別離腸。最難忘。攜皓腕，上河梁。語叮嚀，情繾綣，意彷徨。

采桑子

王志剛

詠絮

東風相約過（平）牆去，不是飛花。卻似飛花。漂泊無端祇有他。香塵漠漠隨車遠，人在天涯。春到天涯。不許征夫不憶家。

高陽臺

王志剛

詠絮

撲不聞聲，墜猶無影，輕盈辭去梢頭。晚逐香車，記曾隨入紅樓。飄零那是情天果，怕有人強學風流。傍簾鈞。蕩漾春情，勾引春愁。無端搖曳颺空去，早不隨春到，應共春留。如此天涯，卻從何處歸休。池塘雨後添新漲，也祇容幾點萍浮。任悠悠。低舞高飛，雲海遨遊。

臨江仙

王志剛

春遊

山脚一灣流水，林隈幾處人家。芳郊春色更無涯。柳隄翻翠浪，桃塢散紅霞。陌上遊蹤漸杳，車前日影初斜。清風徐引淡煙遮。鶯梭拋墜絮，燕翦掠飛花。

多麗

王志剛

春事闌珊連朝風雨聊填此闕以自慰

小庭空。一簾花雨濛濛。過清明寒猶未減，枝頭已綴殘紅。仗羣芳妝成煙景，游絲裊不繫東風。鳩婦頻呼，鶯雛漸老，漫云春去太匆匆。但滿眼溼黃濡翠，掩映待晴烘。何須再煙

迷綠柳，露引青桐。正陰雲漫天瀕洞，不堪重散游蹤。鎮無聊掩關兀坐，傷春恨兜上眉峯。清景難常，良時不再，未如人意悵天工。任烏兔逐時飛躍，催老白頭翁。多情有酒盃歌謔，賦筆詩筒。

浣溪沙

姜塾菴

題凌辰擗摺集集飛卿句

江上東風吹柳絲。至今江鳥背人飛。杜陵遊客恨來遲。吳苑夕陽明古堞，畫堂秋水接藍溪。暫時相向亦依依。

望江南

武恭姚

題凌辰擗摺集集句

春如剪，溫庭筠剪水作花飛。陸寶髻巧梳金翡翠，章孝標閉園吟散雨霏霏。李廷勳雲氣欲生衣。

張祜

浣溪沙

段凌辰

齊魯公園作

幾處荒垣隔遠砧。神鴉點點入寒林。初冬天氣半晴陰。岸上官亭依舊在，風前釵影已難尋。還將餘緒託微吟。

鶯啼序

段凌辰

秋夜懷人

寒鴉漸歸遠樹，任西風弄冷。趁初月重上南樓，悄看星爛雲暝。碧暉鎖千家暮火，亭台
隱見參差影。悚荒城，笳咽隨烟，舊情堪省。一載京華，紫陌綠苑，稱（去）歡遊宿興。賞
新曲夜夜梨園，怕看紅閃碧平作映。憶嬋娟春臺盼倩，黛眉皺花冠難整。暗相邀，城北芳園，
共浮清茗。衷情訴盡，再矢幽心，更宴開野艇。拚一醉玉樓歸晚，素腕輕揮，畫就巫山，
暮雲相贈。春芳已謝，秋花堪惜，浮雲飄忽尋常事，怪秦樓好夢偏難永。陽關唱罷，回頭灞
水籠烟，別情付與萍梗。歸來杜牧，屢賦秋娘，向落梧古井。待檢點揚州春恨，嫋嫋香風
，灑灑文波，聚頭人迥。明璫縮就，洪喬難託，相思誰識紅粉意，枉寒宵風燭搖孤檠。霜飛
十二闌干，敗葉翻階，客心不定。



講 演

山東省政府建設廳張廳長就職六週年紀念講演詞

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王作福
李士選 記錄

諸位同仁：今天是本廳六週年紀念日，本來大家在此聚會照一照像，並無多大價值，不過在我們建設廳六年來的習慣，每年從今日起算是下年度工作的開始，可以說是上年度工作的總結，我們舉行紀念，意義就在檢討從前六年以來本廳所作的事業，到底日復一日的作了些甚麼？以便使同仁等知所警惕知所奮勉罷了！至最近年來所完成的工作，印有詳細統計專冊，想大家當能一目瞭然，無須我這時候再來報告。

回想本廳起始那三年所作的工作，最重要的為道路電話水利等項。為甚麼起始要那樣作呢？因為山東向來有兩個大患：一是匪患，二是水患，建設事業雖說須要社會安定，地方平靜方能順序作下去。然而交通不便利，地方亦何由乎平定？所以當民國十九年秋天的時候，因為山東各地土匪騷擾，致使我們建設方向隨剿匪而興起了道路電話工程。因修好了道路，運輸才方便，架好了電話，消息才靈通，二者對於幫助剿匪，關係極大，山東電話道路，孔前廳長時本已稍有根底，迨我們把把架設修築完成後，山東各地匪患，亦因之成反比例的逐漸告肅清了。實際上講，本廳修築道路架設電話，本非專為剿匪而設。最大目的是在便利運輸

，傳達政令商情，與人民以方便，以便發展生產，復興農村，不料這項慾望，竟因剿匪而令我們如願以償，真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了。

至於水利方面，前三年不能叫水利，只可叫水患，不過中國人好恭維自己，明明是水患，偏說是水利而已。我們還記得開始三年前的一年，魯西由濟甯到曹縣都可行船，黃河北岸幾十縣徧地都成澤國，民國二十一年黃河北岸各縣還都被水浸沒着，匪患固然令人可怕，然洪水一來，人畜及溺，廬舍為墟，比匪患更厲害萬分。開始的三年經大家努力計劃疏浚的結果，水患也大部除掉，如魯西洙水萬福八里樂成等河，魯北馬頰徒駭趙牛等河，都是為害最烈的河道，經疏浚後，都變成排洪通暢的河道。其餘如衛河也全部完成。去年黃河在董莊決口，黃水倒漾，人民雖受損失不小，假使不是得到疏治河道的利益，其災害恐怕比較更大。惟以黃水淤墊，各河身又復淤高，為免將來再罹水患計，擬於今年秋後農隙，征工加以整理。因為水患的剷除，我們後三年計劃就逐漸變到興水利方面了。水利工程最重要者有二項：一航運，二灌溉，航運是補助鐵路汽車路之不足的另外一種交通方法，沒有大時間性的轉運，實以水道為比較經濟。小清河航運工程及黃運聯運工程，倘經費不發生問題，統擬於最近期間促其完成。如果此項工程告竣，則可由黃河向北經運河抵臨清上達天津，由臨清沿衛河下接河南汲縣新鄉，沿黃河東達濟南以至於膠東。同時內地貨物北至天津，南至江蘇，均可利用小清河黃河運河航運以達津浦路沿綫。除掉上述利用河道來作運輸外，還可利用河水來

灌田，像黃河沿岸舉辦的虹吸工程是。舉凡缺少水分鹼鹵不毛之地，都可利用虹吸灌淤。我們業經把黃河沿岸沙鹼地淤好了幾處，以後還要按照既定的虹吸淤田計劃。積極逐步施行，必使石田變為沃壤方休。

山東的道路自從剿匪修起，到現在也比以前的幹路增加多多，並且早由軍事的運輸而變為商業的運輸了。今春又增修了濟冠，濰道，泰臨，滋臨，益臨，五條省道。把魯東魯西魯南魯北聯成直達的大幹路，至此山東全省交通可謂四通八達，平常固然內地貨物都可藉以運輸至各地，即一旦有事，全省隊伍在二十四小時內也可集中在一起，這對於國防不能說沒有相當的價值。今後我們打算去作的，一面是道路的養護，一面是修築橋梁涵洞工程，對於各路橋梁涵洞工程費我們已經估計過，大約得三百萬元的樣子。如此鉅款，一時自然不容易籌到，但我們本着有一分錢作一分事業的決心，從今年起，要逐步的完成牠。還有一件認為最可忻喜的事，就是今春本省征工服役修築道路時，知道民衆力量的偉大，像從臨朐到沂水的山路崎嶇及號稱難渡的穆陵關，居然以很短的期間，藉民衆力量，都把牠開闢成平康的大道了。嗣後倘能善用民力，尚有何事業不可成功？

本省電話現已全部架設完成，今後擬在加掛銅綫及過河飛綫和整理電桿等事項上從事工作。

其次我再向大家談談，推進本省農林工商各事宜：

本省主管農林工商事業，在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年為實業廳，自從二十二年歸併本廳後，我們才又負起這種責任，詳細計劃，切實進行。

農業改良的初步，莫過於改良種子，有良好的種子，才能有良好的產品。此外關於一種產品的分等，也是必要的事，譬如中國茶食店蒸麵包，向不喜用中國的小麥麵，而喜用的是加拿大小麥麵，為甚麼放棄本國的不用而偏用外國的呢？因本國麥無標準，標準即英語所謂 *Standard* 因無標準，所以不管好的劣的，都攪雜一起，磨出麵來，有時能蒸得麵包很大，有時就許蒸得極小，影響所及，致買主不敢問津。如果農產品都能依法分成等級，定個標準，農產品才能得較高的價值，有較好的銷路。本廳所設置的菸草試驗場，棉作改良場，農業實驗所及四個區農場，就是想把山東所有的各種農產，因氣候土質之所宜，來分別作各別試驗的場所，不但指導農民選種良好的種子，而且使之會分析等級，如菸葉每百斤有二十元十幾元及三四元者，這就是分級後很明顯的例證。但改良種子分別等級後，農產品固然很好，結果運銷不出也不行，現在風起雲湧的合作社就是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因為農氏有良好的組織，銀行的經濟才能流通到農村去，鄉村間相沿成習的高利貸自可減免，有了運銷合作，才能打通農產品的銷路，今秋由民生銀行借款二十萬中國銀行借款四十萬，即專為辦理惠民齊東臨清等縣棉花運銷事宜，又簽准 省府拿出四千塊錢運輸肥城桃到上海去，趕到上海已潰爛三分之一，當時頗有人說我們的閒話，可是我對這些無意識的批

評，並未十分置意，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試驗，試驗到上海究竟壞了多少，我們在潰爛的原因方面再去研究牠，或是因着受磨擦，或是由於微菌的寄生，我想將來總可以想出一個適當方法防止牠，或者改良裝置方法，或者運輸時在火車上設備冷藏庫，如果再有腐爛，則是桃的本身寄有微菌，日期久了，亦可想出方法把牠改良。現在本廳又運萊陽梨到南京去了，結果雖無把握，我們不過也是初次試驗的性質。將來我們運輸水果試驗成功，不但可把本地的水果運到本國各大商埠，亦可想法運銷到外國去。凡此種種，無非在給農產品找銷路，以期充裕農村經濟而已。

關於推廣林業方面，本廳已擬有詳細計劃，今後當派員巡迴指導，切實進行，以期實現我們所擬定的計劃。

工商方面：有人說現在能解決農村問題，即能解決工商問題，因為中國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從事農業，農民有錢購貨，則工商品自然得有銷路，社會經濟也就活躍起來，中國也就不致於天天鬧窮了，這話自然也有一部分理由，其實中國之窮，實由於入超過多，據海關統計，六七十年以還，每年入超總是在六萬萬或五萬萬元的樣子，外國工業品源源而來，中國的金錢都被人家吸收了去，中國人雖有購買能力，實際是便宜了外人，倘不想法挽救，吾恐這有限的膏脂，終有被吮吸而盡的一天，我以為工商業在中國各地之不易推進，尤甚於農業，因為農民誠實，而經營工商者腦筋太複雜，社最惡習又多，要想從事糾正，比農民要難上

幾十倍。我敢武斷的說：中國工商業不發達之原因，固然很多，而中國工商界知識短淺，無深謀遠慮，沒有國際知識，只是個人取巧，則為最主要的原因，我們就走私的源源不絕，即可知其一般，比方就濟南濼塘業說吧，大家一看這項生意發達，於是爭先恐後的你作我也作，到底弄得營業蕭條，賠累倒閉算完事。只計眼前小利，不問社會需要，焉得不失敗？這是其小焉者，其他大企業被無見識的商人弄得一塌糊塗者，也是屢見不鮮的事，像濟南以前的電氣公司吧，其中所謂津貼啦，車馬費啦，乾薪啦，種種不成名號的開支，也不知有多少，然此猶係見諸於外者，其間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令人莫名其妙的，更難以數計，結果把大家聚攏來的金錢，都成了個人囊中物，那還有不糟嗎？又如魯豐紗廠內部的腐敗，亦與電氣公司同，就去年購買棉花說吧，該經手人不問棉花需要不需要，只要我經手有利，就敢出最大的價錢，買到最劣的棉花，這那有不倒閉的道理？說起來令人慚愧，大家看同一工廠，同一機械。同一工人，若讓外國人管理之則事業蒸蒸日上，一換中國人管理，就會逐漸腐敗起來了，此例甚多，今天不暇多舉，大家一想便知。我們為職責的關係，嗣後如再發覺其他公司廠所與電氣公司魯豐紗廠那種腐敗情事，絕對不容氣的要嚴厲監督，令之改良，並嚴定種種限制辦法，免得再出毛病，因為不如此，工商業的前途將更不堪設想。以後工廠技術方面，必須要令用很好的專門人材去担負，因為每一工廠，無論直接間接都是生產，政府要不普遍的監督逼令改良，工商業如何能發達，工商業不發達，如何能夠抵制住外貨傾銷，不能抵

一制住外貨傾銷，而欲社會經濟活躍充裕，農村復興起來，那不是南轅而北其轍嗎？現在的建設廳的工作，可以說完全是為經濟活動，就像我們所建設的電話道路，最後的目的也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山東的生產，惟其如此，於其名為建設廳，倒不如名為經濟廳為比較恰當。因經濟關係，故西人稱主管經濟行政長官為“Executive of Economy”，顧名思義，可知我們的責任今後較以往更重大了。

過去六年工作所得成績，都是大家努力的結果，以後的事業，還是要大家去努力，現在不努力，將來再想努力，恐怕就晚了，因為自己不努力，以後也許人家不容許我們有努力的機會了，所以我們趁着能夠努力的時候，我們必須時時刻刻，互相警惕，互相勉勵，勇往直前的努力幹下去才是。完了。

『信』與『忠恕』

張鴻烈講
段凌辰述

八月二十七日濟南各機關在文廟舉行祀孔典禮講演詞

今天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生的一天，我們舉行這個很隆重的祭祀典禮，來紀念他。我們紀念孔子，應當知道孔子人格的偉大，及其學術的高深。關於孔子人格的發揮，及學術的演繹，前人不知著了多少的書。我們一時亦不能講完。現在僅就孔子所講的『信』和『忠恕』這三個字，向大家略說一下：

『信』之一字，本為人與人相處不可少的一種道德。所以孔子的話，常常提到『信』字。如

『謹而信』『主忠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外不可枚舉。大家都知道，假使一個人的信用完全失去了，這個人在社會上是絕不能立足的。這是很顯而易見毫無疑義的道理。現在我所要講的，就是孔子對於政治的主張，亦離不開一個『信』字。譬如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如：『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見孔子的政治主張，最注重一個『信』字。因為政府能『信』，然後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仰。假使國家的政令，朝三暮四，言而不行，或言行相違，那只能增加老百姓的怨恨，如何能得到人民的『信』仰呢！我們試看民國以來的政治，朝令夕改的，不知道有多少，結果使人民茫無頭緒，靡所適從。這如何能說是『信』呢？政府的命令這樣講，地方的官吏偏要那樣做，結果所言與所行不能一致。這如何能說是『信』呢？甚至政府的皇皇大文，說的是愛民的話，結果橫征暴斂，草菅人命，無所不至。這更說不到是『信』了。政府對於人民無『信』，人民對政府當然亦不『信』仰了。諸位試想：人民對於政府，都存一種不『信』仰的心理，國家還能夠強盛嗎？所以政府想取到人民的『信』仰，必須先做到一個『信』字。孔子說：『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這是萬世不易的道理。現在人民對於政府，漸漸有『信』仰了。希望大家作公務員的，再繼續努力做去，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一天

天慢慢達到堅強的地步。

其次再說『忠恕』兩個字。孔子對人立身處世，最注重『忠恕』，『忠恕』兩字，就是孔子所謂『一貫之道』。先儒解釋這兩個字。或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或說：『中心為忠，如心為恕。』總而言之，『忠』是鞠躬盡瘁盡心作事的意思，『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我們平常作事待人，如果對這兩個字。身體力行，自然能成一個完人。現在大家都是公務員，對於這兩個字，更應該盡心體會，努力實行。因為作公務員的，對於自己應做的工作，要絕對負責任的。如果不『忠』于所事，一味敷衍，結果一定不會有好的成績。我們公務員所作的事情，直接間接都和老百姓有莫大的關係。我們把事情做好，老百姓便受其利，把事情做壞了，老百姓便受其害。趨利避害，人之常情，我們自己不願受害，須知老百姓都不願受害。我們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要做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的地步，才算實行『恕』道。前幾年的軍閥和腐敗官僚，對於自己的職務，敷衍了事；對於人民，任意刮削敲詐，太不『忠』不『恕』了，我們現在作公務員的，應該以他們為戒。

今天與祭的人，大多數是公務員，所以我提出『信』和『忠恕』三個字，來勉勵大家。至于孔子偉大的人格全部的學理，經傳俱在，大家可以自由參攷。現在限于時間，不能多說了。

雜俎

古瑁軒弟子記

屠月三

古瑁軒是王瑤卿自題所居之扁額也。乃神保所記，而神保不知何許人，茲以王瑤卿在旦行中有革命之價值，三十年來，名旦多出其門，茲錄出四十六人，以饗閱者。

男伶

果香林習青衣，為瑤卿最初之弟子，不登舞台，已竟三十年，其時瑤卿猶未輟演。

羅小寶雖椰子青衣，乃瑤卿弟子，在天津時，有小瑤卿之目。小吉祥科班出演北平，倚為台柱，後改老生，久在上海，今已久作古人矣，亡年僅三十。

梅蘭芳兄事瑤卿，不居弟子之列，其伯父雨田，曾命之以瑤卿為師法，或曰已行拜師禮，或曰未也。而蘭芳稱呼瑤卿為先生，亦有時呼大哥，愈莫能詳。至其戲中技藝，多得之王氏，新腔則瑤卿從子少卿所造居多，非盡瑤卿之力，全部西施，則多瑤卿排演。

程硯秋本師榮蝶仙，又從陳嘯雲習青衣，羅癭公使之師蘭芳，最後從瑤卿學。凡新腔及羅之戲本，瑤卿多參南

，今硯秋尚嘗詣古瑁軒商酌劇事。

荀慧生出身梆子，後師瑤卿，楊懷白書云「聞師瑤卿，甚善，墨香與瑤卿交情極深，凡事委之，當易辨也」。則陳固極絕矣。荀長於硯秋數歲，庚午八月初七日，瑤卿五十生辰徵文小啓，列荀名於首，蓋以年齒為次序云。尚小雲嘗從瑤卿習福壽鏡等戲，而不列弟子之名。于連荃貂蟬一劇，瑤卿所授也。

王蕙芳從瑤卿請益最多，亦不在弟子之列，所謂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瑤卿盛時，蕙芳屢與同班。

姜妙香瑤卿為妙香說戲甚多，是時瑤卿只二十餘歲，睡極早，每妙香來，即延入臥室，卧而教之，及妙香改小生，不復演青衣，瑤卿尚為說雁門關楊八郎等劇。

榮蝶仙，榮以刀馬旦擅長，其扈家莊即得自瑤卿。黃玉麟自上海北來，師事瑤卿，曾出演新明戲院。馬豔冰曾玉麟同演於新明，亦王氏弟子。

王芸芳濟南易俗社學生，習旦角，後至上海，初欲師荀慧生，不果，後列入古瑁軒弟子。

戴行萬滬伶，師瑤卿。

吳蘭芳亦瑤卿門人，其初則滬伶也。

郭效青娶高慶奎妹，曾在北平演劇，師瑤卿，久已回預矣。

李緝之師瑤卿，亦多收弟子，而教授不盡依瑤卿，其所唱腔調，及所排身段，均可另備一格，今改拉胡琴。

程玉菁，王門弟子，以玉菁琴做力最大，而天賦有限，微嫌不及。至腹笥之博，在王門亦屬罕匹，瑤卿新弟子甚衆，有時無暇，即命玉菁代教。

趙桐珊亦出身梆子，少與荀慧生齊名，後改亂彈，雖呼瑤卿曰叔，實以師事之，多得其益。其脚本皆自署曰「古瑤軒弟子」。登場琴做瑤卿，有稍過處，而無不及之病，扮戲敏捷，人莫與比。

金碧豔，王門弟子。

李香勻本票友，入伶界，師事瑤卿。

王盛意，富建成科徒，後師瑤卿。

孫盛芳亦學於富建成科班，歲癸酉，由章曉山介紹，入氏之門。

蘇致宇津票花旦，周華章使師王氏。

丁韻秋亦王氏新弟子，年最稚。

女伶

黃冰霓又名雪豔琴，曾從瑤卿學戲。

毛劍佩海上女伶，曾師王氏，早卒。

杜麗雲，王氏弟子。

華慧麟，本師馮子和，後入古瑤軒，能戲極博，嘗代

瑤卿教戲。

王玉華唱做程玉霜，故名新豔秋，亦王氏弟子，其新戲多非王意。

幸遏雲王氏弟子，王曾為排雁門關。

李豔香王氏弟子。

李吟香王氏弟子，蓋豔香妹也。

馬豔雲在王氏女弟子中，資格甚深，久適人。

胡碧蘭亦王氏門人，今在天津。

趙岫雲王氏弟子，姊少雲，習老生。瑤卿授以旦戲，

反串多次極受歡迎。

朱豔華王氏弟子，本師李緝之。

王玉蓉本歌女，今師王氏。

戲校男生

宋德珠，中華戲曲學校高材生，習刀馬旦，從瑤卿學

十三妹扈家莊等劇，亦有時串花旦，瑤卿曾以得意緣之雲

鸞教之。

曹和雲從瑤卿學數劇。

戲校女生

鄧德芹從瑤卿學雁門關。

趙金蓉，青衣旦也，瑤卿授以鏡棠教父寶蓮燈，能仁

寺之張金鳳，得意緣之郎霞玉等劇。

馮金英從瑤卿學，以雁門關之蕭太后最得其傳。

王金蘭亦從瑤卿學數劇。

金和若同於王金蘭。

侯玉蘭從王氏學金光陣武昭關貂蟬等劇。

以上所記，均王氏門人，以伶為業者。其票友不列。

又瑤卿久與譚鑫培配戲，熟其派別，高慶奎及言菊朋諸生角，均從之請益，戲校老生王和琳王金祿亦從之學，因非瑤卿本工，故俱不敘入云。

心絃偶響錄(續)

夏省吾

五十六

緘默無言者，人並不猜疑他是啞子。可是多言者，人多確定他是痴子。

五十七

多言足以賈禍，多言足以出醜。或謂祇要不到賈禍也無大害；須知多言出醜，比多言賈禍還寒沉百倍。

五十八

幾曾見過黏子呼着口號去捉老鼠！口號標語，麻用？

五十九

買上半斤大肉，舉得高高的，沿途逢人便說這是回家孝敬母親的。這？無疑的，回家後是自己吃了。

六十

黃鶯與鷓鴣在不鳴之前，人亦無所施其愛憎。

六十一

「剛愎自用」，美其名曰「個性強」，「蠻橫無禮」也名之曰「個性強」，「盛氣凌人」也名之曰「個性強」，馴至「殺人放火」也叫做「個性強」了！好嗎！這名詞！你瞧有多麼好聽！

六十二

好名詞，便直了多少渾帳東西！明目張胆的誘姦良家婦女，說「這是『社交公開』！」婦女的家長出來質問，反而把家長押起來。

六十三

諺有之：「十個孩子不嫌多，一個老的沒處着（讀陰平）真是慨乎言之！不過這還是舊社會的自私自利者哩，新社會怎樣的呢？連「孩子多」都視為不利於己了。

六十四

你以為你精幹老於世故，不會再上當麼？未必未必！機阱徧佈，七十二種圈套，總是躲不勝躲。何況還有你自己愛鑽一個呢。

六十五

人與人間的隔閡，是永遠不能化除的，因為與人人間

總免不掉「戒心」，而這種戒心又是由於實際生活經驗——屢次的上當——所烙成的焦黑的傷痕。

六十六

感到一個朋友討厭的時候，便追溯起當初這人是誰介紹認識的了，連介紹者也恨怨起來。這不能算遷怒。因為輕易給他人介紹朋友。都有「嫁禍」的可能。

六十七

一時經濟磨轉不開。這種情形誰都不能免的。朋友有通財之誼，借取來往，有法子就趕緊想法子。可是有一等朋友，借後便忘記了，他不顧別人的死活，他甚至相信你祇喝風嚙沫就能生活！他拿錢窩仔去打牌，窩仔去吃館子

山東省金石書畫展覽會展覽物品紀略

(續)

虞生以窮愁著書，司馬子長以孤憤作史，其胸次俱有一段牢騷之况文字之學則善矣，於性命之學，尚未夢見，若我西樵半世兄，以非罪被繫，天下皆惜之，而西樵曾不以介意，惟日寫諸經，以冀遺親之憂，蓋其忠孝性成，發於自然者如此，其過二子，不啻天壤哉，嗟乎，人生百年，白駒過隙耳，生老病死，如環無端，今為西樵法眼觀破，慧心證成，隨緣隨境，俾成極樂世界，西樵是現宰官身而說法者，吾輩當合掌受偈，晉陵莊問生謹識。

聖門以一為宗，佛氏以空為主，一則無愛懼，空則無罣礙，唯無愛懼者，迺能素患難，無罣礙者，迺能無恐怖，他率未易言也，吾西樵夫子，偶以同籍生無影響，事下請室，八閏月，恬然如無事，乃以靜定餘晷，手錄梵經四卷，楷

，總不自動的聲譽。你到了過不去的時候，只有乾着急！你若回頭請他想法子的時候，他不信你真有急需，他說你是來討欠賬了！「看他媽的小氣」！這句考語，你是穩穩賺到身上了！你還不如另請「沒借過錢的朋友」想法子，較為有希望哩。

六十八

年長的總應該比年小的正經才是。譬如子弟拆下瀾污，叫年長的為難，已屬不肖萬分。可是有的父兄折下瀾污，讓子弟去收拾，則似乎更不像回事。友人某，混着一點小差使，他老太爺姪着一個土娼，每月向他兒子索偈大量的餅費。稍不滿意，即揚言不惜踢蹬他兒子的差使。

法莊嚴，非素患難無恐怖者，其孰能之，小子琦在廣陵旅舍，盥手捧誦，如出塵網，她日買青山數畝，築室白雲深處，供碧螺古佛一龕，再謂 夫子此卷詞之，相與拈花笑，庶不負 夫子緇寫初心爾，甲辰季冬，繪水受業袁琦謹跋。

第四帙

楞嚴經(文不錄)

西樵先生，以貢舉事，非罪下吏，幾不測，時盛暑，滿兵數輩，帶甲守左右，木索交雜，夜則燃火逼炤，幽室薰蒸，穢氣撲鼻，先生乃就坑上，虔書諸經咒若干卷，繫八月，事大白，乃出，余從阮亭先生見此楞嚴咒，嗟乎，先生何以得此，余讀易至艮象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心正其所，則方寸湛如止水，既不自見其身，憂患恐懼，求所從生不可得，繇是雖所遭遇，困苦顛沛，可驚可愕，可憂可懼，與吾心亦無所附麗，又何人之有，此文王美里，周公流言，孔子過宋適陳之日也，故易者憂患之書也，是義也，不獨易也，楞嚴言之，讀楞嚴，知六根之源，非有六也，因外塵入，乃感而遷，遂流為六，若洗心定性，一源清淨，根不隨流，六塵自落，諸苦惱恐怖皆歸無有，楞嚴之旨即易也，先生其有得於學易乎，蘇子瞻浮海遇大風，同舟者如附桔槔，蹈車輪，而獨起居自如，其自言曰，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凡病我者，舉非物也，予瞻之於易深矣，今 先生其繼之者與，白田王巖謹序。

司勳王先生，以非罪縲絏西曹，海內諸公，為之咋舌稱屈，時在請室中，出所緇寫梵書，為堂上世尊壽，此是先生悅親獲上一種福智，于火獄中，具清涼散，卒能破羅剎而見象王，何不可駭白馬于東土乎，若隨俗所云，求名少日校宣聖，畏死者來親釋迦，不特皮相我，西樵，是全不具泥犁種子者矣，簡為後學蔡振敬跋。

凡詩文字畫琴弈之藝，不容門外妄談，箇中不切痛癢，故痛癢所在，左右前後，縱橫顛倒，刺之皆中，而門外漢支吾游移，無一字扼要，則詳者四起，獨佛氏不然，所說諸法，無有是處，自見為箇中，必訶謔擯斥於古德，何必門外不可豎鉗錘闢宗旨，余于 西樵先生手書佛經，不生畏避，而毅然思落聲效其間，西來大意，果否隔膜，姑置勿論，乃人繫父子兄弟之倫，念及秋曹共被，盥手祝親，感激涕淚，此斷不容設身門外，肅對斯經，慚惡心，仰企心，勗勵心，

種種陡起，不知可當痛癢何處，西樵現居士身而說法，幸為點化一語，使有入證，至古德之為訶詈，為擯斥，為歡喜接引，恐別有在，當不向此問索解也，呵呵，乙巳仲夏，錫山年家小弟黃祖傳拜題。

古人以明道喻夢覺，旨哉斯言，夫天地一夢也，古今不外是，常其夢未覺時，可徵可怖之境，交於前，榮辱得喪之情，戰於內，寤知空空世界，一物不形，蕩蕩乾坤，惟吾獨立，故金剛以空無四相，指點心源，六塵詳明，破諸愚昧，此伽文示吾人入道之初門也，西樵護法於屈辱中，坦然自得，書諸經咒，略無介懷，苟非齊得喪空榮辱，又安能若是無惑哉，雖然，倘於點畫未施以前，一眼窺破，則與伽文大士旦暮遇之也，傳險濟三十世寓天甯恆道人沐手題。

僕常誦弘明諸集，見晉宋以來才人名士，無不精好佛法者，良由多生慧識，原從衆香國中來也，今于阮亭使君處，得觀西樵先生箭室中所書諸經品，齊統越素，鐵畫銀鈎，沁墨即是蓮花，吹烟俱成貝葉，天身月指，真具大因緣，在僕常有詩贈廬山開士云，廣長妙說天人際，定慧微參筆舌間，僕之服膺西樵先生，正在定慧間也夫，南蘭陵鄒祇謨敬識。

患難之於人亦甚厚矣哉，患難者，智慧人之富貴也，一日同垢道人過謁阮亭先生維揚衙齋，盥讀西樵先生手書釋經若干卷，阮亭先生曰，家兄於繫所齊心為此，析老親無恙，無他為也，嗟哉異哉，西樵先生忠而得謗，究獲免議，貽父母康寧，豈非大孝者耶，山陽胡從中拜題，

余遙遐瑯琊伯仲間，而得其為世楷模之道，可以與造物遊矣，西樵先生，砥修如不足，尤稱無間，乃以掄才踰不測，漂乎上帝，忌清名枚如來護孝友也，書經食報，至性定力，流溢筆陣，古今以來獨擅準備先是過歟，余獲展觀，徒作王烈茫然已耳，太史公有言，西伯拘演周易，尼山厄作春秋，屈原放賦離騷，左邱盲著國語，孫子膾列兵法，其所舒託，亦復同情，若阮亭先生之苦心分痛，子側先生之請室同被，則又為古人所無，然則瑯琊伯仲，真卽心卽佛者也，將與造物齊驅者也，甲辰十二月將春前十二日，垢道人程遠拜手。

此西樵先生在西庫時所書諸品經也，戈法精好，貝葉莊嚴，轉廣大輪現妙善相，洵禪苑之伽藍，花宮之龍象矣，無何而先生事大白，論者既以為先生忠孝之所感，復以為先生精信之所致，一時縹緲，播為美談，余時適在廣陵，得與

先生相見，見其風旨遠曠，襟期蕭勝，歌風說雅而外，絕口不言患難事，昔語有云，若柯有至理，非先生其誰歸，夫雍門鼓琴，孟嘗蒙歡。子野撫箏，謝公流涕，若先生者，羅羅清疏，固非恆清所能測也，至于則落拓揚州，幾同社牧，髻絲禪榻，感愴三生，知不足當先生一笑矣，甲辰季冬齋日，陽羨陳維崧謹跋。

歷代書聖無幾，書經人蘇文忠以及趙董兩文敏，咸宗本字晉王右軍，今乃見吾世之王考功矣，李北海碑版照四裔，獨鮮梵乘，然逸少以逸興，西樵以西曹不白大白，此精誠凝貫，遠過古人之神駿也，孝友之至，古人所不及也，西泠周憲文。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全經亦云三藐，故周文衍易美里，而伏羲之卦傳，孔子困於匡，曰，文不在茲乎，之二聖人者，蓋三藐而不動心，故數百年如一日也，漢唐以來，大文人每於困辱幽屯中著書立言，以垂來茲，嗟乎，是亦自附於二聖之列者乎，西樵王夫子，望於讓，下請室者八閏月，恬然自樂，乃楷書諸梵經，置九成宮，不辨今古，是非三藐而不動心者，烏足以幾此乎，夫三藐靜也，不動心誠也，以佛之誠，書佛之靜，非書佛也，自書其誠而已，嗟乎，唯誠可以格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伸難伸之屈，可以白不白之冤，嗟乎，事平矣，夫子與文王孔子以及諸大文人并壽千古矣，復何憾，甲辰二陽，古葵受業陳毅謹跋。

吾邑秦氏家藏趙文敏書法華經墨本，筆勢如游雲驚龍，不減逸少，今觀西樵所書經，銀鈞鐵畫，又儼然率更矣，銀鈞中能閒定若此，程明道所云卽此是敬，其斯為昭格之本與，錫山年家既生劉雷恆拜書。

函上題字

夙世應金粟，蕭齋蘭若開，現身官說法，名子佛為胎，慧覺人前後，香從國去來，妙書留貝葉，花雨護經臺，阮亭見示西樵楷書佛經，題而贊之，癡夜。

筆法精妙不必言，意思整暇，如同明彈指一過時，諸天人皆得證入世，珠湖孫宗彝識。

曾見右軍書心經原本于李河濱先生宅，迥異時榻，茲西樵先生書出于率更，而丰神疲削過之，覺率更稜角重輕，西樵煨煉也，宋溼朱克生識。

(未完)

悲哀的母親

(續)

玉軒

(十四)

芭蕉的葉子已不是那樣翠綠的可愛；憔悴的模樣，帶着幾分愁容。蟬聲嘶嘶的，在他的腳底下，奏着悲哀的曲子，每當夜神來臨的時候。

芸生躺在芭蕉葉下的椅子上；和牠耳相磨的，好像同表內心的淒涼。「孩子，你的病雖好了，但須小心愛護身體，病是容易犯的啊！芸生你也不是小孩了，應該知道一些人事，你媳婦身體不好。以後不要和她討氣。她是你永久的幫助啊。父母不能跟你一輩子。家裏的事情很多，我來了這一月，直急的我沒法，明後天我要走了。」芸生兄妹唯唯諾諾，聽着母親的教訓。

三太太已經穿上了大夾褂子，坐在堂屋裏，這時的安慰，已經恢復了三月前的常態。因為女兒費了心血的代價，已夠補償她內心的缺欠而有餘。

「我回家這一個多月，心裏就沒清閑一刻兒。這還好，姚大娘很出力的請了趙五爺，王二爺。他們也都很出力，李家算是應了。聽說李家的孩子都很規矩，雖然是買賣人，也都知道禮道。咱這種人家，也算門當戶對。」

西鄰北舍的女人，態度也跟着三太太的喜悅而擺脫了

刻薄與譏諷，和三太太親近起來了。但三太太並不因此驕傲，仍然誠懇的述說她的苦心與感激他人的出力。

牛二徐三今天沒吵嘴，兩個人嚴肅的忙了半天，傳菜灌酒，泡茶洗盥，一直等到趙五爺，王二爺，拿着喜東騎馬回李家後，他們還真正的又忙了一陣。但他們並無怨色，好像有許多希望在他的前面，專等他們手到擒來。

「別糊說，姑娘准保樂意。李家的牛都有十幾頭呢，況且還有買賣生意。趙五爺王二爺在李家廿多年，還不如你知道的確切嗎？空架子，空架子比你這狗×的也富的多。」

徐三的臉被酒精掃上了一層赭色，現在一氣又對牛二說了這些話，竟變為青色而帶有灰光了。但他沒忘一往嘴裏呷酒。「你這個狗東西，知道什麼。汪大姑娘，為什麼跳了大洋，難道她婆家不富麼？新洋學生的心，和你一樣呢。況且李家是後娘，他那個毛孩子也和他家的牛一樣笨。」牛二奮奮的說，並且有些替姑爺擔憂似的。

「三爺來了，別喝了。」牛二回頭看見三爺站在院子裏，所以悄悄的對徐三說着就回家拿飯去了。三爺沒說什麼也就回去了。徐三假裝鎮靜的提水飲牛，但仍是張東歪西的。所以他沒敢回家，祇蹲在園子裏的屋子裏。

姚大娘這時坐在三太太蒲團上吃素饅頭，並敘說着她

的功勞，和李家的富有。三太太也很愛聽，「哎喲！」姚大娘失聲的一叫，姑娘們和太太都吃了一驚。「不要緊，我貪着說話，沒提防饅頭會自己跑出嘴來，想趕急咬住牠，倒把舌頭咬破了。」大家笑了一陣，三太太叫她吐了饅頭去漱口的時候，她已經把紅紅白白饅頭吞下肚去了。更惹的大家笑個不休。「您這些壞孩子，姚大娘怕糟塌了東西，才把饅頭吞下去的，你們笑的什麼？」這一場笑話，經三太太這樣一說，才算停止。

芸蘭出院後；又小心的休養了幾天，到校舖假了。每天平安的渡着她課堂生活，誰也想不到她會平空裏再離開學校，雖不是她一個人，但她總覺是一件羞辱。

校長是日本野鷄大學畢業，他會用女人換校長。也利用校長的威力強佔女教員。他並且會把化學上的「H·O·」讀作「候」，雖因此被學生偷着罵他。但因她專會侮戲學生，所以沒有敢明說的，或共同請他辭職的舉動。他主張學生運動，但他不主張不健康的學生到體育場去。因為不健康的學生不會替他在運動會上關面子。

「你們繳的費祇准你們吃這種飯，要吃好的再加錢。不過我不主張吃好的，因為填坑不用好土，吃飽就好了。於其吃了，倒不如穿了，穿的整齊了，顯得精神。我個人就是這樣辦。你若再胡亂要求，我要採取不客氣的手段。」

都聽着了沒有？」「不行，我們每月繳七元飯費，應該吃人吃的飯。不能吃狗食，我們的錢到底花了那裏去了。喀察隆隆」一陣擾亂，校長從這人聲地板聲的振動裏，畏懼的跑出禮堂了。

十月十四日亨利女校牌示除名學生；一個個排在當地報紙的首頁了。並罪以不純份子，圖謀搗亂。大該有六七十位，就這樣被除名了。芸蘭和她同來的幾位同學也在其內。

這個學校雖沒有可留戀的地方，但這樣被科以罪名被迫離校，實在說起來，對於臉面上有些怪那個，芸蘭她們雖仍和秀惠一樣的笑笑着，但心裏終竟是一種怨恨。秀惠看出她們這幾天的心思，雖願和他們出去玩玩，但身子不給她作主。幸虧這幾天見好，還能在家里說說話。說話總是解不了她們心裏的鬱悶，所以預先對芸生說；叫他帶她們去看個電影，消散消散。

晚上芸生帶她們看電影去了。秀惠一個人坐在屋裏看畫報，「信！華芸生的信。」秀惠拿過信來，看是芸生的家示。拆開閱了一遍，很覺驚異「這怎麼會事？就輕輕的把她葬送了麼？未免有些糊塗。唉！人真是難以揣摩。危險的恨，一個禮教的家庭，滿儲着酸臭的人形。那種肉頭裝斯文。唉！那些醜態啊！她決受不了，任何人也受不了。真是個謎，謎的不透氣。這怎麼對她說呢？唉！算了罷。慈和的老人家啊！你悲哀的城堡，已經築成了。……」秀惠自己這樣想着，想着，昏昏入睡了。

(未完)

音樂偶寄

(五)

漫生

吾國樂器中，以鑼鼓為最特殊，且很普遍。民間歌舞戲劇人物登場，為不可缺少之樂器。我們知道劇中之表情，鑼鼓之助力極大。「風雨雷鳴」，「戰場殺聲」，皆能借鑼鼓之聲而表示之，並能將劇中人物之身分充分的表現出來。如大將出場，平民行動，皆有各別之曲牌。民間元宵節玩燈民間歌舞之花樣亦很多：龍燈有龍燈之鑼鼓，花船高腳有花船高腳之鑼鼓，無不各異其趣，各有其不同之鑼鼓。我所知道的鑼鼓，可分三種：

(一) 絲竹鑼鼓

(二) 戲文鑼鼓

(三) 法事鑼鼓

絲竹鑼鼓，亦稱文鑼鼓，為鑼鼓中之最上者，可與絲竹合奏，有人亦稱工尺鑼鼓。曲名甚多，如魚跳龍門，一封書，……等等之名稱。清朝時代，印有專本，流傳民間。

戲文鑼鼓，為演劇所用之鑼鼓，或民間歌舞，如玩燈等所用之鑼鼓。鑼鼓各器亦分高低，選擇各器。必須合於工調，演奏起來，方能調和。曲牌亦極多，如長垂，紐絲，四垂……等等之名稱，於今皮黃劇中不可少之樂器也。

法事鑼鼓，僧道家所用之樂器也。大鑼大鼓，專用於祭天地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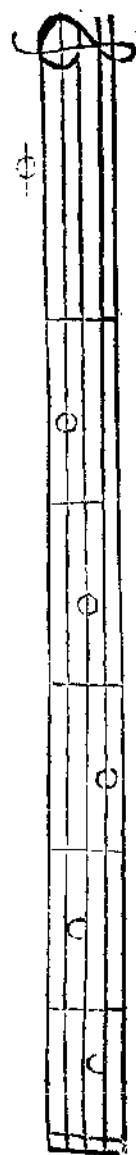
考鑼鼓，古名「金革」，用於軍事。至漢魏而有鏡，五代而有鈸，後五代有「正冬」仗同。惟絲竹鑼鼓，至清朝始見，原係滿蒙之樂器。鑼鼓演奏與絲竹相間，或直以鑼鼓代絲竹。因其各器皆有工尺之規定，故有一定之專譜記載也。其所協之工尺則為小工調，茲分述於左：

- 鼓……………合
- 大鑼……………四
- 小鑼……………六
- 鈸……………尺
- 大鈸……………乙
- 中鑼……………上
- 班鼓……………工
- 鑄鑼……………五

常聽有講究的老伶人言，前清戲劇鑼鼓，亦有一定之調子，非若現在，劇場上所用之鑼鼓，聲音愈高愈尖銳愈好。大鑼小鑼均有一定之工尺。演奏起來，方能調和悅耳。數年前，余曾作過二本鑼鼓小書，(一)「中國鑼鼓擊打法。」說明各個樂器之性質及表情，並注明各個樂器之高度，怎樣合奏，並改良口讀「倉次呆次」或「呆呆次呆」

「倉」等等口授法。以五線譜，製成世界共通的大聯譜。(一)
二) 國劇鑼鼓應用譜。以五線正譜記載應用之各種曲牌。
茲將余規定鑼鼓各個樂器，聲音之高低，依次分于左：

- (一) 大鑼……………5
- (二) 大拔……………7



- (三) 小鑼……………2
 - (四) 大鼓……………1
 - (五) 小拔……………6
 - (六) 小鼓……………1
- 製成五線譜其形式如左：

今之鑼鼓，不能諧和，其調趨於過高，聲音尖銳，聞之刺耳。非但有失音樂本身之價值，且表現吾民族野蠻特性。無怪歐洲人士謂中國人是野蠻未開化之民族。就此最簡單之樂器，亦如此退化，深望戲劇界諸高明有以糾正也。
余所著之鑼鼓譜，容後發表。

與鞠田論國畫書

夏省吾

(前略)承在京報藝術週刊『濟南畫壇』一文中過為推崇，並譽鄙人國畫為『獨創新格不落作家俗套，非徒事臨摹古人者所可企及』聞之不勝慚慙！然鄙人於國畫雖無甚深詣，不敢以大師自居，而於舊日傳習方法輒多不敢苟同之處，願以所見，就正於有道焉！

國畫精髓之失傳，至今已成不可掩的事實！老畫家弄的拘謹得毫無生氣，新畫家則多毫無修養徒以大筆唬人！這樣，國畫的前途只有漸滅淪亡的一途，沒有別的話講！在國際文化地位上只有日見其低落，人家只肯出錢買我們的古畫，今人的作品人家就不肯正眼瞧瞧！奇怪的很！中國是地道開倒車的民族，文學藝術全是今不如古！這不但外人這樣說，我們自己的書畫家們，也在埋頭苦幹這『力追古人』的工夫！民族的聰明，河岳的靈秀，老林裏的風水不是已經被我們的先民拔淨？藝術是如此，其他東西也莫不如此——甚麼也是越古的越好，越晚的越壞！不怎麼書畫家都力追古人呢？幾時能追上古人呢？追到古人就算復興了民族文化嗎？這是整個文化上的重大問題，我簡

直不敢談，也沒資格談，更擬具不出甚麼救治的方案，因吾兄鴻文中談到國畫的臨撫問題，咱就談談這個吧。鄙人作畫雖不喜臨撫，然亦不反對臨撫，我以為技巧雖可由臨撫學得，而畫面氣息則絕非臨撫所能奏功，有的人，反吃了臨撫工夫太深的虧，弄成一堆枯骨，永世不得超生，那還談謀得到『氣息』二字呢？學古人者只應學其氣息，不應只學其技巧，因為技巧只是死架子，沒有生命，生命是寓在氣息裏邊，而氣息也不是光去臨撫就能懂得的，不懂得氣息，只學會了技巧，只可稱為『鸚鵡』式的畫家，畫面上充滿了死氣醜態！譬如婢學夫人，雖衣夫人之衣而仍是婢女神味，則此夫人之衣，適增婢女之醜！這就是說：鸚鵡雖能說話，可是牠說的話並不是鸚鵡自己要說的話，牠餓了未必恰如說『我餓了！』同別個鸚鵡爭食未必會相罵，臨會了古人的技巧，而不能表現你今人要畫的東西，這宗技巧於文化上又有何補？今之所謂鑑賞家，僅只是崇拜偶像，那裏管他有無氣息？氣息的純正與否，那他們更莫明其妙了！所以他們論畫的標準是『直追某古人』『已登某古人堂奧』『幾可亂真』於是作畫者也因想得到這宗讚語，也就把有限的精力全都撒挂到臨撫上頭，以冀博得鑑賞家的青睞，一旦學古逼肖，爐火純青，於是求畫者接踵而至戶限呢穿，你便日夜作起『肉珂瑣板』的工作，豈不冤哉枉也！

我敢說，一個畫家臨撫工夫到頂之日，也就是他的藝術壽終正寢之日！還有最可笑的事哩，——世間竟有終身未見梅花而以畫梅名世者，更有終身未見過石頭而以畫山水名世者！這宗事只能出在咱們貴國！而一般所謂鑑賞家者流，也並不以此事為怪異，這才真是怪哩！您想那裏還有所謂表現。那裏還有氣息？……總之，您是我的知音，您的讚語……非徒事臨撫古人者所可企及『我雖不敢當，可是對於徒事臨撫的病症，願與吾兄『無則加勉』焉！

（後略）



國內

九月份

國內時事要略

- ▲一日、李日電粵歡迎王寵惠入桂，斡旋和平。
中政會決議函國府申令恪守國選法令。
財政部琳謁孔部長，報告整理粵省金融財政情形。
駐日大使許世英訪日外相有田談榮案。
- ▲二日、馮玉祥抵抗，赴海寧觀湖，并遊西湖。
行政院會議通過發行粵省金融公債，總額一萬二千萬。
- ▲三日、居正程潛朱培德飛抵南寧。
中政會議，通令全國官吏人民，對國選務恪守法令。
- ▲四日、粵漢路通車成功。今日起發售客票。
中日調查榮案人員，由川飛京。立法院通過修正縣自治法。
- ▲五日、李白派劉維章持函謁蔣，交換和平意見。
林主席遊九華山。
中宣會招待夷苗代表。
- ▲六日、黃河陡漲，魯沿河各縣民夫，上堤防守。
南中三大鐵路，在株州接軌。
- ▲七日、桂局完全解決，李宗仁繼任桂綏靖主任，白崇禧任軍委會常委。
蔣委員長在粵，接見教界領袖，責令整頓學風，改進教育。
- ▲八日、津日駐屯軍推荐建川與橋本任冀察政委會最高軍事及政治顧問。
冀魯黃水繼續高漲，兩省當局嚴令加緊防範。
國府令全國人民踴躍應服兵役。



舊鈔整理問題

柳

法幣制度推行以來，發行準備全已集中，各銀行所發之鈔票，可不必再有區域之限制，一體流通，便利孰甚，然因此市面流通之鈔票，種類形式愈趨複雜，常有較小商家，對於外埠地名之鈔票，以素少經見，真贋難辨，恐受無妄之損失，拒絕使用，似此情形，實有不容忽視者，爰就舊鈔整理問題，觀感所及，略述數言。

(一)外埠鈔票，流行市上，發行銀行似宜通知兌換業一律照兌，毋得拒絕，即或有特殊情形，不能不有所限制，亦應就其來源，預事防杜，至現在所發行之鈔票，顏色花紋，往往多所變換，致使用者認識不清，偽票更易睽混，竊以為收回舊鈔換發新票，為便於辨認，雖亦不妨變更紋澤，但平時增發之新鈔，凡同等值者，總以不常變更形式為宜。

役。

▲九日、安慶舉行防空展覽會。

▲十日、蔣委員長電飭軍校學生，補充蔣粵軍隊下級幹部。

粵北海日僑中野被害日方嚴重注視。

▲十一日、李白電粵，接受新命。

外部電粵切實保僑。北海事件，正在調查。

西北共匪化零為整，有西竄之勢。

▲十二日、李宗仁定期就職。程潛入桂監誓。

行政院通令，保護外僑。

全國失學兒童，逾三千萬，行政院令內部籌救濟辦法。

▲十三日、川越晉京，成都北海兩案，開始交涉。

王克敏辭冀察政務委員會經濟委員會主席委員。

▲十四日、鄧世增電蔣，請派員入桂，詳示桂軍縮編辦法。

新任駐華英大使霍其森抵滬。

川陝鐵路開始航測。

▲十五日、桂軍編配問題商妥。程黃等電蔣報告。

農本局理事，今開首次會議。

▲十六日、南甯開善後會議，討論整理黨政軍財辦法。

榮繼先部蒙兵詳變一部。榮被擊傷頗重。

▲十七日、李宗仁黃旭初飛粵謁蔣委員長。

桂全省解嚴入粵軍隊開始撤退。

日在額濟納建飛機場，發設無線電台。

▲十八日、余漢謀部開南路接防北海九一八五週年，各地舉行沈痛紀念大會。

▲十九日、駐豐台日軍忽將我軍包圍，致引起衝突，二十九軍連長孫香亭被擄。

李黃謁蔣，商談桂局善後。

立法院通過保甲，整理土

(二)我國發鈔，向極散漫，今發行既已集中，則停止發行之各行舊鈔，殊應從速收回，據聞十個月以來，業已收回三分之二，市上流通者僅剩七千三四百萬元，故如浙江興業銀行等票市上已屬渺見，至通商四明中國實業各行鈔票，則仍觸目皆是，深望於短時期內，亦能全數收回，俾流行鈔票得歸整一。

(三)破舊鈔票之使用，銀行定有限制，而大多數民衆懵然未曉，以是居間者得以上下其手，行用者諸感不便，此種破舊鈔票固應由發鈔銀行不拘票面大小，隨時收兌，而於回籠鈔票，更當詳加檢視，剔除破舊，再將破舊鈔票使用之辦法，常以明顯之地位，刊載於各報，俾大眾知所扶擇。

(四)各行鈔票，多製自外國，而以美國為最多，平均計算，五元十元之鈔票，每張約需印刷費國幣七角，一元鈔票約需二角餘，角票每張亦需四分以上，自法幣推行，全用鈔票，需要愈增，即此一筆印刷費用，常年外洩，數亦可觀，近聞財政當局籌備國內自行印製鈔票，此實切要之舉，深望其早獲實現。

(五)票面愈小之鈔票，需要愈多，流通愈頻，而殘破愈易，一元鈔票

地公債。造船獎勵等條例。

○ 黃河運河聯運工程擬定明夏全部完成。

▲二十日、漢口一日警被人狙擊殞命，汕日商洋行發現炸彈，各案在調查中。

李黃今晨返桂，桂省善後問題，完全決定。

國府剴切申令，嚴禁人民非法競選，以肅綱紀。

豐台中日軍衝突事件交涉圓滿，和平解決。

▲廿一日、漢口日租界日警吉岡被槍殺後，日陸戰隊上岸輪流警戒，兇手在逃，獲嫌疑犯多名。

刺汪兇犯余立奎由港解滬轉京審理。

▲廿二日、翁照垣電粵報告北海駐軍撤退完畢，巫劍虹部已開入接防。中日調查員即登岸工作。

國選總所解釋記者所組之團體，其份子限於編輯及

訪員。

▲廿三日、川越已奉到日外務省訓令，晉謁張外長，繼續商談中日一般問題！

居正程潛陳立夫等返京。財部電滬商會，所得稅決如期開征。

高東坊崔唯吾到滬招待報界，報告籌備經過請予協助。

▲廿四日、上海公共租界虹口區內，發生日水兵三人被人槍擊，死二，傷一，獲嫌疑犯一人，各方現偵查中。

英大使許閣森昨覲見林主席呈遞國書。

▲廿五日、日海軍省向駐華艦隊發出訓令，負保護日僑在華之生命財產，并已作種種準備。中日關係愈見緊張。

日陸戰隊在閩北一帶佈防，并張貼佈告。

財部派員分赴各省市，接洽推行所得稅開徵事宜。

▲廿六日、蔣委員長在粵指導兩粵軍

之印費既在二角以上，則較之鑄用一元硬幣，其鑄費及磨損之損失費，兩者之開究以何者為合算，殊值研究，蓋自新輔幣推行，原有之角票，市上已少見，假如一元之硬幣較一元之紙幣，在使用上為經久，在損耗上為減省，則五角一元硬幣之鑄造，財政部長既早有宣言，甯非早日鑄造之為愈乎。

論北海事件 農山 (申報)

問嘗念之：國難之來，錯綜複雜，內憂外患，相互交織，是以欲謀國難之排除與民族之復興，必須作多方面之努力，未可偏重於一端；蓋縱覽古今，橫觀中外，苟欲躋國族於強盛，則對內應有集中之意志，對外應有統一之陣容，在集中意志之下無個人之自由，在統一陣容之下有民族之紀律，返顧我國，由於連年國難之加深，理宜痛定思痛，持卧薪嘗胆之精神，作生聚教訓之努力，以求一舉掙脫肩頭枷鎖，洗滌臉上污腥；惟按諸事實，則不盡然，不僅一切反動政派，假借所謂「救國」(?)之招牌，企圖死灰復燃，即少數自詡「救國」之「領袖」，亦復蔽其心靈，發為種種不負責任之論調，煽動羣衆作政治買賣之資本，且有一若非此不足以顯示其「時髦」。

政改進事宜。

日對華政策仍側重外交方面，外務省已訓令川越繼續進行交涉。

▲廿七日、中日外交空氣沈悶。日陸海外三省昨開重要會議，張外長與川越會晤期，尚未約定。

劉建緒到漢訪陳誠，商洽軍務。

廣西軍隊集中候編，雙十節前可望編竣。

禁烟總會再派員赴各省辦理檢舉烟民登記。

蔣召見粵省市常局訓示治政要點，並垂詢工作進行情形。

國府特派何應欽為廣州行營主任。

▲廿八日、新鹽法將分區實施，財部已令鹽務署研究方案。

上海情勢，愈見平穩，虹口閘北恢復常態。軍事地點日兵現已撤退。蔣離粵飛抵南昌。

▲廿八日、白崇禧巡視全省

尤烈定今晨晉謁林主席。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開幕。下次會議在湘舉行。

▲廿九日、香翰屏等赴港歡迎鄒魯。行政院會議通過，任命雷殷等八人為廣西省政府委員。

蔣委員長五十壽辰，中央擬定宣傳辦法，通令各級黨部遵照。

凌士芬抵粵，報告奉命赴北海調查經過。

▲三十日、中日外交已至嚴重階段，有田宣言，外部正研究中。

華北形勢極度嚴重，日對五省陰謀，已有重要決定。

北平，豐台，通縣，日軍今天大舉演習。

陝北清鄉善後會，積極辦理救濟事宜。

嗚呼！以此救國匪特難期實際之效果，抑且為謀我者所竊笑，其將給予整個國家民族惡劣之影響，吾人誠不忍言矣！

基於「成都事件」與「北海事件」之教訓，吾人以為與其消極糾正社會之觀感，毋甯積極集中中國人之意志，與其單純注意於保護外僑，毋寧兼及於民族紀律之整飭；正本清源，端賴於此，殷鑒當局高瞻遠矚，國人沉着奮發，俾得渡過難關航向彼岸也。雖然，吾人尤不憚欲為日本朝野告者：此次北海事件係發生於非中央政治軍事能力所能控制之特殊區域，其性質復有別於成都之騷動，而為偶然性之地方事件，決非中國「仇日」之說明；是故除引其為中日邦交中不幸之遺憾，更盼日方加以理智的思考，詳審是非，權衡利害，自動抑制其超「事實調查」之衝動，良以派艦護僑，依日本片面之立場，自不能謂其非，然為調整日趨好轉之中日邦交計，遣艦陳兵，跡近威脅，充其極度，刺激兩國人民情感則有餘，言夫解決問題則不足，是為遠東大局設想，烏可謂為得策？禍福無門，唯人自召，霞閣策士，永田町主人，其將有見及此而審慎決焉耶？

(時事新報)

外紀

九月份

國外時事要略

- ▲一日、羅馬尼亞內閣改組。
西班牙官軍開始向京北叛軍陣地反攻。
- ▲二日、駐西各外國使節，着手調停西亂。
俄黨獄擴大。莫洛託夫免職，各地被捕者極多。
- ▲三日、西班牙政府軍與叛軍，互用飛機轟炸，雙方傷亡頗重。
俄召新軍入伍，常備軍力，增加甚鉅。
世界和平大會在比京開幕。
- ▲四日、法波關係日密，波陸軍總監抵法觀操，極受歡迎。
日間議通過答覆交涉方針。
英閣開會，討論國際形勢。
- ▲五日、西叛軍陷伊倫，破壞頗劇。
義供給叛軍大批飛機。
阿拉伯人極力抵抗英軍。
- ▲六日、本屆太平洋學會，日本感覺滿意。
蘇俄扣留希忒拉世運贈品。
路易喬治訪希忒拉，在希氏別墅會晤。
世界和平運動大會閉幕。
- ▲七日、西班牙叛軍進展甚速。
法國閣議議決，維持中立，不干涉西國內亂。
- ▲八日、法波延長軍事同盟，希忒拉召見駐法德使，討論法俄波重要形勢。
德國社會黨代表大會開幕。
日本官方決定壓制人民戰線運動。
- ▲九日、義外長齊亞諾接見愛文諾，商改革國聯問題。
英王愛德華八世，過保加利亞京城，備受人民歡迎。
- ▲十日、葡萄牙海軍一部叛變。
英殖民地部發表宣言：決以教

德國之最近企圖

曠觀歐洲列強，在目前，對內對外有積極採取新行動之可能並有積極採取新行動之必要者，厥為德國。蓋英國正力謀保持數年之經濟活況並以和平的方法維繫其殖民地之權益；法國內部經濟政治問題甚多，在國際上，方謀防禦之不懈；義國正謀培養東非戰爭之傷痕並企圖以和平方法獲得正式合併亞比西尼亞國之承認；蘇聯正企圖第二五年計劃之完成，對外仍傾於守勢；此數國者，皆無積極採取行動之可能及必要。惟獨德國內部既極統一，武力亦已充實，而經濟情況又達於軍需景氣告終非另謀出路不可之地步，故惟德國始能有積極的新行動，始須有積極的新行動。從此種意義言之，欲在今日而規國際之形勢，首應檢討德國最近之企圖。

德國為國社黨獨裁國，其積極的新企圖，自當表現於最高主權所在之國社黨大會。今據前數日國社黨自希忒拉以下之領袖在魯倫堡國社黨大會之種種演說以觀之，今後國社黨亦即德政府之重要新企圖，似有三種：第

捷軍事行動，平定巴勒斯丁
騷亂。

▲十一日、美認日保留潛艇，違反倫敦海約。

俄軍大演習，參加軍隊十萬，飛機千架。

比利時首相萬齊蘭演說，反對人民陣綫。

▲十二日、德國社黨大會，痛詆蘇俄政制。

法國罷工工人要求政府政慮西事。

▲十三日、希忒拉演說：共產主義不能在德抬頭。如進攻德國，必遭逼抵抗。

義國擴軍，內閣通過指撥巨款。

▲十四日、西班牙叛軍陷聖城，準備三面進攻馬德里。

▲十五日、德國殖民聯合會會員在柏林舉行宣傳收回德國舊有殖民地示威運動。

蘇俄軍部準備作防禦戰。

▲十六日、葡萄牙仍未參加不干涉西亂協定事務之國際委員會。

英軍三千開往巴里斯坦。

▲十七日、羅約國開會期，德義均主從緩招集。

英與丹麥，芬蘭，挪威，瑞典等四國代表，會商倫敦海約。

▲十八日、英國設立學校十三處，訓練航空人員。

國聯召常年大會，亞派代表出席。

義奧匈三國外長決召開會議，討論團結問題。

▲十九日、西班牙全國呈混戰狀態，政府軍形勢不利。

美國務卿赫爾發表聲明，堅持不承認武力侵略原則。

國聯行政院昨開非公開會議。

▲二十日、柏林盛傳德日將成立反蘇俄共同陣綫。

西政府軍內部起分裂，國民軍分兩路向京都進攻。

▲廿一日、國聯大會今日開幕，行政

一為反波爾雪維克運動之企圖，此不但指反共產主義反蘇聯之運動，且包含反人民陣綫，反蘇聯與國之運動，內容極為廣泛。第二為實施四年經濟計劃之企圖，其目的在「使德國於四年之後，由德國之化學家，德國礦山及德國工廠，產生一切重要原料，使德國在生產資料上完全獨立」(希忒拉語)。第三為收回德國舊殖民地或獲得新殖民地之企圖，謂「德國為生存計有獲得殖民地之需要」。

於此吾人應注意者：上述三種企圖，性質並不相容。例如，從第一種企圖言之，德國顯然以歐洲文明之擁護者自居，欲聯合歐洲一切反波爾雪維克之國民，共同反蘇。而從第二種企圖言之，則又顯然暴露「獨善其身」之主義，欲使德國成一極端自足自給的國家，相互之間，未免矛盾。又如，第一種企圖表示德國立於防禦地位，而第三種企圖却又表示德國必須進取，以及第二種企圖表示德國在經濟上可以完全獨立，而第三種企圖却表示德國之生命線在殖民地之獲得，從學理上言之，皆殊難索解。夫國社

院對我國禁紀鴉片種吸者對，表示贊慰。

▲廿二日、日外海陸三省舉行會議：

決定對華重要政策，向我委求取締排日主義。

國聯大會開幕，決定拒絕阿代表出席。

阿代表出席。

亞皇抵日內瓦，力爭出席國聯大會權利。

國聯大會權利。

西班牙國民軍向京都推進，政府軍固防堅守。

▲廿三日、國聯大會委卸責任，將阿代表資格問題，提交海牙國際法庭裁決。

葡外長孟台洛發表論文，共產主義如在西班牙獲勝，葡必不惜一戰。

國際法庭裁決。

▲廿四日、西班牙叛軍包圍馬德里。

國聯對阿代表資格問題發生嚴重爭執。

烏拉圭以僑民被西京官軍槍決，將對亞斷絕國交。

▲廿五日、國聯大會通過，阿代表團

▲廿六日、英外相向國聯大會演說對歐政策。

法銀提高貼現率，法郎貶值行將實現。

西官軍決水收叛軍。

羅馬尼亞及捷克兩國向柏林抗議，并無聯俄攻德準備，德國宣傳實於邦交有礙。

▲廿七日、西總統準備避難。西代表在國聯大會演說，謂不干涉政策變成干涉政策。

亞皇返英，出席國聯目的已達。

邱吉爾鼓吹英法合作，聯合兩國海陸軍力、共同抵抗侵略國家。

在法法庭未判決以前，得繼續出席，并享受會員國之權利。

法佛郎價格跌落。大批黃金繼續流出。

瑞典內閣改組。

太平洋聯會開慶祝太平洋發現紀念大會。

現紀念大會。

歐政策。

法銀提高貼現率，法郎貶值行將實現。

西官軍決水收叛軍。

羅馬尼亞及捷克兩國向柏林抗議，并無聯俄攻德準備，德國宣傳實於邦交有礙。

▲廿七日、西總統準備避難。西代表在國聯大會演說，謂不干涉政策變成干涉政策。

亞皇返英，出席國聯目的已達。

邱吉爾鼓吹英法合作，聯合兩國海陸軍力、共同抵抗侵略國家。

黨諸領袖最重計劃，重理論，當不致在實際上蹈「阿時逐二兔，不能得其一」之悲。故俟吾人所見，上述三種企圖中，必有一為真正新企圖，其他僅為陪襯物。然則究竟何種企圖為真正新企圖？欲答解此問題，當先從德國內部經濟情勢及國際形勢，加以考察。

據最近消息，德國經濟上之軍需景氣，確已依軍備之完成而漸趨下坎，糧食依然缺乏，出口貿易不佳，原料輸入問題依然難告解決。在另一方面，軍備之充實及德義之交好，徒促成英蘇關係之接近及法波同盟之加強，西班牙內戰之延長，亦與德義輿論界所抱「叛軍可速獲決定之勝利」之預期相反，且干涉西國內戰之原則已在歐洲獲得優勢。在此種種情勢之下，謂德國必欲企圖於最近期間，以實力進行反蘇運動，殆不可信。至德將組織反波爾雪維克十字軍及德將與蘇斷絕國交之傳說，當與反猶太人之演說，同屬單純宣傳之性質。四年經濟計劃，在今日之德國，誠屬必要，然在今日之科學技術上，尚無可能，除

英美法成立貨幣協定，法郎實行貶價，比利時，亦已加入新協定。

▲廿八日、西班牙南路叛軍又前進，託勒杜業已陷落。馬德里形勢更趨危急。

芬蘭內閣因受議院非難，已提出辭職，芬總統令其暫維現狀。

日政府重員集議對華方案。瑞士決議法國之後，行佛郎貶值。

日本進行朝鮮工業化。捷克參謀長赴法，會法參謀長。

▲廿九日、我代表顧維鈞大使，今日在國聯大會席上演說遠東情況，促各國注意。

羅迦諾五國會議，意國決定參加。

自荷蘭瑞士實行貨幣貶值後，希臘與拉特維亞，亦加入英鎊集團。

齊齊哈爾蘇俄領事館，奉

本國政府命令封閉。意德考慮貨幣新局勢。美決修正現金出口條例。土耳其聲明維持現狀。

倫敦外匯市場，今日已作交易。

▲三十日、法國眾議院通過新貨幣法案。日本三相集議對華政策。海軍參事官亦開會。

蘇俄否認出售百萬英鎊。俄交通委員長賴柯夫因反革命案免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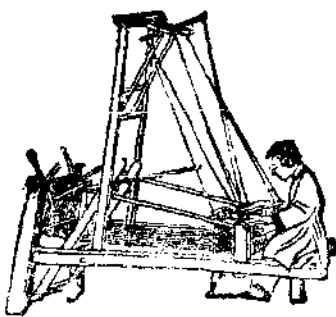
小協約國及奧國，反對國聯改組。

日俄成立北庫頁島煤油採掘協定。

西政府準備遷西南海濱。閣員中有臨難逃亡者。



非德國科學界在最近期間能有奇蹟的飛躍發展，否則終不外乎用以維繫在經濟困苦中討生活的德國民眾希望之一種工具而已。至若獲得殖民地之企圖，則不但在德國經濟需要上非常必要，而且從凡爾賽和約上其他限制德國部分既已失其效力，英法等國何惜對此亦行讓步一層觀之，從義大利以武力攫取亞比西尼亞而列強無如之何一層觀之，從英國輿論主張在德國不採用武力政治之條件下，退回舊德國殖民地之一部分，以保歐洲和平之傾向一層觀之，俱不無可能，故德國最近之真正新企圖，其在利用目前時機以索回舊殖民地或獲得新殖民地（例如西屬摩羅哥）乎？若然，則歐洲政局之和平，或猶可暫保歟？（大公報）





民國二十三年
第二屆會員

姓名	現職	籍貫	年齡	性別	證章號數	通訊處	備考
劉熙衆	牛照局局長	河北寧河	三八	男	當一		六月十四號入會
王心研	秘書	河北清苑	五六	男	當二		
陳季册	科長	河北大興	四五	男	當三		
孫通三	全	河化豐潤	三一	男	當四		
曾廣智	津浦鐵路廠長	廣東中山	四五	男	當五	鐵路工廠	
馬仲考	山東無線電台台長	北平隆平	二八	男	當六		六月十四日更章
錢保良	總務主任	江蘇崇明	二六	男	當七		
莊守忠	壽張縣長	江蘇武進	五五	男	當八		六月十七日更章
田世駿	市教育局科長	北平	三九	男	當九		六月十七日更章
程希賢	第三路軍事教育團中將團長	河北景縣	四二	男	當十	本團	
龐鴻志	教育副官	河化安新	三〇	男	當一一		
李佛勤	教官	河北深縣	四二	男	當一二		
白續良	全	河北武清	三五	男	當一三	布政司小街博雅齋古玩處	
韓詩桐	軍需主任	河北霸縣	四六	男	當一四		

會 員 錄

張福勝	李春蕙	趙英林	孫昭明	何毓禮	于濤川	任個	陳鳴原	程鍾俊	崔升甫	劉維沽	齊尚賢	孫懋祺	張寄濱	齊文周	李芝田	劉崇武
教官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教官	教務主任	教育長	教育長
甯陽	河北	河北正定	河南夏邑	河北文安	河北武清	河北清河	河北深縣	安徽懷甯	河北獻縣	淄川	河北青縣	平陰	河北清河	河北	河北武清	河北武清
二七	三四	三七	二九	三四	三四	三七	四一	四一	三五	四二	三五	三九	四三	三四	四二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三一	當三〇	當二九	當二八	當二七	當二六	當二五	當二四	當二三	當二二	當二一	當二〇	當一九	當一八	當一七	當一六	當一五
軍事教育團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軍事教育團	水 花店街四號謙祥
六月十九日更章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六月十九日更章	

許秉枚	袁世昂	趙勳隆	李甲科	王時潤	沈仲榮	宋景蒸	袁弘道	牛金釗	陳烈	董起桓	馮慶鴻	易新	李法先	高顯祚	于建書	丁亦葵
第五監獄典獄長	第一監獄典獄長	書記官長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推事	全	全	全	全	推事	庭長	推事
諸城	全	湖南湘潭			四川蓬安	四川永川	河南固始		福建	福建閩侯	江蘇銅山	河南商城	河北清苑	江西新建	湖北廣濟	浙江義烏
四四	四〇	三九			五二	四六	四七		四三	五三	三九	四三	四〇	五六	四八	四五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八二	當八一	當八〇	當七九	當七八	當七七	當七六	當七五	當七四	當七三	當七二	當七一	當七〇	當六九	當六八	當六七	當六六
全	本獄	全	全	全	全	本院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惠魯工商學校	全	本院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會 員 錄

沈植羣	董念周	吳高準	牛介眉	于傳林	崔裕如	宋文田	吳壽祺	呂鵬齡	葛為榮	張鴻漸	李全文	楊遜	孫守賢	郭輔宸	倪德馨	邢藍田
全	全	科長	全	秘書	民政廳秘書長	長 小清河工程局	民政廳秘書	科長	秘書	市教育局長	全	全	全	科長	秘書	市財政局長
			河北獻縣				河北河間	河澤	日照	荷澤	雲南	河南商城	滋陽	河北天津	雲南昆明	河北文安
			四三				四一	三二	三三	三一	四八	五三	四七	三六	三四	三四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九九	當九八	當九七	當九六	當九五	當九四	當九三	當九二	當九一	當九〇	當八九	當八八	當八七	當八六	當八五	當八四	當八三
全	全	全	全	全	民政廳	本局	現壽張縣長	市教育局	全	本局	全	全	全	全	全	本局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六月廿七日更章	全	六月二十六更章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六月二十六日更章

馬雲五	梁壽廷	王念恩	賓來庚	路林	韓國英	張鴻文	翟廣欽	慕旭東	韓榮德	孫永勝	范瑞祥	夏克寬	趙建菴	葉蒼	吳千里	秦文斗
營業稅局局長	局長	總指揮部中校秘書	省立國術館館長	隊副	全	全	全	全	全	少枝隊長	少枝副官	全	全	全	全	全
河北鹽山	全	河北霸縣	臨朐	河北肥鄉	河南沈邱	河北易縣	全	河北故城	河南鄆城	河南沈邱	河北河間	河南新野	河北清苑	廣東梅縣	安徽合肥	安邱
三五	三九	三七	四十	二六	二九	二七	二八	二八	二九	三三	二五	三二	三五	三四	三二	二七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四八	當四七	當四六	當四五	當四四	當四二	當四二	當四一	當四〇	當三九	當三八	當三七	當三六	當三五	當三四	當三三	當三二
	德勝烟草公司	南門月城十五號	國術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六月二十日更章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錄 員 會

朱 後 烈	李 植 藩	楊 展 雲	徐 元 良	彭 汝 霖	孟 廣 誥	王 圻	吳 鴻 玉	馬 汝 梅	孔 令 燦	賴 執 中	王 立 夫	劉 曾 瑄	王 鄴	劉 次 蕭	王 近 信	秦 豫 銘
高法院庭長	政界	全	全	督學	全	全	全	督學	全	科長	全	全	全	全	教育廳秘書	省政府科長
湖南湘潭		城 武	沂 水	濟 寧	長 清	諸 城	歷 城	荷 澤	曲 阜	江 西 寧 都	濟 南	滕 縣	濟 甯	安 邱	荷 澤	開 封
五〇		三四	三二	四一	三六		三五	三九	四五	三五	三五	四一	四一	四五	三九	四六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六五	當六四	當六三	當六二	當六一	當六〇	當五九	當五八	當五七	當五六	當五五	當五四	當五三	當五二	當五一	當五〇	當四九
青年會	鹽務稽核所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本廳	東城根四十八號	全	全	本廳	院前街三十六號
全	六月二十五日更章	全	全	六月二十二日更章	全	全	全	六月廿四日更章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六月二十二日更章	六月二十一日更章

李正修	張鴻文	王春山	汪鶴年	雷祖培	王繼仁	周宗堯	余靖寰	戴鴻鈞	張宗和	李潤紳	潘錕芬	趙有增	趙錄仁	陳懋功	張連甲	柳逢春
秘書	局長	全	科長	全	秘書	烟酒印花稅局長	軍務處長	第三路總部少校 工程員	全	單行法規委員會	科長	全	科長	秘書	河務局局長	全
閩侯	歷城	德縣	歷城		禹城	河北景縣	湖南長沙		河北高陽	牟平	江蘇吳縣	北平	安邱	河南漢川	河北安次	河南漢川
四二	三四	二八	三六	二八	二九	三一	三四	三二	三五	四四	四一	三二	五一	四二	四四	四三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一一六	當一一五	當一一四	當一一三	當一一二	當一一一	當一一〇	當一〇九	當一〇八	當一〇七	當一〇六	當一〇五	當一〇四	當一〇三	當一〇二	當一〇一	當一〇〇
全	工務局	全	全	全	全	本局	第三路軍務處				全	全	全	全	河務局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七月三日更章	七月一日更章	六月三十更章	全	六月二十九更章	全	全	全	全	六月廿八日更章	

會 員 錄

阮飛鴻	汪迺駒	佟夫夔	傅孫初	田種玉	王慶泰	于寶生	孔令煜	李秉鎔	宋福祺	汪騰蛟	朱文泉	王藻麟	翁之銓	王向榮	陶元燾	郭佑曾
全	秘書	參事	市政府參議	金庫庫長	委員	第四科長	第三科長	第二科長	民生銀行副經理	平市官錢總局經理	委員	科長	財政廳秘書主任	財政廳長	技正	科長
合肥	江蘇	德縣	河北清苑	河北臨榆	歷城	武城	曲阜	濟甯	河北滌縣	河南魯山	昌邑	天津	江蘇		紹興	山西高平
五一	四二	三九	四二	四二	四六	三三	四六	五二	四〇	三四	五六	三九	四三		四七	四三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一三二	當一三一	當一三〇	當一二九	當一二八	當一二七	當一二六	當一二五	當一二四	當一二三	當一二二	當一二一	當一二〇	當一一九		當一一八	當一一七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財政廳	全	財政廳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七日三日更章	全	全	全	全

沈宗毅	趙維漢	韓慶臚	曹理卿	朱柱勳	張重英	王履泰	張悅訓	張奇昂	李華舉	李榆德	李作家	葉昌祥	蔣士健	楊曾潤	王瀛	史積鈴
全	技正	全	全	科長	全	全	建設廳秘書	台長	書記官	軍需官	局長	總管	科長	科長	科長	全
江蘇溧陽	河南遂平	河北霸縣	河南固始	歷城	新泰	河南固始	河南潢川	安徽	河南杞縣	安徽	榮成	吳縣	廣鏡	諸城	河北任邱	河北通縣
三八	三六	四六	四六	四六	四五	四六	四六	三四	二一	三一	二八	五二	四二	三四	四九	五二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一四九	當一四八	當一四七	當一四六	當一四五	當一四四	當一四三	當一四二	當一四一	當一四〇	當一三九	當一三八	當一三七	當一三六	當一三五	當一三四	當一三三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建設廳	全	全	第三路無綫電管 理處	全	河工公電局	全	市政府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七月七日更章	全	全	七月五日更章	全	七月四日更章	全	七月三日更章	全	全

會 員 錄

孔令楹	張會終	胡學羈	周禮	仲博仁	史安棟	曾瑞芝	俞物恆	江仁純	張銘勳	張致中	曹爾勅	李其珍	吳士珍	賀之光	朱得樹	梁毓棠
技正	全	科長	技正	全	全	全	全	軍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軍	全
西阜		陽穀	河南固始	蓬萊	河南武陟	山西	浙江	安徽	河北任邱	河南洛陽	河北	河北	河北三河	河北大興	湖南慈利	濟甯
三八		二九	三二	四三	三一	三九	三七	四七	三四	二五		二五	三五	三六	三二	三〇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當一五〇	當一五一	當一五二	當一五三	當一五四	當一五五	當一五六	當一五七	當一五八	當一五九	當一六〇	當一六一	當一六二	當一六三	當一六四	當一六五	當一六六
建設廳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參謀處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參謀處	全
七月七日更章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七月七日更章	全